



列寧選集

第十卷



列 寧 選 集

(共二十卷)

SELECTED WORKS OF V. I. LENIN

由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俄文原版譯出



CO-OPERATIVE PUBLISHING SOCIETY OF FOREIGN WORKERS IN
THE U. S. S. R. (CHINESE SECTION) MOSCOW - Leningrad, 1933

新書
A21
3205

二月革命及其前途

黨內問題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AND ITS PROSPECTS

INTERNAL PARTY PROBLEMS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6)
藏書圖記



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
莫斯科 一九三三年 列寧格勒

000001

目 錄

(第十卷)

二 月 革 命

第一編 二月革命及其前途.....	9
遠方來信.....	11—25
第一封信。第一次革命在第一階段.....	13
與瑞士工人告別書.....	25—37
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	37—47
提綱.....	39
論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47—53
論策略書.....	53—71
序言.....	55
第一封信。時局的估計.....	56
無產階級在我們的革命中的任務（無產階級政黨 底綱領草案）.....	71—109
已發生的革命底階級性.....	73
新政府底對外政策.....	74
特殊的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及其階級意義.....	76
從上述情形中產生出來的策略之特點.....	79
革命防衛主義及其階級意義.....	81

怎樣才能結束戰爭？	83
在我們的革命中生長起來的新式國家	84
土地綱領與民族綱領	88
資本家銀行與新提加底國有	90
社會主義國際內的實況	91
齊美瓦德國際之破產，——必須建立第三國際	98
政黨應有何種名稱才可在科學上是正確的，而在政治上足以幫助弄清無產階級底意識？	103
俄國的各個政黨與無產階級底任務	109—131
問題與答覆：	111
1. 俄國的各個政黨底主要派別是那些？	111
2. 這些政黨代表那些階級？ 牠們表現那些階級底觀點？	111
3. 牠們對社會主義的態度如何？	112
4. 牠們現在想建立那種國家制度？	113
5. 牠們對恢復羅曼諾夫君主制的態度如何？	113
6. 牠們對奪取政權的態度如何？ 牠們稱什麼為秩序，稱什麼為無政府狀況？	114
7. 要否贊助臨時政府？	116
8. 主張單一政權的局面還是主張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116
9. 要否召集立憲會議？	116
10. 國家是否須要通常式樣的警察與常備軍？	117
11. 國家是否須要通常式樣的官吏？	118
12. 是否須要兵士選舉長官？	118
13. 兵士自動撤換長官是否有益？	119
14. 贊成還是反對這次戰爭？	120
15. 贊成還是反對沙皇與英法等國所締結的掠奪性的	

國際條約（關於滅亡波斯、瓜分中國、土耳其、奧大利等國的條約）？……………	120
16. 贊成還是反對併吞政策？……………	121
17. 贊成還是反對「自由公債」？……………	122
18. 贊成還是反對由各資本主義政府來表明各國人民底和平意旨？……………	123
19. 要否一般地推翻一切君主？……………	123
20. 農民是否應當立刻奪取地主一切土地？……………	124
21. 能否僅由農民代表蘇維埃來處理土地和一切鄉村事務？……………	125
22. 人民應否把最強大最有力的資本家壟斷組織，銀行，廠主新提加等等拿到自己手裏來？……………	126
23. 各國人民現在需要那一個實行和實現各國工人間兄弟聯合的社會主義國際？……………	126
24. 要否鼓勵各交戰國兵士們在戰場上的暴動？……………	128
25. 那種顏色的旗幟適合於各個政黨底本性與實質？……………	128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俄四月代表會議上關於時局的報告（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舊曆四月二十四日〕）……………	131—153
第二編 黨內問題……………	153—181
修改黨綱的材料……………	157
修改黨綱的材料一書底序言……………	157
黨綱理論部份、政治部份與其他某幾部份底改造草案……………	158
對於全俄四月代表會議小組意見書的考慮……………	164
論黨綱改造草案（黨綱新舊原文）……………	165
論國際主義者統一問題……………	181—187
註釋……………	187—230

第一編

二月革命及其前途

遠方來信

遠方來信^(一)

第一封信

第一次革命底第一階段

全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所產生的第一次革命，爆發起來了。這第一次革命，大概不會是最後一次吧。

根據我在瑞士寫這文時手頭所有的一點點消息，說這第一次革命底第一階段，即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四日（一日）的俄國革命底第一階段，已經完結了。這第一階段，大概不會是我們革命底最後階段吧。

君主制度維持了幾世紀，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這三年內最偉大的全民的階級戰鬥中，不顧一切而維持下來；這樣的君主制度，只在八天內便崩潰了（如密留科夫在致俄國全體駐外代表的得意洋洋的電報上所說的），試問怎麼會有這樣的「怪事」呢？

在自然界和歷史中，怪事是沒有的；但歷史上任何緊急的轉變——包括各種的革命，給予這樣豐富的內容；展開這樣出人意外的特出的各種鬥爭形式之配合和各種鬥爭力量之對比；即在庸人的理智看來，許多地方都成為怪事了。

要使沙皇的君主制度能在幾天之內崩潰下來，曾經需要

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許多重要條件底配合。我們現在僅舉幾個重要的：

——如果沒有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俄國無產階級三年來最偉大的階級戰鬥和革命毅力，那末第二次革命，就沒有這樣的迅速（指幾天內完成革命底開始階段而言）。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革命）深深地搖鬆了地基，剷除了幾世紀遺留下來的成見，喚醒了數百萬工人和數千萬農民去參加政治生活和政治鬥爭，使俄國社會上各階級（和各主要政黨）底真正的本性，牠們的利益，牠們的力量，牠們的行動方法，牠們目前的和將來的目的等等之真實關係，彼此表明，並表明給全世界看。第一次革命和革命以後的反革命時代（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四年），暴露了沙皇君主制度底全部實質，使之「頭角畢露」；揭破了沙皇君主制度底一切腐敗、卑鄙齷齪、以及以兇惡的拉斯布丁為首的沙皇狗黨底一切淫亂與放蕩；顯示了羅曼諾夫皇室底一切獸行；這些羅曼諾夫輩的強盜，把猶太人、工人、革命者底鮮血，洒遍了俄國；這些擁有幾百萬俄畝土地的「超等」地主，為着保障自己和自己的階級底「神聖的財產」起見，採取各種殘暴政策，從事各種罪惡行為，任意摧殘和屠殺公民。

如果沒有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的革命，沒有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四年的反革命；那末，俄國民族的和俄國境內其他民族的各階級，就不能有二月三月革命的八天內所表現出來的那樣確定的「自決」；這些階級底相互關係和牠們對沙皇君主制度的關係，就不能像二月三月革命的八天內所表現出來的那樣確定。這八天的革命——假使容許這樣比喻的話

——正是經過十數次主要的和次要的練習之後才「排演」出來的戲；「戲子」都互相知道，知道的角色，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境遇，以至洞悉一切較重要的政治趨勢和行動方法之底蘊。

如果為古契科夫和密留科夫諸先生及其跟班們斥為「大造反」的一九〇五年第一次大革命，竟能夠經過十二年而進到一九一七年「燦爛的」、「光榮的革命」（古契科夫和密留科夫之流，稱這次革命為「光榮的革命」，因為這次革命暫時給了他們以政權）；那末，這裏曾經還要有偉大的、有力的、萬能的「導演者」；這個導演者一方面曾經大大地加速全世界歷史底進程，而另一方面曾經產生厲害得空前未有的全世界經濟的、政治的、民族的、國際的危機。除了出乎尋常地加速世界歷史以外，曾經還須要有世界歷史特別緊急的轉變，以便在其中的一次轉變中，把染滿羅曼諾夫君主制度污血的大車，一下子就顛覆過來。

這個萬能的「導演者」，這個有力的推動者，便是全世界帝國主義戰爭。

這個戰爭之為全世界的戰爭，現在已成為無可疑義的事實了；因為美國和中國今天已有一半捲入戰爭漩渦，明天就會全部捲入。

雙方所進行的戰爭都是帝國主義的戰爭，這在現在已成為無可疑義的了。只有資本家及其僕從，社會愛國主義者和社會國家主義者，才能否認或遮掩這個事實。無論德國資產階級，無論英、法資產階級，他們之所以進行戰爭，都是為要掠奪別國，為要壓迫弱小民族，為要在財政上統治世

界，爲要瓜分和重分殖民地，爲要用欺騙和分裂各國工人的方法來挽救行將滅亡的資本主義制度。

帝國主義戰爭，客觀上必然非常地加速了和空前地加劇了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帝國主義戰爭，必然轉變爲敵對階級間的國內戰爭。

這種轉變開始於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月的革命；這個革命底第一階段，已指示給我們看，第一，共同打擊沙皇制度的有兩種力量：一方面是整個資產階級的和地主的俄國，及其不自覺的僕從，和自覺的領導者英、法大使和資本家；他方面是工兵代表蘇維埃。

這三個政治的營壘，三個基本的政治力量，就是：（一）沙皇君主政權，這是農奴主與地主底首領，舊官僚與軍閥底首領；（二）資產階級的和地主的十月黨、立憲民主黨的俄國，及跟着牠走的小資產階級；（三）工兵代表蘇維埃，牠在全體無產階級和全體最貧苦的民衆中尋找同盟者，——這三種基本的政治力量，就在革命「第一階段」底八天中，就在本信作者這樣與事變相隔甚遠而只在外國報上尋找一點兒消息的觀望者看來，已經十分明顯地暴露出來了。

但在未詳細說及這點以前，我應當回頭來講信上所說的第一個有力的因素——全世界帝國主義戰爭。

戰爭使交戰的各列強，交戰的資本家，資本主義制度底「主人」，資本主義奴隸制度底奴隸主底各個集團，彼此用鐵鏈聯絡起來了。遍地是血，——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歷史時期底社會政治生活。

在戰爭開始時就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社會主義者，如

德國的達維特、謝德曼輩，如俄國的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格伏士傑夫之流，久已高聲大呼，反對革命者底「幻想」，反對巴塞爾宣言*底「幻想」，反對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那種「夢囈」了。他們百般頌揚那種好似由資本主義所發現了的力量、生氣和適應性。他們幫助資本家來使工人階級「適應」，馴化；幫助資本家來欺騙和分裂各國的工人階級！

但是，「誰笑得最後，誰就笑得最好」。資產階級未能長久推延戰爭所產生的革命危機。在各國，自德國起至英國和法國為止，這種革命危機都在無可抑止地增長起來。在德國，據不久以前遊訪德國的一位考察家說，正遭遇着「組織得高明的飢荒」；在英國和法國也受飢荒，不過牠們的組織遠不及德國這樣「高明」罷了。

自然，在破壞得最令人可驚，無產階級最革命（並不是因為牠具有特性，而是因為牠有「一九〇五年」底活的傳統）的俄國，革命的危機，就最先爆發。因為俄國及其同盟者遭了幾次最嚴重的失敗，所以這種危機更形加速。軍事上的失敗搖動了整個舊政府機體和整個舊制度，激怒了各個人民階級起來反對牠；敗仗的結果，曾使軍隊更形怨恨，並消滅了大批昏庸老朽的貴族式和官僚式的舊軍官，代以新起的、大部份來自資產階級的、平民智識界的、小資產階級的青年軍官。

* 關於巴塞爾宣言可參普列漢諾夫第二國際之破壞一文。（編者）

如果戰爭的失敗，是起了曾經加速爆發的壞因素底作用，那末，英法財政資本、英法帝國主義與俄國十月黨、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底聯繫，是曾經加速這一危機的因素。

英、法的報章，抹煞這件非常重要的事實（原因是很明顯的）；而德國的報章，則幸災樂禍地特別指出這點。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聽到官場的謊語，戰爭中帝國主義者第一個交戰集團的外交家和總長們底外交上的謊語，或是看到別一個交戰集團的財政與軍事競爭者底眉開眼笑，都不為所動；我們應該透澈地看清真理。二月三月革命變底全部進程，明顯地指出：英法大使館以及他們的走狗和「門路」，久已作了最拚命的努力來阻止尼古拉第二和威廉第二間的「單獨」協商及單獨講和（但我們則將希望並要達到單獨講和）（二）；他們曾直接想撤換尼古拉羅曼諾夫（三）。

我們不要自作幻想。

革命之所以能夠勝利得這樣迅速和表面上初初看來這樣「激進」，只是因為兩種完全不同的潮流，兩種完全不同的階級利益，兩種完全相反的政治社會趨勢，由於非常特出的歷史局面而融合起來了，並且非常「親密地」融合起來了。這就是說：一方面是英、法帝國主義者底密謀；他們為着要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為着要更激烈地壓決地進行戰爭，為着要屠殺新的千百萬俄國工農，以求為古契科夫輩獲得君士坦丁堡，為法國資本家獲得敘利亞，為英國資本家獲得美索不達米亞等等起見，於是就推動了密留科夫、古契科夫之流去奪取政權。他一方面是無產階級及廣大民衆（城市和鄉村

中一切最窮苦的人民)，爲着糧食、爲着和平、爲着真正的自由而進行的深刻的革命運動。

在某個短促的、特殊的歷史時期中，祇想以一個君主來代替別一個君主的比根寧、古契科夫、密留科夫輩底鬥爭，也給革命的工人及兵士以助力；但革命的工人及兵士，不爲所動，他們會把腐敗的沙皇君主制度破壞到底。

事情就是這樣，而且只是這樣。一個政治家假使不怕真理，而確切衡量革命中各種社會力量底對比；假使他不但從目前所有的特點上，而且還從更深的關鍵、更深的俄國和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底利益對比上，去估計一切「時局」；那末，他應該這樣並且也只能這樣去觀察時局。

彼得堡的工人和兵士，以及全俄的工人和兵士，爲着自由、爲着要把土地給農民、爲着和平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曾奮不顧身地起來打倒沙皇君主制度。英、法帝國主義的資本家，爲着要繼續和加強這種戰爭，曾玩弄宮庭的詭計，製造密謀，慫恿和鼓勵古契科夫及密留科夫，擺佈完全現成的新政府；而這新政府，在無產階級鬥爭給沙皇制度以最初的打擊以後，即奪取了政權。

這政府並不是幾個人底偶然湊合。

這是已經達到掌握俄國政權程度的新階級底代表，即是資本主義地主和資產階級底代表；這個階級在經濟上早已統治俄國，牠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的革命時期中，在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四年的反革命時期中，最後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的大戰時期中（這時特別地迅速），在政治上非常迅速地組織起來，把地方自治機關，國民教育機關，各種代表

大會、國會和「軍事工業委員會」等等，都奪在自己手中。這個新的階級，到一九一七年前夜，「差不多完全」當權了；所以沙皇制度，一經打擊，就崩潰下來，而讓位給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戰爭，要求各種力量無限的緊張化，竟這樣加速了落後俄國底發展過程，使我們「一下子」（實際上好像是一下子）就追上了意大利、英國，差不多也追上了法國，而得到了「混合的」「民族的」（就是說，適於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和愚弄民衆的）「代議制的」政府。

與這個政府（這個政府，從目前戰爭底觀點看來，實際上不過是擁有無數財富的「英法洋行」底夥計而已）並存的，還產生了一個新的、非正式的、尚未發展的、還比較軟弱的工人政府，牠表現無產階級和鄉村城市中全體貧苦人民底利益。這就是彼得堡的工兵代表蘇維埃。

實在的政治形勢就是如此。我們首先應該竭力以最客觀的最真確的態度，去斷定這個形勢，以便把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建立在唯一穩固的基礎上，在牠所應當作為根據的基礎上，即事實的基礎上。

沙皇君主制度被打倒了，可是還沒有完全打倒。

願意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到底」的十月黨的與立憲民主黨的資產階級政府，實際上不過是「英法」財政洋行底夥計，牠不得不答應給人民以最高度的自由和賜惠，只要這自由和賜惠不與下面一點相衝突：保持其駕馭人民的政權和保持繼續帝國主義戰爭底可能性。

工兵代表蘇維埃，是工人政府底萌芽，是全體最貧苦的

民衆，即十分之九的居民底代表，牠在爭取和平、糧食和自由。

這三種力量底鬥爭，決定現在所處的形勢，這是革命從第一階段轉到第二階段的過渡形勢。

爲要與沙皇君主制度進行真正的鬥爭起見，爲要不但在口頭上，不但在自由主義詭辯家底約言上，而且要在實際上保障和平起見，不是工人應該贊助新政府，而是這個政府應該「贊助」工人！因爲唯一能保障自由與澈底破壞沙皇制度的，就是武裝無產階級，鞏固、擴大和發展工兵代表蘇維埃底作用、意義和力量。

其他一切都是自由派和急進派營壘裏面政客底空談，說謊和自欺之談。

幫助武裝工人，或至少不去阻礙這事，——那末，自由在俄國將一往無敵，君主制度將不能恢復，而共和國亦將有保障了。

不然，人民就要被騙。空口允諾是廉價的東西。空口允諾是一錢不值的。在一切資產階級革命中，各種資產階級的政客，都會以空口允諾來「飼養」人民，愚弄工人。

取消派營壘裏面全不中用的政治家說道：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所以工人應該贊助資產階級。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則說道：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所以工人應在民衆面前揭露資產階級政客底欺騙，教導民衆不要相信空話，而祇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組織、自己的聯合和自己的武裝。

「十月黨」和「立憲民主黨」人古契科夫和密留科夫之

流底政府，不能（即使他們誠心要做的話）給人民以和平、糧食和自由。

牠不能給人民以和平，因為在該政府還絲毫沒有放棄沙皇時代的政策——掠奪阿美尼亞、加里西亞、土耳其、佔領君士坦丁堡、再行侵略波蘭、庫蘭地、立陶宛邊陲等地的政策以前，牠總是戰爭的政府，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的政府，掠奪的政府。這個政府，四肢都被英法帝國主義的資本所束縛着。俄國資本只是全球操縱無數萬萬盧布的「英法洋行」底支店。

牠不能給人民以糧食，因為這個政府是資產階級的政府。牠至多只能像德國一樣，給人民以「組織得高明的飢荒」。但是人民是不肯忍受飢荒的。人民會知道，並且大概很快就會知道，糧食是有的，而且是可以得到的，但是一定要採取不崇拜於資本與地產底神聖私有權的那種辦法。

牠不能給人民以自由，因為牠是地主和資本家的、畏懼民衆的政府。

對於這個政府，我們最近行動上的策略任務應當如何，關於這點我們將在另一篇文章上來講。在那裏，我們要指出現時革命從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的特點何在；說明為什麼在這時期，我們的口號及「當前任務」，應該是：工人們，你們在反對沙皇制度的國內戰爭中，已經表現了無產階級的、民衆的英雄氣概底奇才；你們現在應該表現出無產階級的和全民的組織底奇才，以準備自己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勝利。

我們此刻只限於分析階級鬥爭和階級力量之對比，但我

們還應該提出這個問題：在這次革命中，無產階級有那些同盟者？

牠有兩個同盟者：第一，廣大的、數達幾千萬的、佔人口大多數的、俄國半無產階級的及一部份是小農的羣衆。這些羣衆需要和平、糧食、自由和土地。這些羣衆將必然處在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因為按其生活條件，他們最接近小資產階級）底某種影響之下，而動搖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戰爭底殘酷教訓（古契科夫、李和夫、密留科夫輩，進行戰爭愈積極，這種教訓也愈殘酷），將必然推動這些羣衆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使之不能不跟從無產階級。我們現在應當利用新制度底自由及工兵代表蘇維埃，來首先和最努力地設法教育和組織這些羣衆。組織農民代表蘇維埃，農村工人蘇維埃，——這就是最迫切的任務之一。同時，我們的目標，不僅要使農村工人形成自己的特別蘇維埃，並且要使貧農與最貧農脫離富農而單獨組織起來。關於現在迫切需要的組織底特別任務與特別形式，在下一封信中再說。

第二，俄國無產階級底同盟者還有一切交戰國和其他一切國家裏面的無產階級。這些無產階級，目前大受戰爭所打擊；並且那些在歐洲也（如普列漢諾夫、格伏士傑夫、波特列索夫之流在俄國一樣）投奔於資產階級方面的社會國家主義者，過於時常利用牠的名義來說話。但是，無產階級之脫離他們的影響，則因帝國主義戰爭而與時俱進；而俄國的革命必然將大大地加速這個過程。

俄國的無產階級，聯合着這兩個同盟者，利用現在過渡

時期底特別情況，可以走到而且一定會走到勝利之途；起初是奪得民主共和國以及農民對於地主的完全勝利，然後就走向社會主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給苦於戰爭的各族人民以和平、糧食和自由。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日（七日）

與瑞士工人告別書

與瑞士工人告別書^(四)

瑞士工人同志們！

我們，「中央委員會」統一之下的「俄國社會民主黨」（與「組織委員會」統一之下的同名稱的另一個黨不同*）底黨員，離開瑞士，回到本國去繼續革命的、國際主義的工作；特向你們致同志的敬禮，向你們表示深切的同志的謝意，感謝你們對外僑的同志關係。

公開的社會愛國主義者與機會主義者，瑞士的「格柳特派」，也與各國底社會愛國主義者一樣，從無產階級的營壘跑進了資產階級的營壘；要是這班人曾公開地請你們起來反對外國人對於瑞士工人運動有害的影響，——要是構成「瑞士社會民主黨」首領之大多數的暗藏的社會愛國主義者與機會主義者暗中也實行了同樣的政策，——那末，我們應當申明：從站在國際主義觀點上的瑞士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工人方面，我們却得到了熱烈的同情，我們從與他們同志關係的接觸中得到了許多益處。

對於瑞士運動的各種問題，——須要在本地運動中經過長久工作才能了解的各種問題，我們的發言總是特別謹慎。

* 這裏所謂「另一個」黨即指孟塞維克黨。「組織委員會」實際上就是他的中央委員會。（編者）

可是我們中間約有十人到十五人是「瑞士社會民主黨」底黨員，他們認為自己的責任，是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之一般的和基本的問題上，堅持我們的觀點；「齊美瓦德左派」底觀點，不但堅決反對社會愛國主義，而且堅決反對所謂「中派」；屬於這派的有以下的份子：瑞士底格里姆、什尼德爾、約克·施密特等；德國底考茨基、哈薩、「工人友誼社」；法國底朗格、普列士曼等等；英國底斯屈頓、麥克唐納爾等等；意大利底都拉底、特列佛斯及其朋友們；俄國底「組織委員會」黨（阿雪洛德、馬爾託夫、齊赫芝、斯科比列夫等等）。

瑞士有些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員，曾部份地團結在“Freie Jugend。（自由青年——編者）底周圍，他們曾製定並散發全體投票底理由書（用法文和德文寫的），要求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召集黨代表大會來解決對戰爭的態度問題，他們曾在託斯*的蘇黎支府代表大會上提出青年派與左派關於戰爭的決議，他們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在法國瑞士區底有幾個地方，用德、法文刊印並散發傳單，題目叫做我們的議和條件，——這些社會民主黨員，我們曾與他們親密合作過。

我們向這些曾經携手合作過的思想相同的同志，致兄弟的敬禮。

我們總是毫無疑義地相信，英帝國主義政府決不肯讓俄國的國際主義者回到俄國去，因為俄國的國際主義者絕對反

* 託斯是瑞士的一個城市。（編者）

對古契科夫與密留科夫等底帝國主義政府，絕對反對俄國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

因為這個關係，我們應當簡單地講一講我們對於俄國革命底任務的了解。我們之所以認為有這樣做的必要，尤其是因為我們可以而且應當藉瑞士工人做媒介，向那些與瑞士人民講同種語言的德、法、意的工人說話；瑞士人民直到現在是享着和平和較多的政治自由底幸福。

我們曾經在我們黨底中央機關報，日內瓦出版的社會民主黨人第四七期（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三日】）上，作了一個申明，現在還是無條件地擁護這個申明。在那裏，我們說過：如果在俄國革命勝利了，如果共和派的政府將握得政權而想繼續帝國主義的戰爭，繼續與英、法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聯合的戰爭，繼續為奪取君士坦丁堡，阿美尼亞，加里西亞等等而戰爭，那末，我們要堅決反對這種政府，我們要反對在這樣的戰爭中「保護祖國」。

近似這樣的情形已經到了。俄國新政府已與尼古拉第二底兄弟作過關於恢復俄國君主制的談判，政府中最主要最有勢力的位置都屬於保皇黨人李和夫及古契科夫；這政府想拿「德國人應當打倒威廉」的口號（對呵！可是為什麼不加上：英國人、意大利人等等應當打倒他們自己的國王，俄國人應當打倒自己的保皇黨人李和夫及古契科夫等？）來欺騙俄國工人。這政府企圖運用這樣的口號，同時不公佈沙皇政府與英、法等國所訂立而為古契科夫、密留科夫及克倫斯基政府所批准的帝國主義的掠奪條約，——以便把自己對德的帝國主義戰爭偽稱為「防禦的」（即甚至於在無產

階級看來也是公道的，合法的）戰爭，把保護俄、英等國資本底強盜的帝國主義的掠奪目的偽稱為「保護」俄羅斯共和國（這個共和國是俄國現在沒有的，而且李和夫與古契科夫還沒有答應要成立的！）。

據最近電訊，俄國公開的社會愛國派（如普列漢諾夫，查蘇利亦，波特列索夫等等先生們）與「中派」黨，「組織委員會」黨，齊赫芝及斯科比列夫等底黨，已經有了接近，接近底基礎就是下面這個口號：「德國人沒有打倒威廉以前，我們的戰爭總是防禦戰爭」，——如果這些消息是真的，那我們更應加倍努力來作反對齊赫芝及斯科比列夫等人底黨的鬥爭，而這種鬥爭，我們過去也因該黨機會主義的、動搖不定的行為而經常與牠作過了。

我們的口號是：絕不贊助古契科夫與塞留科夫底政府！誰要是說，這種贊助是為反對沙皇制復辟所必需的，誰就欺騙民眾。恰恰相反，正是古契科夫政府已經進行了關於恢復俄國君主制的談判。祇有無產階級底武裝與組織，才能阻止古契科夫之流恢復俄國君主制。祇有俄國及全歐那些仍忠於國際主義的革命無產階級，才能使人類解脫帝國主義戰爭底恐怖！

我們並不否認，在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的、國際主義的先鋒隊面前，有很大的困難。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期，可以發生最緊張而急速的轉變。我們在社會民主黨人第四七期上*曾經直接清楚地回答了一個自然而然會發生的問題：

* 列寧這裏是照他的舊稿編輯的。（編者）

如果革命使我們的黨立刻取得政權，那末我們的黨會幹些什麼呢？我們曾經回答道：（一）我們立刻向各參戰國提議和平；（二）我們宣佈我們的和平條件，就是要立刻解放一切殖民地及一切被壓迫的或沒有全權的民族；（三）我們立刻開始並徹底解放被大俄羅斯人所壓迫的民族；（四）我們片刻都不欺騙自己，知道這些條件不但是德國保皇派的資產階級，就是共和派的資產階級都不能接受；而且不但德國，就是英、法資本主義的政府也不能接受。

那時候，我們就要進行革命戰爭來反對德國的資產階級，而且不但是德國一國的資產階級。那時候，我們就會進行這種戰爭。我們不是和平主義者。我們反對資本家分贓的帝國主義戰爭，但是，如果在社會主義利益上可以成爲必要的那種革命戰爭，革命的無產階級也不肯參加，則我們始終認爲這是荒謬絕倫。

我們在社會民主黨第四七期上所敘述的任務是非常之大的。牠只有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許許多多偉大的階級鬥爭中才能解決。並不是我們的急躁，並不是我們的願望，而是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客觀條件，使全人類走入絕境，逼牠選擇道路：或者再讓千百萬人去送死而把全部的歐洲文化毀滅乾淨，或者把一切文明國底政權交給無產階級，實現社會主義的革命。

帝國主義戰爭，在客觀上必然要產生許多革命，俄國無產階級就取得了開始這些革命的偉大榮譽。可是我們絕對不認爲俄國無產階級是其他各國工人中間挑選出來的革命無產階級。我們明明知道，俄國無產階級比其他各國底工

人；其組織性、準備性和覺悟性是要少些。俄國無產階級之所以在相當時候，也許在很短的時候，成爲全世界革命無產階級之先鋒，不是由於牠的特殊的質量，而祇是由於特別形成了的歷史條件。

俄羅斯是一個農民國家，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在這個國家內社會主義不能立刻直接勝利。可是，在貴族地主擁有大批土地的條件下，在一九〇五年經驗底基礎上，俄國底農民性可以使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巨大的規模，使我們的革命成爲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底開場，成爲走近牠的階段。

這些思想已爲一九〇五年底經驗及一九一七年春季事變所完全證實；我們的黨，是在爲這些思想的鬥爭中形成起來的，牠絕不調和地起來反對其他一切的黨。我們以後還要爲這些思想而鬥爭。

社會主義在俄國不能直接立刻取得勝利。可是農民羣衆能夠把必不可免的、已成熟了的土地革命幹到沒收一切廣大無邊的地主土地爲止。我們過去總是提出這個口號，現在我們黨底中央，我們的黨報真理報，也在彼得堡提出了這個口號。無產階級將爲這個口號而鬥爭，並絕對不會忘掉，農業僱傭工人及贊助他們的最貧農，必然要和富農發生極激烈的階級衝突；這種富農，因斯託雷平的土地「改良」（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四年）（五）而加強了。我們不要忘記，無論在「第一國會」（一九〇六年）或「第二國會」（一九〇七年）內，一百零四個農民代表都提出了革命的土

地綱領，要求將一切土地收歸國有，交於根據完滿的民主主義原則而選舉出來的地方委員會處理*。

這樣的變革，本身還絕對不是社會主義的變革。可是牠可以給全世界工人運動以莫大推動力。牠可以非常地鞏固俄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底地位和無產階級對於農業工人及最貧農的影響。牠可以使城市無產階級能夠依靠這種影響，發展像「工人代表蘇維埃」這樣的革命組織，用牠們來代替舊式資產階級國家底壓迫工具——軍隊、警察、官僚；在痛苦不堪的帝國主義戰爭及其結果底逼迫之下，實行許多革命辦法來監督生產底生產及分配。

俄國無產階級不能單以自己的力量來勝利地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可是牠能給俄國革命以這樣大的規模，這種規模會替社會主義的革命造成極好的條件，並在某種意義上會開始社會主義的革命。牠能使其主要的、最忠實的、最靠得住的同盟者——歐美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便于進到決鬥的環境。

現在，在歐洲社會主義方面暫時取得勝利的，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那些最可惡的走狗，如德國底謝德曼、李謹、達維特等等；法國底山巴、黑德、倫諾德等等；英國底費邊派和「工黨派」；讓缺乏自信力的人因為這種勝利而灰心吧。我們堅決地相信，這種全世界工人運動上的污點將很快地為革命浪潮所沖淨。

德國無產階級羣衆底熱情已在沸騰，他們在一八七一至

* 這裏是指「勞動派」底綱領。（譯者）

一九一四年這數十年的歐洲「平靜」期間，曾以不屈不撓的、堅定的、穩固的組織工作，替人類和社會主義作了許多供獻。代表德國社會主義底將來的，不是叛徒謝德曼、李謹、達維特等等，也不是動搖的、無氣節的、過慣「和平」時期的政治家，如哈薩、考茨基及其同伴。

這種將來，是屬於那個產生了李卜克內西、創造了「斯巴達團」、在布列門工人政治報上作過宣傳的派別。

帝國主義戰爭底客觀條件，足以保證：革命不限於俄國革命底第一階段，革命不限於俄國一國。

德國無產階級是俄國及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底最忠實、最靠得住的同盟者。

當我們的黨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提出「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以爭取社會主義的國內戰爭這個口號時，社會愛國派以仇視和冷笑的態度對付這個口號，而社會民主黨「中派」則採取懷疑不信的、無氣節的觀望的緘默態度。德國的社會國家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達維特，說牠是「瘋狂的」口號；俄國的（及英法的）社會國家主義者——即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底代表普列漢諾夫先生，說牠是「癡人說夢」(Mittelung zwischen Traum und Komödie)。而中派底代表則以緘默或無恥的嘲笑這座「空中樓閣」的態度來敷衍塞責。

現在，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以後，只有瞎子才石不見這口號是對的。帝國主義戰爭之變為國內戰爭正在成為事實。

歐洲正在開始的無產階級革命萬歲！

同國同志：「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中央統一之下的）黨員，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八日（三月二十六日）大會上通過此信並託我轉交。

一九一七年四月八日（三月二十六日）

**論無產階級在這次
革命中的任務**

論無產階級在這次 革命中的任務^(六)

我在四月十六日(三日)夜裏才到彼得堡(七)，我自然祇能用個人的名義，在四月十七日(四日)的代表會議上，作了關於革命無產階級任務的報告；並且附帶地聲明過，對於這次報告，沒有充份的準備。

預備書面提綱，便是我所能做得到的使我自己和好意的反對者便於工作的唯一辦法。我把這提綱讀了，並且把原文交給了蔡雷特利同志。我讀得非常之慢，並且讀了兩遍：起初在布爾塞維克底會議上，後來在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底聯席會議上。

提 綱

現在我發表我個人的提綱，並給此提綱以最簡單的說明的註釋；這些註釋在報告中發揮得更要詳細得多。

一、因為李和夫輩底新政府，是資本主義性的政府，所以在俄國方面，和在李和夫輩底新政府之下，目前的戰爭無條件地仍是掠奪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在我們對於戰爭的態度上，決不允許對「革命的防守主義」作絲毫的讓步(八)。

覺悟的無產階級，祇有在下列的條件之下，才能同意進行那種真正證明革命防守主義是正確的革命戰爭：（A）政權轉給無產階級和跟從無產階級的最貧窮的那部份農民；（B）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事實上放棄一切併吞政策；（C）實際上與資本底一切利益完全斷絕關係。

因為革命防守主義羣衆代表底廣大階層，無疑地是懷着善心好意（他們承認戰爭之進行只是出於不得已，而不是爲着掠奪），因為他們受了資產階級底欺騙，所以應當懇切地、堅毅地、忍耐地向他們解釋他們的錯誤；解釋資本與帝國主義戰爭之間有不可分離的聯繫，證明如果要以真正民主的和約而不是以暴力的和約來結束戰爭，那就不能不推翻資本主義。

在作戰的軍隊中，最普遍地來宣傳這種觀點。

實行交戰國兵士之間的聯歡。

二、俄國現時政局底特點，就在於革命從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革命底第一階段，因無產階級覺悟性和組織性底不足，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了；革命底第二階段，應該把政權交給無產階級和最貧窮的那部份農民。

這個過渡時期底特點，就在於：一方面，有最高限度的公開性（俄國目前是世界各交戰國中最自由的國家）；他方面，對羣衆沒有使用暴力；最後，羣衆對於資本家底政府，和平與社會主義死敵底政府，持着輕信而不覺悟的態度。

這個特點，要求我們在空前廣大的、剛已覺醒起來參加政治生活的無產階級羣衆中做黨的工作時，能適應於黨的工作底特別條件。

三、對於臨時政府，不給以絲毫的贊助；指出牠的一切允諾（特別是關於放棄併吞的允諾）全屬謊語；「要求」這個政府——資本家政府，不成爲帝國主義的政府，這是一種不允許的幻想，應當予以揭穿。

四、受着資產階級影響而把這影響傳達於無產階級的一切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份子：人民社會黨人*，社會革命黨人，一直到組織委員會派（齊赫芝，蔡雷特利等人），斯節克洛夫等等，訂了聯盟；應當承認一件事實，即我們的黨，在大多數工人代表蘇維埃中，與他們比較起來現在祇佔少數，暫時還佔極薄弱的少數。

解釋給羣衆聽，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底唯一可能的形式，所以當這個政府還受着資產階級影響時，我們的任務，只有忍耐地、有系統地、堅毅地、特別適合羣衆底實際需要，去解釋他們策略底錯誤。

當我們尚佔少數時，我們就進行批評與說明錯誤的工作，同時宣傳全國政權有交給工人代表蘇維埃之必要，使羣衆從經驗中免除自己的錯誤。

五、從工人代表蘇維埃回到代議制的共和國，是往後進步；所以現在所要的，不是代議制的共和國，而是普遍全國的和自下而上的工人，僱農和農民代表蘇維埃共和國。

廢除警察、軍隊**和官吏。

* 人民社會黨就是民粹黨，牠站在社會革命黨與立憲民主黨之間的居中立場上。（編者）

** 即以全民武裝來代替常備軍。

各種官吏都經選舉，並隨時可以撤換他們，其薪俸不能超過熟練工人底平均工資。

六、 在土地綱領上，重心點應移到僱農代表蘇維埃上面去。

沒收一切地主土地。

國內一切土地都歸國有，由當地僱農的與農民的代表蘇維埃處理。另外組織最貧農代表蘇維埃。把每個大地產，建成模範農莊（其面積約從一〇〇俄畝到三〇〇俄畝，這是要看地方條件及其他條件，要看地方機關底決定為轉移的），由僱農代表監督，並由公費辦理。

七、 國內一切銀行立刻合併為一個國家銀行，並由工人代表蘇維埃來監督。

八、 我們直接的任務，並不是「施行」社會主義，而祇是立刻過渡到由工人代表蘇維埃來監督生產品底社會生產和分配。

九、 黨的任務：

(A) 立刻召集黨底代表大會；

(B) 改變黨綱，主要的是：

1. 關於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
2. 關於對國家的態度與我們關於「公社的國家」*的要求；
3. 修改落後的最低綱領；

* 即類似「巴黎公社」的那種國家。

(G) 改變黨底名稱 *

十、 重新建立「國際」。

發起建立革命「國際」；建立反對社會國家主義者和反對「中派」** 的「國際」。

要使讀者明瞭，我為什麼特別把好意的反對者指出來作為稀有的例外，我請讀者把高登堡先生下面這種反駁與這個提綱比較一下。他說：列寧「在革命民主派隊伍中高舉國內戰爭底旗幟。」（摘自普列漢諾夫先生底統一報第五期（九））

這不真是奇談嗎？

我寫着、讀着、咀嚼着這句話：「因為革命防守主義羣衆代表底廣大階層，無疑地是懷着善心好意……因為他們受了資產階級底欺騙，所以應當特別懇切地、堅毅地、忍耐地向他們解釋他們的錯誤……」。

而資產階級底先生們，自稱為社會民主黨人、既不屬於防守主義底廣大階層、也不屬於防守主義羣衆代表的那些先生們，却以清亮的口齒轉述我的見解，把牠說得這樣：

* 全世界社會民主黨底正式領袖（「防守主義者」與動搖的「考茨基派」），投降了資產階級，背叛了社會主義，應改名為共產黨，以代替「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

** 所謂「中派」是指國際社會民主黨中搖擺於國家主義者（等於「防守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之間的一個派別，這就是：德國的考茨基之流，法國的朗格之流，俄國的齊赫芝之流，意大利的韋拉底之流，英國的麥克唐納爾之流等等。

「在革命民主派隊伍中（11）高舉（1）國內戰爭底旗幟（1）」（關於國內戰爭，無論在提綱中或在報告上，一個字都沒有提過！）。

這算什麼？這和鼓吹摧殘的煽動，和俄國意志報（一〇）有什麼區別呢？

我寫着、讀着、且常有這句口頭：「十八日政府底唯一可能的形式，所以我們的任務，祇能是忍耐地、有系統地、堅毅地、特別適合羣衆底實際需要，去解釋他們策略底錯誤……」。

某種反對者却把我的見解轉述為：號召在「革命民主派底隊伍中進行國內戰爭」！！

我所以攻擊臨時政府，是因為牠只以允諾敷衍，而沒有規定迅速召集或者某個時候召集立憲會議的日期。我證明過，如果沒有工兵代表蘇維埃，則立憲會議底召集是沒有保障的，牠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他們捏造我的見解，好像我是反對最迅速地召集立憲會議!!!

假使數十年來的政治鬥爭，沒有教訓我，使我把反對者的善心好意看作稀有的例外，那我或許要稱這些話為「夢囈」了。

普列漢諾夫先生在他的報上稱我的演說為「夢囈」（一一）。很好，普列漢諾夫先生！但是且看，你們在自己的辯辭中，是何等蠢笨、愚鈍和不敏呵。假使我講了兩點鐘的夢囈，為什麼數百聽衆竟耐聽這種夢囈？其次，為

什麼你們的報紙以整欄篇幅來論述「夢噬」？你們真是完全不能自圓其說。

呼喊、辱罵、哭叫，比敘述、解釋、回憶在一八七一、一八七二、一八七五各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議論「巴黎公社」底經驗和議論無產階級須要何種國家的問題，當然要容易得多（一二）。

以前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先生，大概已不願回憶馬克思主義了吧。

我摘引了盧森堡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稱德國社會民主黨為「爛屍」的話（一三）。普列漢諾夫、高登堡這班先生們，就「發氣」起來了……為誰呢？——為那些被人稱作國家主義者的德國國家主義者啊！

可憐的俄國社會國家主義者，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事實上的國家主義者，已經頭昏腦亂了。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七日）

論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論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一四)

一切革命底根本問題，就是國家中的政權問題。假使沒有認清這個問題，那不要說領導革命，就是自覺的參加革命也都談不到。

我們革命中非常出色的特點，就在於牠造成了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這件事實首先就要認清，因為不先了解牠，就不能前進。對於舊的公式，例如，對於布爾塞維主義底舊「公式」，要善於加以補充和修改；因為這些公式，一般地講來是對的，可是具體的實現，却已不同了。關於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的問題，以前誰都沒有想到，並且也不能想到。

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與臨時政府（資產階級政府）並存的，還形成了現在還很軟弱的、處在萌芽狀態的、但實際上終究無疑地存在着和增長着的另一個政府：工兵代表蘇維埃。

這另一個政府底階級成份怎樣呢？無產階級與農民（穿軍服的農民）。這個政府底政治性質怎樣呢？這是革命的專政，即直接依靠革命的奪取，依靠民衆自下直接發動的政權，而不是依靠集中的國家政權所頒布的法律的政權。這完全不是存在於代議制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而統治於歐美先進各國的那種通常式樣的政權。人們時常忘記這件事

實，時常不思索牠，可是全部實質，却就在這裏。這個政權是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式樣相同的政權。這個政權式樣底基本標誌，就是：一、政權底來源，不是預先由國會討論和通過的法律，而是各地民衆自下的直接發動；用句流行話來說，就是直接的「奪取」；二、以全民直接武裝，來代替離開民衆而和民衆對立的制度：警察和軍隊；在這種政權之下，武裝的工農，武裝的人民，自己來保衛國家的秩序；三、官吏僚屬，或是仍用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權來代替，或是至少要受人民的特別監督，他們不僅要經選舉，並且一經人民要求就可撤換，他們應處於簡單的代表底地位；他們應從盤據高位而領取資產階級式的高俸的特權階層，變爲「特種部隊」的工人，其薪俸不得超過熟練工人底普通工資。

「巴黎公社」這種特式的國家，其實質就在於此，而且也祇在於此。普列漢諾夫輩（背叛馬克思主義的公開的國家主義者），考茨基輩（「中派」，即搖擺於國家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那些人）等先生們，以及一般地現居統治地位的一切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等等，都把這種實質忘記和曲解了。

他們用空話來敷衍，他們裝聾作啞，千百回地相互慶祝革命，但不願意想一想，工兵代表蘇維埃究竟是什麼東西。他們不願意看到顯明的真理：既然存在着這些蘇維埃，既然牠們在多少程度內是一種政權，那末，在俄國也就在多少程度內存在着「巴黎公社」式的國家。

我特別着重「在多少程度內」這幾個字。因為這祇是

處在萌芽狀態的政權。牠正因與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作直接妥協和許多事實上的讓步，已經並且正在把自己的地位讓給資產階級。

爲什麼呢？是不是因爲齊赫芝、蔡雷特利、斯節克洛夫輩做了「錯誤」呢？這是無稽之談。能夠這樣想的，祇是庸人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原因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底覺悟性和組織性之不足。上述的領袖們底錯誤，就在於他們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就在於他們不去弄清工人底意識，而反加以蒙蔽；他們不去推翻小資產階級的幻想，而反加以散佈；他們不去使羣衆脫離資產階級的影響，而反使這種影響鞏固起來。

由此已應明白，爲什麼我們自己的同志，也做了這樣多的錯誤；因爲他們「簡單地」提出這個問題：要否立刻推翻臨時政府？

我的回答是：一、這個政府應該推翻，因爲牠是寡頭制的、資產階級的、而不是全體民衆的政府；牠不能給和平、糧食和完全的自由；二、這個政府此刻不能推翻，因爲牠與工人代表蘇維埃，首先是與主要的蘇維埃——彼得格勒蘇維埃作了直接和間接的、形式上和實際上的妥協。三、這個政府不能以尋常的方法去「推翻」，因爲牠依靠着第二個政府（工人代表蘇維埃）對於資產階級的「贊助」；而這第二個政府，却是直接表示大多數工農意識和意志的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府。比工人、僱農、農民、兵士代表蘇維埃更高更好的政府式樣，人類還沒有創造出來，我們至今也還不知道。

要獲得政權，覺悟的工人，一定要把大多數爭取到自己方面來：在對於羣衆暫時還不採用暴力的時候，再沒有別的獲取政權的道路了。我們並不是白朗基派，並不是主張由少數人奪取政權的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主張以無產階級階級鬥爭來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思潮，反對國家主義和防守主義，反對空話及反對對於資產階級的依賴。

我們將建立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布爾塞維主義底優秀信徒已經造成了這黨底原素；我們將團結起來作無產階級的階級工作；無產者和最窮苦的農民，將更多地轉到我們這方面來。因為實際生活，每時每刻將打破「社會民主黨人」，齊赫芝、蔡雷特利、斯節克洛夫輩與其他「社會革命黨人」，更「純粹的」小資產階級份子等等底小資產階級幻想。

資產階級主張資產階級底單一政權的局面。

覺悟的工人，主張工人、僱農、農民、兵士代表蘇維埃底單一政權的局面，——主張以弄清無產階級意識、使其解脫資產階級影響這點作準備、而不是以冒險政策作準備的單一政權的局面。

小資產階級——「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等等，——却搖擺着，妨礙着弄清無產階級的意識及其解脫資產階級的影響。

這就是決定我們任務的實際階級力量之對比。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九日）

論 策 略 書

論 策 略 書 (一五)

序 言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日（舊曆四日），我先在彼得堡布爾塞維克底會議上，以本文標題為題目，作過一個報告。因為這都是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底代表，他們就要散歸各處，所以不能給我以任何的延期。會議結束後，主席季諾維夫同志，代表全體會議向我提議，要求立刻把我的報告，在願意討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問題的布爾塞維克及孟塞維克代表聯席會議上重複一遍。

要即刻重複我的報告，雖然是很困難；但是既然我的同道者和孟塞維克，都要求這點，而他們又因歸程確實不能給我以延年底可能，所以我就無權拒絕這種要求了。

在報告時，我誦讀了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七日）真理報第二六期上所發表的自己的提綱。^{*}

我的報告和提綱都引起了布爾塞維克本身和真理報編輯部內部的分歧意見。經過多次會議後，我們一致以為最好就是公開詳細討論這些分歧意見，這樣就給一九一七年五月三日（四月十二日）在彼得堡召集的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統

^{*} 見本卷三四頁至三九頁論新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一文。

一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俄代表會議以一種材料。

爲執行這個關於討論的決議起見，我於是就發表下面的信；在這些信內，我不想爲這問題作各方面的研究，而祇想指出在工人階級運動底實際任務上特別重要的幾個主要論據。

第一封信

時局的估計

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對於階級底對比和每個歷史時機底具體特點，有最確切的、客觀上考驗過的估計。我們，布爾塞維克，總是盡力遵照這個要求，因爲從政策底一切科學根據上看來，這個要求是絕對必需的。

「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底指南」，——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這樣說，他們對於背誦和簡單複述「公式」的人們，常加以正確的譏笑；因爲這種公式，至多祇能指出一般的任務，但歷史過程中，每個特別階段各有具體的經濟和政治的環境，所以這些任務就必需變其形態。

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爲要決定自己行動底任務和形式，應該根據何種確定的和客觀的事實呢？

在我第一封遠方來信（第一次革命底第一階段，登載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至四日（三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第十四和十五期真理報上）以及提綱上，我曾指出：「俄國現時底特點」，爲革命從第一階段轉到第二階段的過渡時期。所以，這時期內的基本口號和「當前任務」，我以爲是：「工人們，你們在反對沙皇制度的國內戰爭中，已經表現了無產

階級的民衆的英雄氣概底奇才，你們現在應該更表現出無產階級的和全民的組織底奇才，以準備自己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勝利」（見真理報第十五期）。

第一個階段底內容到底是怎樣的呢？

就是國家政權轉入資產階級手中。

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月革命以前，俄國政權是握在一個舊的階級，即是以尼古拉、羅曼諾夫爲首的農奴主、貴族和地主階級手裏。

這次革命以後，政權轉到了別個新的階級，即是資產階級手裏。

在革命底嚴格的科學意義以及實際的政治意義上講來，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轉到別個階級，是革命第一個的根本上主要的標誌。

在這個程度內，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了。

在這裏，我們就聽到那些喜歡自稱爲「老布爾塞維克」的反駁者底喧嘩聲，他們說：難道我們不是始終說過，祇有「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才能完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嗎？難道土地革命（也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了嗎？反之，土地革命還沒有開始，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我回答道：布爾塞維克底口號和思想，一般地講，已全爲歷史所證實；但具體地講，事情却和任何人所能期望的不同些，新奇些、特殊些、複雜些。

誰要是忽略和忘記這個事實，那就等於那些「老布爾塞維克」；這些老布爾塞維克在我們黨底歷史上，畫過可憐的

作用已不止一次，他們無謂地背誦爛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穎的、靈活的實際情形底特點。

在俄國革命中，「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已經實現了*；因為這個「公式」所預見的，祇是階級之對比，而不是實現這種對比、這種合作的具體的政治機關。工兵代表蘇維埃，——這就是已由實際生活所實現了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這個公式已經舊了。生活已把牠從公式變成實際，充以血肉，使牠具體化，這樣也就改變了牠的形態。

在目前的日程上，已有別的新任務：使這個專政內部，無產階級份子（即是主張過渡到公社的那些反防守主義的、國際主義的、「共產的」份子），和小業主或小資產階級份子（齊赫芝、蔡雷特利、斯節克洛夫、社會革命黨人、革命防守派，反對走向公社和贊成「贊助」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政府的那些人）發生破裂。

誰要是現在祇講「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誰就是落在生活之後，因此實際上就是投降小資產階級而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因此就應把他送進革命以前的「布爾塞維克的」古物陳列所去（或可稱為：「老布爾塞維克」陳列所）。

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已經實現了，但是實現得非常奇特，帶着許多十分重要的形態上的變化。關於這些變化，我將在以後的一封信上特別說到。現在必需領會這個無疑的真理，即馬克思主義者應顧及靈活的生活，確切的實情，而不應繼續拘守昨日的理論；這種理論與任何理論一樣，最多祇能

* 在某種形式下，在某種程度上。

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要點，祇能近於包羅複雜的實際生活。

「好朋友，理論是黯淡的，而生活之樹却是長青的」。

誰要是照從前那樣提出資產階級革命底「完結」問題，誰就是使活的馬克思主義，成爲死書底犧牲品。

照從前那樣提出問題就是：繼資產階級底統治而起的，可以而且應當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底統治，他們的專政。

但在實際生活中情形就已不同了：這裏產生了一種非常奇特的、新穎的、從未有過的、這種和那種統治之相互錯綜，資產階級統治（即李和夫和古契科夫政府）與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同時並存；這個民主專政自願將政權交給資產階級，自願變爲資產階級底附屬品。

因爲不要忘記，在彼得堡政權實際上是在工人和兵士手裏，新的政府沒有並且也不能以暴力壓迫他們；因爲無論警察，無論脫離民衆的軍隊，無論威風凜凜地站在民衆之上的官僚，一概都沒有。這是事實。這件事實正表現出「巴黎公社」式的國家之特徵。舊的方案不適合於這件事實。要善於使方案適應實情，而不要背語已失其意義的關於「工農專政」的一般辭句。

我們再從另一方面來觀察這個問題，以便更清楚地加以發揮。

馬克思主義者，不應離開階級關係分析之確切立場。資產階級握着政權。但農民羣衆難道不也是另一階層、另一種類、另一性質的資產階級嗎？從何知道，這一階層不能獲得政權，而「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呢？爲什麼這點不可能呢？

老布爾塞維克，時常這樣議論着。

我回答道：這是完全可能的。可是，馬克思主義者在估計時局時，不應從可能出發，而應從實情出發。

但實情指示給我們以這樣的事實：就是自由選舉出來的工農代表，自由加入第二個附屬政府，自由補充、發展和完成這個政府。他們同樣自由地把政權讓給資產階級，——這種現象毫不「破壞」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因為我們從來就知道，並且屢次指出過，資產階級不但用暴力來維持自己，而且還利用羣衆底不覺悟、冥頑、閉塞、無組織性來維持自己。

在目前這種實際情形之下，要是不顧事實而祇講「各種可能性」，那簡直是滑稽之至。

農民會奪取一切土地和全部政權，這是可能的。我不但沒有忘記這個可能，不但沒有把我的眼界祇限於今天一天，而且我直接確切規定土地綱領時，還顧到新的現象，即雇農及最貧農與農民業主之間的更刻深的分裂。

但是還有別一種可能：或許農民聽從「社會革命黨」這種小資產階級政黨底勸告；這種小資產階級政黨，受了資產階級的影響，轉向了防守主義，並勸告人民等候立憲會議，雖然直到現在，其召集期限還沒有規定！*

* 爲使人們不能曲解我的話起見，我要事先說明：我無條件地贊成雇農和農民蘇維埃立刻奪取一切土地，但要自己嚴守秩序和紀律，不使機器、房屋、牲畜及絲耆損壞，絕對不要破壞農事和穀類生產，而要增加生產，因爲兵士需要加倍多的糧食，人民不應受餓。

或許農民將保持並繼續與資產階級妥協；目前他們經過工兵代表蘇維埃，非但在形式上，而且在實際上與資產階級實行這種妥協。

有各種不同的可能。假使忘記農民運動和土地綱領，那是莫大的錯誤。但另一方面，假使忘記實際情形，那也是莫大的錯誤，而實際情形告訴我們以妥協的事實；——或用更確切、少帶法律性、而多具經濟階級性的術語來說，便是資產階級和農民實行階級合作的事實。

當這個事實不復成為事實的時候，當農民脫離資產階級，奪取土地以反對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反對資產階級的時候，——那末，這將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新階段，關於這個新階段，那時就會另外去講牠。

假使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因這個未來階段底可能，而忘却他自己在目前，在農民和資產階級妥協時的任務，那他就會變成小資產者。因為實際上，他就會鼓吹無產階級去信任小資產階級（「牠，這個小資產階級，這些農民，還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範圍以內，就應該和資產階級分離」）。他就會因快樂甜蜜的將來之「可能」：農民將來不再做資產階級底尾巴，社會革命黨人，齊赫芝、蔡雷特利、斯節克洛夫將來不再做資產階級政府底附屬品；而忘却不快樂的現在：農民暫時還是資產階級底尾巴，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暫時還是資產階級政府底附屬品和李和夫「陛下身旁的在野黨」（一六）。

我們上面所假設的這種人，極像甘言密語的路易勃朗，甘言密語的考茨基派，但決不像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

但是，我們會不會有陷入主觀主義的危險，會不會有「跳過」尚未完成的（尚未結束農民運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直接進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那種危險呢？

假使我這樣說：「打倒沙皇，建立工人政府」（一七），那末就有這樣的危險。但我所說的，不是這樣而是別個樣子。我說過，在俄國，除工人、僱農、兵士及農民代表蘇維埃外（資產階級政府不計），不能有別政府。我說過，俄國現在的政權，從古契科夫、李和夫等人手裏，祇能轉給這些蘇維埃；但在這些蘇維埃中，佔多數的恰是農民、兵士；倘不按生活上、居住上、職業上的特徵，而按階級的特徵，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名詞來說，那末就是說，佔多數的是小資產階級。

我在自己的提綱中，絕對避免各種越過還未完結的農民運動或一般小資產階級運動的跳躍，避免各種以工人政府「奪取政權」為兒戲的舉動，避免各種白朗基式的冒險；因為我直接指示過「巴黎公社」底經驗。而這個經驗，如大家所知道的一樣，如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和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所詳細地指出過的一樣（一八），完全撤除了白朗基主義，完全保障了多數人公開直接的無條件的統治和羣衆底積極性，祇因為多數人自己作了自覺的發動。

我在提綱中，非常確定地主張在工人、僱農、農民及兵士代表蘇維埃內部爭取影響。為避免發生絲毫疑慮起見，我在提綱中曾兩次着重地指出應該作忍耐的、堅毅的、適合羣衆實際需要的「解釋」工作。

愚夫或馬克思主義底叛徒，如普列漢諾夫這般先生們，

會高喊無政府主義，白朗基主義等等。誰要是願意思索和學習一下，誰就不能不知道，白朗基主義主張由少數人奪取政權，而工人等代表蘇維埃却明明是一種大多數人民底公開直接的組織。在蘇維埃內部爭取影響的工作，不能、簡直是不能陷於白朗基主義。這種工作，也不能陷於無政府主義，因為無政府主義否認在資產階級統治轉入無產階級統治的過渡時期中有國家與國家政權之必要。而我則以絲毫_{不致引起誤會的明確態度}，堅持在這個時期中要有國家；不過根據馬克思底意見和「巴黎公社」底經驗，這種國家不是尋常的資產階級代議制的國家，而是沒有常備軍，沒有與人民對立的警察，沒有駕乎人民之上的官僚的那種國家。

假使普列漢諾夫先生在他的統一報上，聲嘶力竭地高喊無政府主義；那末，這不過再度證明他之脫離馬克思主義罷了。在真理報第二六期上，我曾要求普列漢諾夫來敘述馬克思及恩格斯於一八七一、一八七二、一八七五年關於國家的學說；普列漢諾夫先生作答時，對於這問題底本質一語不提，而僅以忿怒的資產階級底口氣大發咆哮。

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先生，完全沒有懂得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這種不懂底萌芽，在其論無政府主義的德文小冊子上（一九），也已表現出來了。

現在來看，加米萊夫同志在真理報第二七期上的一篇文章中，怎麼規定他與我的提綱及上述意見的「分歧」（一五）。這能幫助我們更確切地說明這些提綱和觀點。

加米業夫同志寫道：「至於列寧同志底總方案，那我們是不能採納的，因為牠的出發點，是承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並且打算到這革命立刻會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這裏，有兩個大的錯誤：

第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結」問題，提得不對。這就是抽象地、簡單地、單色地（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提出這個問題，這種提法不適合於客觀的實際情形。誰要是這樣提出問題，誰要是現在僅僅這樣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否完結了」，那麼他就使自己沒有可能去了解非常複雜的、至少是「兩色」的實際情形。這在理論上是如此。而在實際上，他就無法可想地投降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

事實上，實際情形指示給我們看：一方面，政權過渡到資產階級（普通形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完結」）；他方面，與真正的政府並存的，還有一個「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附屬政府，這後一個「也是政府」，自己曾把政權讓給資產階級，自己曾使自己受着資產階級政府底束縛。

加米業夫同志底舊的布爾塞維克的公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沒有完結」，有沒有概括這種實際情形呢？

沒有。這個公式，已經陳舊了。牠已全不中用了。牠已死了。要努力復活牠，是徒勞無功的。

第二。這是實際的問題。在俄國現在還能否有特別的、脫離資產階級政府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這點我們並不知道。把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建築在不知道的事情底基礎上，是不應該的。

可是，即使這樣的專政還可以實現的話，那麼，達到這一點的道路，祇有一條：立刻堅決地、不回頭地使運動中無產階級共產主義份子脫離小資產階級份子。

爲什麼呢？

因爲整個小資產階級，不是偶然地，而是不可避免地轉向了國家主義（等於防守主義），「贊助」資產階級，依賴資產階級，懼怕和資產階級脫離等等。

假使這個小資產階級現在已經能夠取得政權而不願去取牠，那麼怎樣才能「推動」他們去取得政權呢？

祇有使無產階級的共產黨獨樹一幟，祇有用解脫這些小資產階級卑怯性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才能推動他們去取得政權。祇有不在口頭上而在實際上解脫小資產階級影響的那些無產者底團結一致，才能在小資產階級的腳下，造成這樣的「熱」土，使牠在某種條件之下，不能不奪取政權；古契科夫、密留科夫等（也在某種情形之下）曾贊成齊赫芝、蔡雷特利、社會革命黨人及斯節克洛夫底統一政權和單一政權的局面，這點甚至也是可能的；因爲這些人終究都是「防守派」！

誰要是馬上迅速地、不回頭地使蘇維埃中的無產階級份子（即無產階級的共產黨）脫離小資產階級；那麼，他在兩種可能的情勢之下，都能正確地表現運動底利益：第一種情勢，即俄國還會遇到特別的、獨立的、不服從資產階級的「工農專政」；第二種情勢，即小資產階級不能和資產階級脫離，而將永遠（即在社會主義以前）動搖於我們和資產階級之間。

誰要是在自己的行動上，祇是根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沒有完結」的公式；誰這樣就是担保小資產階級一定能夠脫離資產階級而獨立。誰這樣就是在目前全無辦法地乞憐於小資產階級。

這裏我附帶地指出一點，即關於工農專政的「公式」，不妨回憶我在兩個策略（一九〇五年七月）一書上特別着重說過的話（十二年來之論文集四三五頁（二〇））：

「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和世上一切事物一樣，有牠的過去和將來。牠的過去——是專制制度，農奴制度，君主制度，特權制度……；他的將來——是反對私有制度的鬥爭，僱傭工人反對業主的鬥爭，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

加米業夫同志底錯誤，就在他到了一九一七年，還祇看若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底過去。而這個專政底將來實際上已經開始，因為僱傭工人和小業主底利益及政策實際上已經背道而馳，並且在這樣最重要的問題上，如「防守主義」問題及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問題上已經背道而馳。

現在我要說到加米業夫同志上述議論中的第二個錯誤。他反對我，說我的方案「打算」到「這個（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立刻會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這是不對的。我非但不「打算」到我們的革命會「立刻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而且簡直警告人家不要有這種主張；我曾在四月提綱第八條上聲明：「我們直接的任務並不是」施行「社會主義」。

假使誰打算到我們的革命立刻會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那

麼，他就不能起來反對直接施行社會主義的任務，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不僅如是。即在俄國建立「公社式的國家」（即按照「巴黎公社」式樣而建設的國家），也不能「立刻」就實行，因為這需要在一切（或大多數）蘇維埃中大多數的代表，明白地覺悟到社會革命黨人、齊赫芝、蔡雷特利、斯節克洛夫等等的政策和策略底全部錯誤及害處。而我已十分確切地聲明過，我在這方面，祇「打算」作「忍耐的」解釋（為要取得「立刻」可以實現的變更，那還用得着忍耐嗎？）！

加米業夫同志未免太「性急」了，他重複了資產階級關於「巴黎公社」的成見，好像「巴黎公社」「立刻」就要施行社會主義。實際上並不如是。可惜「巴黎公社」是把施行社會主義的工作過於推延了。「公社」底真正的實質，不在於資產者通常找尋的地方，而在於創立特式的國家。而這樣的國家，在俄國已經產生了，這就是工兵代表蘇維埃。

加米業夫同志並未考察事實，考察現有的蘇維埃底意義，考察蘇維埃在形式上、社會政治性質上與「巴黎公社」國家的相同之點。他不去考究事實，而來說那種我似乎會「打算」「立刻」實現的東西。結果可惜祇是重複了許多資產者底慣技：對於這些迫切的、實際的、生活所提出來的問題，如工兵代表蘇維埃是什麼，按其形式，牠是否高於代議制的共和國，牠是否更有益於人民，牠是否更民主些，牠是否更便利於鬥爭（如補救麵包缺乏的鬥爭）等等問題，

置之不顧，而却把注意力轉移到「打算立刻轉變」這種空的、似乎科學的、但實際上毫無內容的、大學教授式的死問題上去。

這是一個空的、虛設的問題。我所「打算」的，僅僅是並且純粹是：工人、兵士和農民，其應付實際的困難問題，如增加糧食生產，改良分配，改善兵士生活等等問題，都要比官僚和警察應付得好些。

我深信，工兵代表蘇維埃將比代議制的國家，將更快地、更好地實現民衆底自動力（關於兩種國家式樣底比較，在另一信中再行詳述）。牠們將更好地、更實際地、更正確地決定，怎樣可以實行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而且是實行那些步驟。監督銀行，把一切銀行合併爲一，這還不是社會主義，但這是走向社會主義去的一種步驟。德國的地主和資產者今天在採取這種步驟來反對人民。假使工兵代表蘇維埃明天將獲得全部國家政權，那麼牠更會採取這種步驟來爲人民謀福利。

逼迫採取這種步驟的是什麼呢？

饑荒。經濟底破壞。快要臨頭的破產。戰爭底恐怖。戰爭所給與人類的創傷底恐怖。

加米業夫同志文章底結尾，有下列的聲明：「在普遍的討論中，他希望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爲這是革命社會民主黨唯一可能的觀點，因爲社會民主工黨願意保留爲而且應該始終保留爲革命無產階級羣衆底政黨，而不是變爲共產主義者宣傳員底小團體」。

我以為在這些話裏，可以看到他對於目前時局非常錯誤

的估計。加米業夫同志把「羣衆底黨」和「宣傳員底小團體」對立起來。但須知「羣衆」現在正陷於「革命的」防守主義底穢氣中。在這種情勢之下，國際主義者善於抵抗「羣衆的」穢氣，不是比較「願與羣衆留在一起」，即比較共同陷在穢氣之中，要體面些嗎？歐洲各交戰國裏，國家主義者怎樣爲自己辯護，說他們願「與羣衆留在一起」，這點我們難道沒有看到嗎？在某個時候，善於站在少數地位以反對「羣衆的」穢氣，這不是應當的嗎？爲要把無產階級的路線，從「羣衆的」防守主義的及小資產階級的穢氣中解放出來，那末宣傳員底工作現在不正是中心點嗎？無產階級和非無產階級羣衆彼此混合着，沒有分清羣衆內部的階級區別，這正是造成防守主義穢氣的條件之一。輕蔑地說什麼無產階級路線底「宣傳員小團體」，恐怕是說不過去罷。

一九一七年四月

無產階級在我們的
革命中的務任

無產階級在我們的 革命中的任務^(一)

無產階級政黨底綱領草案

俄國現時所處的歷史時期，有下列各種基本特徵：

已發生的革命底階級性

(一) 祇代表那些指揮全部國家機器（軍隊、警察、官吏）的一小羣農奴制地主的舊沙皇政權，已被毀壞和廢除了；但沒有毀壞到底。君主政體，沒有正式消滅。羅曼諾夫輩的狗黨，正在繼續進行帝制的陰謀。農奴主地主底大地產，沒有消滅。

(二) 俄國的國家政權已轉入新階級底手裏，即轉入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了的地主底手裏。在這個程度內，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了。

已經掌握政權的資產階級，和明顯的保皇黨份子締結了同盟；這些份子在一九〇六至一九一四年之間，空前努力地擁護血手尼古拉和校手斯託雷平（如比立憲民主黨人更右的古契科夫和其他政治家）。李和夫輩底資產階級新政府，已企圖而且已開始和羅曼諾夫輩談判關於恢復俄國君主制的

問題了。這個政府，在革命辭句底喧聲中，委任舊制度底擁護者為重要官吏。這個政府，把國家機器底全部機關（軍隊、警察、官吏），交給資產階級，總想把牠改良得越少越好。羣衆行動底革命首創性和民衆自下奪取政權的行動，是革命真正勝利底唯一保障，但新政府已開始竭力加以阻礙。

直到現在，這個政府甚至還沒有規定召集立憲會議的日期。地主的地產制，是農奴主沙皇制度底物質基礎，但新政府並不驚動牠。這個政府，連想也沒有想到要把資本家壟斷的財政機關、大銀行、新提加和卡德爾等等底行動，加以調查、公佈和監督。

新政府中最主要的、左右全局的總長位置（內務總長、軍事總長、即軍警官吏及壓迫羣衆的一切機關底指揮者），均為明顯的保皇黨人和地主大地產制底擁護者所佔據。立憲民主黨人、過去的共和派、不由自主的共和派，祇佔據了對於指揮人民、對於國家政權機關沒有直接關係的次要位置。勞動派底代表和「也是社會主義者」克倫斯基，除以響亮的詞句，癡醉民衆的警惕心和注意力外，差不多絲毫不起什麼別的作用。

由於所有這些原因，所以即在內政上，無產階級也不值得給新的資產階級政府以絲毫的信任，也不應給牠以絲毫的贊助。

新政府底對外政策

（三）因客觀條件的緣故，對外政策現佔首要地位；在對外政策上，新政府和英、法等帝國主義列強聯合，繼續

帝國主義戰爭，來瓜分資本主義賊物，來滅亡弱小民族。

新政府服從俄國資本及其有力的保護者和主人翁，世界上最富的英、法帝國主義資本底利益，不顧俄國各族人民真正的大多數經過工兵代表蘇維埃而最明確地表示出來的那種願望，不曾採取任何的切實步驟去停止為資本來利益而進行的各國人民間的戰爭。就是明知包含掠奪內容（瓜分波斯、掠奪中國、土耳其、瓜分奧大利、奪取東普魯士、剝奪德國的殖民地等等）而使俄國和英、法帝國主義強盜資本聯絡起來的密約，新政府也不予公佈。數百年來，沙皇政府之掠奪和壓迫其他各族人民要甚於其他霸主和暴君，他非但壓迫，並且污辱和惡化了大俄人民，使他變為其他各族人民底劊子手；這樣的沙皇政府所訂的條約，新政府却予以批准了。

新政府批准這些可恥的和強盜式的條約以後，不顧俄國各族人民大多數經過工兵代表蘇維埃而明白提出的要求，不向各交戰國人民作立刻議和的提議。他作了許多冠冕堂皇、表面上有聲有色而實際上全無內容的宣言和辭句來敷衍；而在資產階級的外交家口中，這樣的宣言和辭句，總是用來欺騙被壓迫人民中輕信的和幼稚的羣衆。

（四）所以，在對外政策上，對於新政府非但不值得給以絲毫信仰；而且就是向他提出要求，叫他表明俄國各族人民趨向和平的意志，叫他放棄併吞政策等等，實際上祇是欺騙羣衆，使羣衆懷着不能實現的希望，阻滯羣衆意識底啓發，間接使羣衆容忍戰爭之繼續；而這種戰爭底真實的社會性，不是靠好心的希望來決定，而是要否進行戰爭的政府底

階級性，這個政府所代表的階級與俄、英、法等國帝國主義政財資本的關係，這個階級所採取的實際政策等等來決定的。

特殊的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及其階級意義

(五) 我們革命最主要的特徵，最須要加以深思熟慮的特徵，即是在革命勝利後最初幾天內所形成的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這種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表現於兩個政府底存在上：一個是主要的、真正的、實際的資產階級政府，即李和夫輩底「臨時政府」，牠擁有全部政權機關；另一個是補充的、附屬的、「監督的」政府，即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牠並不擁有國家政權機關，可是直接依靠於顯然無疑的大多數人民，依靠於武裝的工人和兵士。

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底階級來源及其階級意義，就在於一九一七年三月的俄國革命，不但廢除了整個沙皇的君主制，不但把全部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並且還完全進到了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地步。彼得格勒的和其他的地方工兵代表蘇維埃，正是上述這些階級底這種專政（即不依靠於法律而靠依於武裝民衆底直接力量之政權）。

(六) 俄國革命第二個非常重要的特徵就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證諸各種事實却獲得大多數地方蘇維埃底信仰；但牠自願把國家政權轉給資產階級及其臨時政府，自願把首位讓給臨時政府，同牠訂立關於贊助牠的協定，祇

以考察和監督立憲會議底召集爲己任（立憲會議底召集期，臨時政府至今還沒有發表）。

這種非常特殊的、在歷史上從未見過這樣的形式的情況，會使兩個專政相互合地錯綜起來；這兩個專政，即是資產階級專政（因爲李和夫輩底政府，是一種專政，就是說不依靠於法律、亦不依靠於民意底預先表現、而依靠於強力奪取的一種政權，而且實現這種奪取的，是一定的階級，即資產階級）和工農專政（工兵代表蘇維埃）。

毫無疑義的，這種「錯綜」，是不能長久維持下去的。一國內不能有兩個政權。其中有一個，一定要消滅；俄國整個資產階級已在各處竭盡其力，用各種方法來排除、削弱和消滅工兵代表蘇維埃，來形成資產階級單一政權的局面。

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祇是表現革命發展中的過渡時期，此時革命已超出普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範圍，但還沒有進到「純粹的」工農專政。

這個過渡的、不穩定的情勢之階級意義（和階級說明）如下：我們的革命和其他一切革命一樣，會要求羣衆在與君主制度的鬥爭中表現莫大的英勇氣概和犧牲精神，並且立刻把空前衆多的常人，捲入了運動。

在「常人」中間，進而積極地、自動地、活躍地參加政治生活，參加國家建設的人，其數量非常迅速地、急轉地、厲害地增加起來；這種情形，是一切真正革命底主要的、科學的以及有實際政治意義的標誌之一。

俄國也是如此。俄國現時正在沸騰起來。十年來在政治上昏眠不醒、在政治上因沙皇的慘酷壓迫、因替地主和

廠主作苦工而閉塞的千百萬羣衆，已經覺醒起來而參加政治生活了。這千百萬人是誰呢？大部份是小業主，小資產者，即站在資本家和僱傭工人之間的那些人。在歐洲各個國家中，俄國是最富於小資產階級性的國家。

洶湧的小資產階級的浪潮，浸濕了一切，牠非但在數量上、並且在思想上也壓倒了覺悟的無產階級；就是說，很多的工人，都被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觀點所薰染了和籠罩了。

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是業主式的，而不是無產階級式的（指他在社會生產中所佔的地位而講）；在生活上，牠依靠資產階級，在思想上，牠也是跟着資產階級走的。

對於資本家，即對於和平和社會主義底最凶惡的敵人，採取信任的不覺悟的態度——這就是俄國羣衆現時政策底特點，這就是歐洲各國中最富於小資產階級性的一個國家底社會經濟基礎上以革命速度產生出來的現象。這就是臨時政府和工兵代表蘇維埃之間「妥協」底階級基礎（我要着重指出：我所指的與其說是形式上的妥協，不如說是事實上的贊助，默認的妥協，信任的不覺悟的讓出政權）；這種妥協，給了古契科夫輩以一塊肥肉，以真正的政權，而蘇維埃底博得克倫斯基輩底允諾、寬待（暫時的）、籠絡、空話、擔保和假客氣。

俄國無產階級人數底不足，其覺悟性和組織力底不足，——就是這件事情底另一方面。

一切民粹派的政黨，直至「社會革命黨」，都是小資產階級性的；「組織委員會」底黨（齊赫芝、蔡雷特利等）也

是一樣；非黨的革命者（斯節克洛夫等）也同樣隨波逐流，或是沒有抵擋、沒有來得及抵擋這種浪潮。

從上述情形中產生出來的策略之特點

（七）對於應該顧到客觀事實、顧到羣衆和階級而不是顧到個人等等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上述的實際情形底特點中，就應產生出現時策略底特點。

這種特點提出了一個首要的任務：「把酸醋和胆汁灌入革命民主辭句的甜水中」（好像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一位同志切奧道洛維赤在昨天彼得格勒鐵路職員工人代表大會上所講的，這話講得非常中肯）。進行批評的工作，解釋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底小資產階級政黨底錯誤，準備和團結自覺的無產階級共產黨底份子，把無產階級從「一般的」小資產階級的瘴氣中，拯救出來。

這初看好像「祇是」一種宣傳的工作。實際上，這是最實際的革命工作。革命之所以停頓，所以為空話所塞住，所以留在「原地」，不是由於外界的阻礙，不是由於資產階級底暴力（古契科夫現在暫時還祇以採用暴力反對兵士羣衆相威脅），而是由於羣衆信任臨時政府的那種不覺悟性；因此不作這種工作，就不能推動革命前進。

祇有和羣衆信任臨時政府的那種不覺悟性作鬥爭（而與牠鬥爭，可以並且應該祇是在思想上，用同志態度說服他們，指出實際生活底經驗），我們才能從橫行一時的革命辭句中解放出來，而真正推進無產階級底意識，推進羣衆底意

識，以及推進當地羣衆奮勇和堅決的自動力，自由、民主及土地民有原則之自行實現、發展和鞏固。

(八) 全世界上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政府底經驗，創造了兩種壓迫人民的方法。第一種就是暴力。[■] 尼古拉第一（鞭笞的尼古拉），尼古拉第二（殺人的尼古拉），把這種殺人方法中可能和不可能最高限度，都表現給俄國的民衆看了。但此外還有別種方法，英、法的資產階級經過多次偉大革命和革命運動底「教訓」後，把這種方法創造得最好。這種方法即是：欺騙，籠絡，講空話，給無量數的約言，賞給小的賄惠，讓出不重要的而保持重要的。

俄國現時底特點，——即在於由第一種方法，非常迅速地轉到第二種方法，由暴力凌辱民衆轉到籠絡民衆，以空洞的約言來欺騙民衆。貓聽着鷹廚子演說而大啖其肉*。

密留科夫，古契科夫掌握着政權，保護資本家底利潤，爲着俄國和英、法資本家底利益，進行帝國主義的戰爭，——以允諾、宣言、動人的聲明來答覆齊赫芝、蔡雷特利、斯節克洛夫這般「廚子」底演說；這些廚子在作威脅、訓誡、詛咒、懇請、要求、申言……但是，貓聽着廚子演說而大啖其肉。

民衆底信任的不覺悟和不覺悟的信任心，將日益消失，尤其在無產階級和最貧農方面，因爲實際生活（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教導他們不要相信資本家。

小資產階級底領袖「應該」教導民衆去信任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應該教導民衆去不信任。

* 此語出自俄國的一種故事。（校者）

革命防守主義及其階級意義

(九) 「差不多一切」都被浸透的小資產階級浪潮，其最大最鮮明的表現，應該承認是革命防守主義。牠正是俄國革命往前發展和勝利底最兇惡的敵人。

誰要是在這一點上隨波逐流而不會擺脫，誰對於革命已經是不中用了。但是羣衆之隨波逐流，却與領袖不同，他們之擺脫潮流，也不相同；也要經過不同的展發過程，採取不同的方法。

革命防守主義，一方面是資產階級欺騙羣衆的結果，是農民和一部分工人信任的不覺悟底結果；他方面是小業主利益和觀點之表現，因為，小業主在某種程度上對於併吞政策和銀行利潤發生興趣，他「神聖地」保守着沙皇政府底傳統（沙皇政府用屠殺其他各族人民的方法惡化了大俄羅斯人）。

資產階級利用革命底光榮，把事情描寫得這樣：好似因為發生了二月革命，因為由古契科夫、密留科夫底幾乎的共和國代替了沙皇的君主制，於是戰爭底社會政治性質，在俄國方面就變更了。民衆也就相信了（暫時的），這大部份是因為舊的習慣，迫得他們除大俄羅斯人以外，把俄國其他各族人民都看作大俄羅斯人底財產和地盤。沙皇制度向大俄羅斯人施行下流的蠱惑，曾教導大俄羅斯人把其他各族人民都看作什麼下等的、「照理」應屬於大俄羅斯的東西；這種蠱惑，曾不能立刻消滅。

我們要善於向羣衆解釋，說戰爭底社會政治性質，不是由個人、團體或甚至各族人民底「好意」來決定的；而是由進

行戰爭的這個階級底地位，這個階級的政策（戰爭就是這種政策底繼續），資本底連繫（資本是現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經濟力量），國際資本底帝國主義性質，俄國之依賴英法等國——財政上、銀行事業上、外交上的倚賴等等來決定的。要精巧地，用羣衆所能了解的話來解釋這一點，這不是容易的事，在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不犯錯誤而立刻會做到這一點。

但是我們宣傳底方向，或是正確些說，我們宣傳底內容，應該如此，並且祇能如此。如果對於革命防守主義作絲毫的讓步，那麼不管用怎樣漂亮的辭句，怎樣「實際的」理由來作辯護，總是販賣社會主義，完全放棄國際主義。

「打倒戰爭」這一個口號，自然是對的；但牠沒有顧到目前任務底特點，沒有顧到目前必需用別種方法去接近廣大的羣衆。這個口號，據我的意見，好似「打倒沙皇」這個口號一樣；「過去良好時期」底不機巧的鼓動家，帶了打倒沙皇的口號，簡單地直接地走到鄉村裏去，結果受了打擊。革命防守主義底羣衆代表，是善良的，——所謂善良並不是指個人，而是指階級而言，就是說，他們所屬的階級（工人和最貧農），從併吞事業和滅亡外族人民的事業中，實在是得不到便宜的。他們不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先生們那樣，這些先生們明知不放棄資本主義底統治，決不能放棄併吞政策，而用漂亮的詞句，無分寸的允諾，無數的約言來無恥地欺騙民衆。

防守主義底羣衆代表，以常人態度簡單地觀察事情：「我不願併吞，但德國人却侵犯了我，因此我所擁護的是

合法的事情，而不是什麼帝國主義的利益」。對於這種人，我們應該向他再三解釋，說事情不在於他個人的願望，而在於羣衆的、階級的和政治的關係及條件，而在於戰爭與資本利益及國際銀行集團的聯繫。祇有這樣反對防守主義，才算認真，才可預期勝利；這種勝利，或許不是很快，但總是可靠和穩固的。

怎樣才能結束戰爭？

(一〇) 戰爭不能「依照願」而結束。一方面底決定是不能結束戰爭的。「鎗頭插地」(借用一個防守派兵士的話)，也不能結束戰爭。

在防守派、半防守派、半國際主義派報上的文章以及工兵代表蘇維埃無數決議和宣言中的那些辭句：如各國社會主義者底「協定」，全世界無產階級底「發動」，各國人民底「意志」等辭句，也不能結束戰爭，——所有這些辭句無非是小資產者空洞的幼稚的好意的希望。比這些辭句，如「表明各國人民和平「意志」」，「無產階級依次作革命發動」(俄國無產階級以後，就是德國無產階級)等等更有害的東西，再也沒有的了。這是路易勃朗主義，這是甜密的幻想，以「政治運動」為兒戲，實際上祇是重演讓貓吃肉的故事。

雖然戰爭無疑地祇是為着資本案強盜底利益而進行的，祇使他們發財，但戰爭並不是因為資本案強盜底惡毒意志而產生的。戰爭的產生，由於半世紀來世界資本底發展，由於世界資本底無數線索和聯繫。如不推翻資本案底政權，不

使國家政權轉入別個階級（無產階級）手中，那就不能解脫帝國主義戰爭，不能得到民主的非暴力的和平。

一九一七年俄國的二月三月革命，是把帝國主義戰爭變成國內戰爭的開始。這次革命作了達到停止戰爭的第一步。但祇有第二步，才能擔保戰爭底停止，這第二步就是：國家政權轉入無產階級手中。這將是全世界上「衝破戰線」——衝破資本利益的戰線底開始，祇有衝破這條戰線之後，無產階級才能使人類脫離戰爭底恐怖，給人類以穩固的和平底幸福。

俄國革命，創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之後，已經使俄國無產階級完全逼近了這種「衝破戰線」的地步。

在我們革命中生長起來的新式國家

（一）大多數人不僅向未明瞭工農兵等代表蘇維埃底階級意義及其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並且還不了解牠是一種新形式的國家，正確些說，新式樣的國家。

資產階級國家中最完善和先進的式樣，便是代議制的民主共和國：政權屬於國會；國家機器和管理機關都是通常的；常備軍，警察，官吏等；官吏實際上是不更換的，他們居於特權地位，居在人民之上。

但是從十九世紀末期開始的革命時代，提出一種最高式樣的民主國家；據恩格斯底說法，這種國家，在有幾點上已經不成其為國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那種國家了」（二）。

這就是「巴黎公社」式的國家；牠以人民自身的直接武裝，代替凌駕於人民之上的軍隊和警察。「巴黎公

社」底實質，就在於此。資產階級的作者，曾謾罵和誹謗「巴黎公社」，硬說牠要立刻「施行」社會主義，其實這是錯誤的。

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正是開始了建設這種式樣的國家。由全俄人民代表立憲會議或蘇維埃總委員會聯合起來的工農兵等代表蘇維埃共和國——這就是在俄國現在已經施行於實際生活的新式國家；牠的實現，是由於千百萬民衆底主動，他們按照自己的意思，自動創立民權，不等待大學教授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寫成資產階級代議制共和國底法律草案，也不等待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的老學究們，如普列漢諾夫或考茨基這般先生，放棄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曲解。

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不同的地方，即在馬克思主義承認，在一般的革命時期中，特別是從資本主義轉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中，必需有國家和國家政權。

馬克思主義和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等先生的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不同的地方，即在馬克思主義承認在上述時期中，不要那種尋常的代議制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而要「巴黎公社」那樣的國家。

後一種式樣的國家和舊式國家間的主要差別如下：

從資產階級代議制共和國回復到君主國，這很容易（歷史已經把這點證明了），因為由軍隊警察官僚所組成的整架機器，依舊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而公社及工農兵等代表蘇維埃則打碎和消滅這架機器。

代議制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限制和壓迫羣衆底獨立政治

生活，羣衆自下而上的對於全部國家生活民主建設的直接參加。工兵代表蘇維埃，正是相反。

工兵代表蘇維埃重新造出「巴黎公社」所創造的那種式樣的國家，馬克思稱這種式樣為終究發現了的「可在經濟上解放勞苦羣衆的政治形式」（二三）。

人們通常反對說：俄國的人民，還沒有發展到「施行」「公社」制度的程度。這是農奴主底論調，農奴主曾說道：農民還沒有發展到享受自由權的程度。「公社」，即工農代表蘇維埃，決不「施行」，不想「施行」；而且也不應該施行在經濟實情和大多數人民意識中都絕對沒有成熟的任何改革。經濟上的破壞和戰爭所產生的危機，越是利害；則對於最完善的政治形式的需要，也愈是迫切，這種形式便於醫治戰爭給與人類的厲害創傷。俄國人民底組織經驗愈少，人民本身（而不只是那些享受「肥缺」的資產階級政客官僚）底組織上的建設工作，就愈應堅決進行。

我們把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等先生所曲解的冒牌馬克思主義底舊成見，拋棄得愈快，我們愈將努力幫助人民立刻在各處建設工農代表蘇維埃和把全部生活奪到自己手中，李和夫等先生愈將推延立憲會議底召集，則人民愈將容易作一選擇（經過立憲會議，或者李和夫輩如果久不召集立憲會議，那末就不經過立憲會議），而歸附於工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人民本身新的組織上的建設底錯誤，在開始時是不能避免的；但是，犯着錯誤而走向前去，總比等待李和夫先生召集法律家教授們去起草關於召集立憲會議、永遠保持代議

制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和消滅工農代表蘇維埃等等的法律，是要好些。

假使我們能夠組織起來，並且善於進行自己的宣傳；那麼不但無產者，就是十分之九的農民，也會起來反對警察底恢復，反對永不撤換的和擁有特權的官吏，反對脫離人民的軍隊。而新式國家底實質也僅在於此。

(一二) 以民警代替警察——這種改革是從全部革命過程中產生的，並且在俄國大多數地方，已實施起來了。

我們應該向羣衆解釋，說在大多數通常形式的資產階級革命中，這種改革曾是非常短命的；就是最民主最共和的資產階級，也恢復了舊的君主制的警察，這警察和人民隔絕，受資產階級所指揮，能從各方面壓迫民衆。

要不使警察恢復，祇有一種方法：建立全民的民警，把牠和軍隊融合起來（以民衆的全體武裝，代替常備軍）。從十五歲到六十五歲的男女公民，都應一律參加這種民警的工作（假使上述所規定的年齡可以決定青年及老人底參加的話）。僱傭工人和傭僕等在民警中服公務時，資本家應給以工資。如果不吸收婦女，不但吸收來獨立參加一般的政治生活，並且吸收來參加經常的人人應當擔任的公務；那麼不要說社會主義，就是完全的和堅固的民主主義也都說不上。如照顧病人、照料無歸宿的小孩、注意飲食衛生等等這些「警察」職務，如果婦女沒有在實際上（而不是祇在紙面上）享受平等權利；那就根本不能滿意地執行。

不使警察恢復，吸引全體民衆的組織力量來建設人人充

當的民警，——這就是無產階級爲保護、鞏固和發展革命起見所應該給與羣衆的任務。

土地綱領與民族綱領

(一三) 現在我們不能確切地知道，在最近的將來，俄國農村中是否爆發強烈的土地革命。農民中間，一方面有僱農、僱傭工人和最貧農（「半無產者」），他方面有富農和中農（資本家和小資本家），這兩者之間的分化，近來無疑地是更加厲害了；我們不能知道，這種分化究竟深到何種程度。祇有經驗，才會解決而且能夠解決這樣的問題。

可是，爲着俄國農民土地革命利益計，我們無產階級政黨，不但無條件地應該立刻提出土地綱領，並且還應該宣傳立刻可以實現的實際辦法。

我們應該要求一切土地底國有，就是說把國內一切土地，變成中央國家政權底財產。這個政權，應該規定移民土地之大小等等，規定保護森林，改良農事等等的法律，絕對禁止土地所有者（國家）及其他戶（業主）之間有任何的媒介（禁止土地底任何轉租）。但土地底一切處理權和土地領有及土地使用底地方條件之一切規定，都完全不應該操在官僚們手裏，而應該操在州的和地方的農民代表蘇維埃手裏。

爲提高穀類生產底技術和增加生產底範圍起見，爲發展合理化的大規模的農莊和提高社會對於牠們的監督起見，我們應在農民委員會內部爭得這點：在僱農代表蘇維埃底監督之下，把每個沒收來的地主田莊，組織爲巨大的模範農莊。

在社會革命黨人中間，特別是在關於「消費」率、「勞

動」和「土地社會化」等等的空談中，籠罩着小資產階級的辭句和政策；無產階級政黨却與之相反，牠應該解釋，說小經濟制度，在商品生產之下，不能使人類解脫羣衆底貧窮和壓迫。

無產階級政黨，並不立刻和一定分裂農民代表蘇維埃；而應該解釋，必需要特別的僱農代表蘇維埃和特別的最貧農（半無產者）代表蘇維埃，或至少要有那些具有這種階級地位的代表之特別的經常的會議，當作一般農民代表蘇維埃裏面獨樹一幟的黨派或政黨。如果不這樣做，那麼民粹派底一切小資產階級的甜蜜辭句（說什麼一般的農民），都將是富農欺騙貧苦羣衆的護符；而這種富農，祇是各種資本家中的一種而已。

許多社會革命黨人和工兵代表蘇維埃，進行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或純粹官僚式的宣傳，勸導農民在未召集立憲會議以前，不要奪取地主土地，不要開始土地改革；無產階級政黨却與之相反，牠應該號召農民根據各地農民代表蘇維埃底決定，立刻自動地實行土地改革，立刻沒收地主的土地。

這裏特別重要的，就是堅持必須增加食品底生產，以供給戰線上的兵士和城市，堅持絕對不准對牲畜、工具、機器和建築物等等有任何的損壞。

（一四）在民族問題上，無產階級政黨首先應該堅持：爲沙皇政權所壓迫、所強力合併或強迫牽制於國界內的（即被併吞着的）各民族，都應宣布並立刻實行與俄國分立的完全自由。

假使不去真正實現分立的自由，那麼什麼放棄併吞政策

的聲明和宣言，都是資產階級對於民衆的欺騙，或是小資產階級好意的希望。

無產階級政黨，努力於建設儘可能大的國家，因為這對於勞苦羣衆是有利的；牠努力於實現各民族接近和向前的融合，但牠想達到這個目的方法，不是暴力，而純粹是各民族工人和勞苦羣衆之間自由的和友誼的聯合。

俄羅斯共和國是民主化，牠愈是有成效地組織成爲工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那末，吸引各民族勞苦羣衆自願歸附此種共和國的力量，也愈是強大。

分立底完全自由，最普遍的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詳細規定的少數民族權利底保障——這就是革命無產階級底綱領。

資本家銀行與新提加底國有

（一五）無產階級政黨，在小農國內，當極大多數人民還沒有覺悟到社會主義革命之必要時，決不能企圖「施行」社會主義。

可是，只有以「幾乎是馬克思主義的」辭句爲掩飾的資產階級詭辯家，才能從這個真理中替這樣的政策作辯護：這種政策推延實際上已經完全成熟的緊急的革命辦法；而這些辦法，在戰時往往已爲有些資產階級國家所實行，而且爲着預防近在目前的全盤的經濟破壞及饑荒起見，乃是絕對必要的。

這種辦法，如土地國有，資本家一切銀行和新提加底國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蘇維埃來立刻加以監督等等，這並不是「施行」社會主義，應當無條件地加以堅持，並且應當盡

可能地用革命方法來加以實現。這些辦法，只是走向社會主義去的步驟，且在經濟上完全可以實行；如不採用這些辦法，那麼要醫治戰爭所產生的創傷，預防快要臨頭的破產，都是不可能的；資本家和銀行家正是「靠戰爭」而特別大發其財，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是永遠不怕侵犯這些資本家和銀行家底空前高額的利潤的。

社會主義國際內的實況

(一六) 俄國工人階級底國際義務，現在正是特別厲害地佔着首要地位。

現在不宜誓相信國際主義的，只有懶漢；就是國家主義派防守主義派，就是普列漢諾夫先生和波特列索夫先生，就是克倫斯基，也自命為國際主義者了。所以無產階級政黨，愈應該十分明確地、確切地、肯定地用實際上的國際主義去和口頭上的國際主義對立。

向全世界工人發表空洞宣言，空說自己盡忠於國際主義，企圖直接或間接規定各交戰國無產階級革命發動底「次序」，企圖在各交戰國社會黨人間訂立關於革命鬥爭的「協定」，忙碌於召集社會黨大會以便從事和平運動，以及其他等等，——這種思想、企圖和計劃，無論其作者如何誠實，但從其客觀意義上說來，都只是一些空話，最多也只是一種幼稚的善良的希望，只能掩飾國家主義者對於羣衆的欺騙。法國的社會國家主義者，早已高呼空前響亮和動聽的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的辭句；但同時却實行空前可恥的對於社會主義和「國際」的叛變，加入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政府，投

票贊成戰費案或贊成公債（如傑齊赫芝、斯科比列夫、蔡雷特利、斯節克洛夫等近來在俄國所幹的那樣），反對本國的革命鬥爭等等；他們在國會主義的投機專業上，其手段可稱為最狡猾而最老練了。

好人常常忘記世界帝國主義戰爭底殘暴和凶惡的境況。這種境況，不容許空談，牠嘲笑着幼稚的甜密的希望。

實際上的國際主義，只有一種：即不怕犧牲地工作，以發展本國的革命運動和革命鬥爭，並幫助（以宣傳、同情、物質上的幫助）各國（無一國例外）同樣的鬥爭；同樣的路線，而且只能幫助這種鬥爭。

除此以外，其餘都是欺人之談和曼尼洛夫式的夢想（二四）。

戰爭發生以後兩年多，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在各國造成了三種派別；誰要是不切實承認有這三種派別，切實分析牠們；切實為真正的國際主義派作澈底的爭鬥，誰就是自陷於軟弱無力、無辦法和錯誤之中。

三種派別如下：

（1）社會國家主義派，即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國家主義者；這些人，承認在帝國主義戰爭中（首先是在現在的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護祖國」。

這些人是我們的階級敵人。他們已經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

各國正式社會民主黨底正式領袖們，大多數都是如此。俄國的普列漢諾夫這般先生們，德國的謝德曼輩，法國的倫諾德、黑德、山巴等，意大利的比梭拉底等（二五）；英國

的海德曼、費邊派和「工黨派」，瑞典的勃朗亭等，荷蘭的特魯爾斯脫和他的黨，丹麥的斯多寧和他的黨（二六），美國的伯格爾及其他「保護祖國派」（二七）。

（2）第二派人，即所謂「中派」，這些人搖擺於社會國家主義者和實際上的國際主義者之間。

「中派」宣誓，說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說他們贊成和平，贊成多方「逼迫」政府，贊成多方「要求」本國政府去「表明人民底和平意志」，贊成各種各樣的和平運動，贊成不併吞的和平等等，——同時也贊成和社會國家主義者的和平。「中派」贊成「統一」，「中派」反對分裂。

「中派」是善良的小資產階級的空談家，口頭上是國際主義派，實際上是胆小的機會主義派和社會國家主義者底僕從。

問題底焦點，即在「中派」不相信必需以革命來反對本國政府，不宣傳革命，不進行堅決的革命鬥爭，而製造最卑鄙的——好像極帶有「馬克思主義」口吻的——放棄革命的遁辭。

社會國家主義者，是我們的階級敵人，是工人運動中的資產者。他們代表一定的工人底階層、集團，這些工人客觀上為資產階級所收買（高等工資，尊貴地位等），幫助自己資產階級掠奪和壓制弱小民族，幫助資產階級為瓜分資本主義贓物而鬥爭。

「中派」是為腐敗的合法性所腐化了的、為國會主義等環境所弄壞了的老頑固派，是慣坐高貴位置和慣作「平安」

工作的官僚們。在歷史上和經濟上講來，他們並不是一種特殊階層；當工人運動從已過去的階段，從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的階段（這個階段，給無產階級以許多寶貴的經驗，特別是對無產階級所必需的一種藝術：緩慢地、堅毅地、繼續不斷地、廣泛地和最廣泛地進行組織工作）轉到新的階段時（這個階段，從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發生以來，在客觀上已成為必需的了；這次戰爭，展開了社會革命底紀元），他們就是這時候內的過渡東西。

「中派」底主要領袖和代表是考茨基，他是「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中最有威望的人物，是完全曲解馬克思主義的人物底榜樣，是絕頂無氣節的人物底榜樣，是一九一四年八月以來最可憐的搖動和叛變的人物底榜樣。中派在德國有考茨基、哈薩、列德堡和國會內的所謂「工人友誼社」；在法國有郎格、普列斯曼和一般的所謂「少數派」；在英國有斯艦頓、麥克唐納爾及其他許多獨立工黨和一部份英國社會黨底首領；在美國有喜爾維特等；在意大利有都拉底、特列佛斯、莫其良尼等；在瑞士有格里姆等；在奧大利有維克多、阿得萊之流；在俄國有組織委員會，阿雪洛德、馬爾託夫、齊赫芝及蔡雷特利等等。

很明顯地，單個的人物，有時不知不覺地從社會國家主義底立場轉到「中派」底立場，或是從中派底立場轉到社會國家主義底立場。每個馬克思主義者都知道，不管個人從一個階級自由轉到別個階級，但各個階級總是各不相同；同樣，在政治生活上，不管個人從這一派自由轉到那一派，不管他們企圖和努力融合各派，但各個派別總是各不相同。

(3) 第三派是實際上的國際主義者，「齊美瓦德左派」最能切近表現他們的主張（在附錄內，我們將轉載他們在一九一五年九月所發的宣言，以便讀者能夠根據真正的文件而了解這派底產生）（二八）。

主要的特點，就在他們和社會國家主義及「中派」完全破裂。他們和自己的帝國主義政府，和自己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進行不怕犧牲的革命鬥爭。他們的原則：「主要的敵人，是在本國」。無情地反對社會和平主義者（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事實上的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夢想不要推翻資產階級的壓迫和統治而獲得永久的和平）的甜蜜辭句和各種遁辭，這些遁辭否認在與這次戰爭的聯繫中，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可能性或適宜性、或及時性。

這派最有名的代表：在德國是「斯巴達團」或「國際社」，卡爾·李卜克內西即為其一員。李卜克內西是這派的和新的真正無產階級「國際」底最有名的代表。

李卜克內西曾經號召德國底工人兵士倒戈反對自己的政府。李卜克內西，在國會講台上曾經公開地這樣號召。以後，他就跑到卜特司達場上（柏林最大空場之一）向遊行羣衆散發秘密印刷的宣言，號召「打倒政府」。他於是被捕，被罰作苦工。他現在坐在德國的苦工監獄裏，而德國數百（倘不是數千的話）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也都因反對戰爭而坐牢獄內。

李卜克內西在演說與信札上，不但與本國的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之流（即謝德曼、李蓬、達維特之流），並

且還與本國的「中派」，與本國的齊赫芝、蔡雷特利輩（即考茨基、哈薩、列德堡之流）作過無情的鬥爭。

一百一十個國會議員中，只有李卜克內西和他的朋友奧多·魯列會破壞了紀律，毀壞了和「中派」及國家主義者的「統一」；反抗了全體議員。李卜克內西一人代表了社會主義、無產階級事業、無產階級革命。其餘一切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借用盧森堡（她也是「斯巴達團」底會員和領袖之一）底正確的話來說，已成爲爛屎了。

德國另一個實際上的國際主義者的團體，是布立門的工人政治報。

在法國，最接近於實際上的國際主義者的，有羅里歐和他的朋友（布德龍和麥爾赫已陷於社會和平主義）；以及日內瓦發行明天雜誌的法國人基爾波；在英國，有工學主義者報和不列顛社會黨及獨立工黨底一部份黨員（如略賽曾公開號召與已經叛賣社會主義的領袖們作分裂）；蘇格蘭的國民教師社會主義者馬克林，因幹反對戰爭的革命鬥爭，曾爲英國資產階級政府罰作苦工；英國數百社會主義者，也因這種罪名而坐牢。他們，而且只有他們，才是實際上的國際主義者；在美國，有「社會工黨」和在機會主義的「社會黨」內部發行（自一九一七年一月開始）國際主義者雜誌的那些份子；在荷蘭，有發行論壇報的「論壇派」（班業苦克、格曼、郭泰、文可伯、羅蘭霍利斯特）；在齊美瓦德會議上他們曾是中派，現在歸到我們方面來了；在瑞典，有少年黨或左派黨，以林特哈根、納爾曼、卡爾遜、司得立姆、赫龍特等爲領袖，赫龍特曾在齊美瓦德會議上親身參加建立「齊美

瓦德左派」的工作，現因進行反對戰爭的革命鬥爭，被捕入獄；在丹麥，有特禮兒及其朋友，他們退出了斯多寧總長所領導的完全變成資產階級政黨的「丹麥社會民主黨」；在保加利亞，有「吉史涅克」；在意大利，最接近於國際主義的有社會主義黨書記拉撒里和中央機關報前進編輯舍拉底；在波蘭，有拉迪克、甘業茨基及其他統一於「透彌管理委員會」之下的社會民主黨領袖；此外還有盧森堡、提史科及其他統一於「總管理委員會」之下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在瑞士，有一些左派，他們草就了「全體表決」底理由書（一九一七年一月）來和本國的社會國家主義者和「中派」爭鬥，他們在台黎的蘇黎支區社會黨大會上（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一日），提出了反對戰爭的原則上革命的決議；在奧地利，有佛利特、阿得萊底左派青年朋友，其中屬部地曾在維也納的「馬克思俱樂部」內活動；這俱樂部，現在已為奧地利最反動的政府所封閉，奧地利政府因阿得萊英勇地——雖然是冒昧地——槍擊總長，正在追究他。

事情並不在色彩底濃厚上，這種色彩底濃厚，就在左派中間也是有的。事情是在派別上。在可怕的帝國主義戰爭底時代，要作實際上的國際主義者，不是容易的事，這就是問題底全部實質。這樣的人很少，但是社會主義底整個將來，却只在他們身上，只有他們是羣衆底領袖，而不是惡化羣衆的人。

在帝國主義戰爭底環境下，社會民主黨人內部和一般的社會主義者內部改良派與革命派底分別，客觀上必然起了變化。誰要是僅向資產階級政府「要求」締結和約或「表明

各國人民底和平意志」等等；雖實際上就陷於改良觀點。因為戰爭問題，客觀上祇是一個革命問題。

要從戰爭轉到民主的非暴力的和平，轉到各國人民底解放，使之解脫那「靠戰爭」而發財的資本家老爺們底無數萬萬利息之盤剝，——要做到這點，除無產階級革命外，再沒有其他出路了。

對於資產階級政府，可以而且應該要求各色各樣的改良；但爲要不陷於夢想主義和改良主義起見，就不能要求爲資本帝國主義底千百條繩索所細扎着的這些人們和階級斬斷這些繩索；而不斬斷這些繩索，則關於用戰爭來反對戰爭的這一切話，都是空洞的騙人的辭句。

「考茨基派」，「中派」，是口頭上的革命者，實際上的改良主義者；是口頭上的國際主義者，實際上的社會國家主義者底幫手。

齊美瓦德國際之破產，——必須

建立第三國際

(一七) 「齊美瓦德國際」，一開始就站在動搖的、「考茨基派」的、「中派」的立場上；因此齊美瓦德左派就不得不立刻劃清界限，獨樹一幟，而發表自己的宣言（在瑞士用俄文、德文、法文刊印）。

「齊美瓦德國際」底主要缺點，其破產（因牠在思想和政治上已經破產）底原因，就是在最主要的問題上猶疑不決；這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和社會國家主義以及和海牙（荷蘭）社會國家主義的老國際（以高德威爾、九思曼等爲

首)完全分裂的問題，即實際上足以決定一切的問題。

在俄國有人還不知道，「齊美瓦德國際」的多數，正是考茨基派。但這個主要事實，是不能不顧到的，並且在西歐已爲人所共知了。就是國家主義者，德國極端的國家主義者，極端國家主義的海姆尼茨報之主筆，極端國家主義的巴烏斯的警鐘報之職員蓋立曼（自然是「社會民主黨人」，並且是拚命主張社會民主黨「統一」的人），也不得不在報上承認：中派或「考茨基派」和齊美瓦德的多數，是一個東西。

在一九一六年末，一九一七年初，完全確定了這個事實。不管昆泰爾的宣言，怎樣斥責社會和平主義；但整個「齊美瓦德國際」的右派，整個「齊美瓦德國際」的多數，都陷於社會和平主義之中了。考茨基及其同伴，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二月的許多演說中，已有這種表現；法國的布德龍和麥爾赫，和社會國家主義者一致贊成社會黨大會（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及「勞動總會」大會（即是法國工會全國的組織，也召集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底和平主義的決議*；意大利的都拉底及其同黨也是如此；那裏全黨都站在社會和平主義的立場上，而都拉底本人，則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的演說中，甚至說出（自然不是偶然的）國家主義的、掩飾帝國主義戰爭的話來。

* 關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法國社會黨」和「勞動總會」底和平主義的決議，可參閱列寧選集第九卷內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和平主義一文。（編者）

齊美瓦德會議和昆泰爾會議底主席格里姆，在一九一七年一月，與其本黨內的社會國家主義者（格萊立赫、伯斐留格、苗勒爾等），曾聯合起來反對實際上的國際主義者。

在各國齊美瓦德派底兩次會議上（一九一七年一月和二月），幾個國家底左派國際主義者，如「少年國際同盟」底書記和極好的國際主義報紙少年國際底主筆苗春堡，我黨中央代表季諾維夫，「波蘭社會民主黨」（「邊疆管理委員會」）代表拉迪克，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斯巴達團」團員哈得史坦等，曾正式痛罵「齊美瓦德國際」多數這種兩重性的兩面性的行動。

俄國的無產階級，得了許多的東西；全世界上還沒有一處的無產階級，能夠像在俄國那樣發展這樣的革命毅力。誰得的多，要求於他的也多。

再不能容忍齊美瓦德的泥坑了。不能再爲了「齊美瓦德國際」的「考茨基派」，而和普列漢諾夫與謝德曼的國家主義「國際」；仍舊發生半面的關係。應該立刻和這個「國際」斷絕關係。留在「齊美瓦德國際」，只是爲着傳達消息。

正是我們，正是在現在，應該急不容緩地建立新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國際」；更正確些說，我們應該高聲承認，這個國際，已經建立起來，並且正在活動了。

這是我在上面所確切例舉的那些「實際上的國際主義者」之「國際」。他們，只有他們，才是革命國際主義的羣衆之代表，而不是惡化羣衆的人。

如果以爲這樣的社會主義者，數量太少；那麼每個俄國

工人可以自問一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月革命之前夜，俄國覺悟的革命者，究竟多不多？

事情不在數量上，而在真正革命無產階級底思想和政策之正確表現上。問題底實質，不在「宣佈」國際主義，而是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會做個實際上的國際主義者。

我們不要以希望協定和國際大會來欺騙自己。帝國主義戰爭延長一天，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軍事專政的鋼鐵榨壓機，即把國際間的來往關係榨壓一天。甚至不得不容忍工人代表蘇維埃這個附屬政府的「共和派」，密留科夫先生，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時，也不放瑞士的社會主義者柏登（瑞士社會黨書記，國際主義者，齊美瓦德會議和昆泰爾會議底參加人）進入俄境；雖然他娶了俄國老婆，要到老婆的親戚那裏去，雖然他在里加參加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因而坐過俄國的監獄，為要獲得自由，納過保證金給沙皇政府而現在想取回這筆保證金；雖然如此，但密留科夫不放他進入俄境。倘然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共和派密留科夫能在俄國幹這種事，那麼資產階級關於沒有併吞的和平之種種允許、預約、空話和宣言等等，有什麼價值，自可不言而喻。

英國政府逮捕託洛茨基的事情如何呢？不放馬爾託夫出瑞士，希望把馬爾託夫誘到英國，使之和託洛茨基受同樣的命運，這些事實又是如何呢？

我們不要自作幻想。不要自欺。

我們已經證明過，當局甚至於不許忠於國際主義的社會黨人從斯託呵立姆到我們這裏來，甚至於不准把他們的信寄給我們，雖然當局完全可以作最嚴密的軍事檢查，來審察這

些信件。因此，「等待」國際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這就是做國際主義底叛徒。

我們的黨不應「等待」，而應立刻建立「第三國際」，——那時德國和英國監獄中的千百社會主義者將容易透息，——成千成萬的德國工人，現在正在舉行那些為德皇威廉這個混蛋和強盜所害怕的罷工和示威；他們在秘密的小報上，看到我們的決議，看到我們對於李卜克內西（只對於他）的兄弟般的信任；看到我們現在亦和「革命防守主義」鬥爭的決議；他們看到這點之後，便會在自己革命的國際主義中鞏固起來。

誰得的多，要求於他的也多。全世界，現在沒有一國有俄國這樣的自由。我們現在利用這種自由，並不是去宣傳贊助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革命防守主義」，而是要勇敢地忠實地本無產階級的、李卜克內西的精神去建立第三國際；這個國際，無論與社會國家主義者叛徒們，無論與「中派」動搖份子，都是勢不兩立的。

（一八）我講了上面這些話以後，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談不到統一的問題，已不必多費口舌了。

黨可只剩兩人，如李卜克內西一樣（這就是說和革命的無產階級留在一起），而不可片刻保存與「組織委員會」派，與齊赫芝及蔡雷特利等統一的思想；這些人在工人報上與波特列索夫締結聯盟，他們在工人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裏面贊成發行公債（二九），他們已陷於「防守主義」。

讓死人去埋葬自己的死人吧！

誰想幫助動搖者，誰就先要使自己不動搖。

吾黨應有何種名稱才可說在科學上是正確的，而在政治上足以幫助弄清無產階級底意識？

(一九) 現在來講最後一個問題，來講吾黨底名稱。我們應該像馬克思、恩格斯一樣自稱為共產黨。

我們應該重複地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以共產黨宣言為基礎；這個宣言在兩個主要點上已為社會民主黨所曲解、所叛賣，這兩個主要點即是：(一)工人無祖國：在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護祖國」即是叛賣社會主義；(二)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已為「第二國際」所曲解。

「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在科學上講來是不對的，這一點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的哥達綱領批評上已屢次指出，而且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更通俗地重複過(三〇)。人類從資本主義只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就是說，生產資料公有，按照各人工作而分配生產品。我們的黨看得更遠些：社會主義必然要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底旗幟上則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這是我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吾黨名稱（社會民主黨）底第二部份，在科學上看來也是不對的。民主制是一種國家形式。可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反對任何國家的。

「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底首領，普列漢諾夫、考茨基這般先生和諸如此類的人，俗化了和曲解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不同之點，即在馬克思主義承認，要過渡到社會主義，必需要有國家，但是所需要的並不是像尋常的資產階級代議制民主共和國那樣的國家（和考茨基等不同之點即在於此），而是像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和一九〇五及一九一七年工人代表蘇維埃那樣的國家。

我的第三個理由是：我們的實際生活，革命，已在事實上在俄國創造了這個新的「國家」（雖然牠現在還在處於軟弱的、萌芽的形式中），這種國家已不是原來意思上的那種國家了。

這已經是羣衆實際行動的問題，而不只是領袖們底理論了。

國家，在原來的意思上講來，是脫離民衆的武裝隊伍對於羣衆的指揮機關。

我們的正在產生的新國家，也是個國家，因為我們需要武裝隊伍，需要最嚴整的秩序，需要用暴力無情地鎮壓君主制的和古契科夫資產階級的一切反革命企圖。

但是，我們的正在產生的新國家，已不是原來意思上的那種國家，因為在俄國許多地方，武裝隊伍正是羣衆自己，正是全體民衆，而不是駕於羣衆之上、脫離羣衆、擁有特權、實際上永不更換的人。

不要往後看，而要向前望；不要注視普通資產階級式的民主制，這種民主制用舊的、君主制的管理機關，警察、軍隊、官吏等等，鞏固了資產階級底統治。

要向前注視正在產生的新的民主制，這種民主制已經不

成其爲民主制了，因爲民主制就是民衆底統治，而武裝的民衆自己是不能統治自己的。

民主這兩個字，應用之於共產黨，非但在科學上不對，並且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以後，牠像眼罩一樣，罩在革命民衆底眼上，阻礙他們自由地、勇敢地 and 自動地建設新的：工農代表以及其他代表的蘇維埃，這是在「國家」內的唯一政權，這是任何國家底「衰亡」之先聲。

我的第四個理由是：要顧到全世界社會主義底客觀情形。

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自覺地容忍了這個不正確的、機會主義的名辭：「社會民主」，但現在的情形，已經不像那時了。因爲那時，在「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歷史提在議事日程上的，就是：慢慢進行組織和教育的工作。再沒有其他的工作了。無政府主義者，不但在理論上，並且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根本錯誤的（現在還是如此）。無政府主義者，曾不正確地估計時局，不懂得世界形勢：英國工人已被帝國主義利潤所惡化，「巴黎公社」遭了失敗，德國資產階級民族運動剛得勝利（一八七一年）（三一），半農奴制的俄國正墜在數百年的深夢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正確地估計時局，了解國際形勢，了解慢慢進到社會革命開始的任務。

我們也將了解新時代底任務和特點，我們不將效法那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關於這些人這樣說過：「我散播了龍種，而收穫給我的，却是孟子」。

已變成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底客觀必然性，產生了帝國

主義戰爭。戰爭已使全人類瀕於懸崖，已使全部文化有立受毀滅的危險；已使無數百萬人們立將處於野蠻和衰亡底境地。

除無產階級革命外，沒有別的出路。

當這個革命正在開始的時候，當這個革命正在畏縮地、不堅決地、不自覺地、以過於信任資產階級的態度、進行其第一步驟的時候，——這時候，大多數（這是實話；這是事實）「社會民主黨的」首領，「社會民主黨的」議員，「社會民主黨的」報紙（要知道正是影響羣衆的機關報），都叛變了社會主義，出賣了社會主義，轉到「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方面去了。

羣衆已驚惶失措，莫明其妙，爲這些領袖所欺騙。

「社會民主」這個名稱，已如「第二國際」一樣腐朽；倘然我們還是沿用這個老的陳舊的名稱，那麼我們就是鼓勵和幫助這種欺騙！

讓「許多」工人去誠懇地領會社會民主黨罷。現在應該學習怎樣區別主觀的和客觀的情形。

主觀上，這些工人社會民主黨員，是無產階級羣衆最忠實的領袖。

可是世界客觀形勢已是這樣，即吾黨底舊名稱，使人家易於欺騙羣衆，妨礙運動前進；因爲在每一個步驟上，在每個報紙上，在每個國會黨團內，羣衆都看到領袖，即看到那些言論最響亮、行動最顯著的人們，——這些人都「也是社會民主黨人」，他們都贊成和社會主義叛徒、社會國家主義者「統一」，他們都要求償付「社會民主黨」所發的舊支票。

但反對的理由是什麼呢？……「會把我們與無政府派共產主義者混雜起來」……。

我們為什麼不怕和「社會民族黨人」及「社會自由黨人」，和急進社會黨人，這個法蘭西共和國內資產階級驅羣衆上講來最先進最狡猾的資產階級政黨……相混雜呢？他們這樣回答道：「羣衆已經習慣了，工人們「愛上了」自己的社會民主黨……」。

這就是唯一的理由。但這個理由，把馬克思主義底科學、革命底將來任務、全世界社會主義底客觀狀況、「第二國際」可恥的破產、包圍無產者的那些「也是社會民主黨人」之狗黨對於實際事業的破壞，都置之不顧。

這是墨守舊規的理由，大夢未醒的理由，冥頑不靈的理由。

而我們則要改造世界。我們要結束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捲入這次戰爭的有數萬萬人，數千萬萬資本底利益都糾纏在這次戰爭裏；這次戰爭，如沒有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則不能以真正民主的議和來結束。

而我們自己却害怕自己。我們還穿着「穿慣的」、「可愛的」、「醜陋的」襯衫。……

現在正應拋棄醜陋的襯衫，穿起潔白的襯衣來。

俄國的各個政黨與
無產階級底任務

俄國的各個政黨與無產階級底任務^(三)

下列這些問題與答覆，表明俄國政治現狀及各黨對牠的估計，試將其最要者與次要者先後彙集如下：

問 題

(一) 俄國各政黨底主要派別是那些？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政黨與派別。
- B. (「立憲民主黨」)。「立憲民主黨」(「人民自由黨」)和接近牠的派別。
- C. (「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和接近牠們的派別。
- D. (「布爾塞維克黨」)。牠應稱為共產黨，現稱為「中央委員會統一之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通常稱為「布爾塞維克黨」。

問 題

(二) 這些政黨代表那些階級？牠們表現那些階級底觀點？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代表農奴地主以及資產階級(資本家)中最落後的階層。
- B. (「立憲民主黨」)。代表整個資產階級，即是資本家階級，以及資產階級化的、即是變成了資本家的地主。
- C. (「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代表小業主，中農和小農，小資產階級，以及一部份已受資產階級影響的工人。
- D. (「布爾塞維克黨」)。代表覺悟的無產者，僱工和接近他們的最窮苦的一部份農民(半無產者)。

問 題

(三) 牠們對社會主義的態度如何？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B. (「立憲民主黨」)。絕對仇視，因為社會主義危害資本家和地主底利潤。
- C. (「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贊成社會主義，但想到社會主義和立刻採取實際步驟來實現牠，則時候還早。
- D. (「布爾塞維克黨」)。贊成社會主義，必

需要使工人等等代表蘇維埃立刻採取實際上可能的步驟，來實現社會主義*。

問 題

(四) 牠們現在想建立那種國家制度？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立憲君主制，官吏與警察掌握全權。
- B. (「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代議制共和國，即在保持舊式官警的情形之下鞏固資本家底統治。
- C. (「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對工農實施改良的資產階級代議制共和國。
- D. (「布爾塞維克黨」)。工農兵等代表蘇維埃共和國。取消常備軍和警察，用全民武裝來代替牠們；不僅採用官吏選舉制，而且採用官吏撤換制，官吏薪金不得超過熟練工人底工資。

問 題

(五) 牠們對恢復羅曼諾夫朝君主制的態度如何？

* 關於那些步驟的問題可參看問題(二〇)和(二二)。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贊成，但因害怕人民，其行動極秘密而謹慎。
- B. (「立憲民主黨」)。當他們曾覺得古契科夫輩有力的時候，他們曾贊成尼古拉底兄弟或兒子坐皇位；當他們開始覺得人民有力的時候，他們就反對這點。
- C. (「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 D. (「布爾塞維克黨」)。絕對反對君主制底任何復辟。

問 題

- (六) 牠們對奪取政權的態度如何？牠們稱什麼為秩序，稱什麼為無政府狀況？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如果沙皇或英勇的將軍奪取政權；那末這是上帝的意旨，這是秩序；其餘都是無政府狀況。
- B. (「立憲民主黨」)。假使資本家奪取政權，即使用暴力來奪取政權，那末這是秩序；奪取政權來反對資本家，這是無政府狀況。
- C. (「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如果工人和兵士等等代表蘇維埃單獨奪取全部政權，那末這有無政府狀況底危險。暫時讓資

本家去掌握政權吧，而工兵代表蘇維埃只要掌握「交際委員會」（三三）就是了。

- D.（「布爾塞維克黨」）。一切政權祇應歸於工人、兵士、農民、僱農等等代表蘇維埃。對千百萬羣衆的全部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立刻要向這個目的做去*。

問 題

（七） 要否贊助臨時政府？

答 覆

- A.（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B.（「立憲民主黨」）。絕對要贊助，因為臨時政府是目前保護資本家利益的唯一可能的政府。
- C.（「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要贊助，但是有條件的，即是要牠履行與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協定並參加「交際委員會」。
- D.（「布爾塞維克黨」）。不要贊助，讓資本家去贊助牠好了，我們要準備全體人民去實現工兵等等代表蘇維埃底全部政權和單一政權的局面。

* 所謂無政府狀況是指否認任何國家政權而言，而工兵代表蘇維埃也是一種國家政權。

問 題

- (八) 主張單一政權的局面還是主張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B. (「立憲民主黨」)。主張資本案地主底單一政權的局面。
- C. (「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主張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工兵代表蘇維埃「監督」臨時政府。去設想沒有政權時監督是否有效，——那是有害的。
- D. (「布爾塞維克黨」)。主張自下而上的、普及全國的工農兵等代表蘇維埃底單一政權的局面。

問 題

- (九) 要否召集立憲會議？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不要召集，因為牠可以損害地主利益。恐怕農民在立憲會議上將決定奪取地主一切土地。
- B. (「立憲民主黨」)。要召集；但不要規定期限。還得同法律教授們再討論一下，因

爲第一，培培爾早已說過：法律家是世界上最反動的人物；第二，一切革命底經驗都告訴我們，如把人民自由底事業去託付大學教授，那這種事業就葬送了。

- C. (「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要召集，而且快些召集。要規定期限，這點我們在「交際委員會」裏面已經講過二百次，明天我們一定要最後地來講二百零一次。
- D. (「布爾塞維克黨」)。要召集，而且快些召集。可是，其成功和召集底保障只有一個：增加工農兵等代表蘇維埃底數目和鞏固牠們的力量，組織和武裝工人羣衆——這是唯一的保障。

問 題

(一〇) 國家是否須要通常式樣的警察與常備軍？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B. (「立憲民主黨」)。必需而且絕對須要，因爲這是資本家統治底唯一穩固的保障；而在必要時，如各國經驗所教訓我們的一樣，這使共和國極便於回復到君主制。
- C. (「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一方面可說是不須要，他方面又要顧慮到：根本

改革是否太早？好，這點我們在交際委員會裏再談吧。

- D. (「布爾塞維克黨」)。絕對不須要。要立刻無條件地在各處實行全民武裝，使其與民警和軍隊融合起來：工人在民警中服務時，資本案應給予工資。

問 題

- (一) 國家是否須要通常式樣的官吏？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B. (「立憲民主黨」)。絕對須要。十分之九的官吏是地主和資本家底兒子和弟兄。他們應當仍舊是享有特權的、實際上不能撤換的人物。
- C. (「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一下子就提出「巴黎公社」所實際提出的問題，未免不合環境。
- D. (「布爾塞維克黨」)。絕對不須要。一切官吏和一切代表，不僅是要選舉，而且隨時可以撤換。其薪金不得超過熟練工人底工資。用全民的民警及其隊伍來(逐漸)代替他們。

問 題

- (一二) 是否須要兵士選舉長官？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 B. (「立憲民主黨」)。不須要。這對於地主和資本家是有害的。假使非如此就不能平服兵士們的話,那暫時要答應他們實行這種改良,然後速即收回成命。
- C. (「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須要。
- D. (「布爾塞維克黨」)。不僅須要選舉,而且軍官和將領底一舉一動應受特別選出的兵士代表審察。

問 題

(一三) 兵士自動撤換官長是否有益?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 B. (「立憲民主黨」)。絕對有害。古契科夫已經禁止了這點。他已經拿暴力來作威脅了。要贊助古契科夫。
- C. (「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有益。但有一個問題還沒有弄清楚:是否開始應當撤換官長,然後往詢「交際委員會」,還是相反呢?
- D. (「布爾塞維克黨」)。各方面都有益而且

必要。兵士祇聽從選舉的權力機關，他們祇尊敬這些權力機關。

問 題

(一四) 贊成還是反對這次戰爭？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B. (「立憲民主黨」)。絕對贊成，因為他給資本家以空前鉅大的利潤，且由於離間工人和挑撥他們互鬥而使資本家底統治有鞏固的可能。我們將麻醉工人，稱戰爭為防守的戰爭，說戰爭的目的本在推翻威廉。
- C. (「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我們一般地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可是我們決意受人欺騙，將贊助古契科夫、密留科夫輩帝國主義政府所領導的帝國主義戰爭的行動稱為「革命防守主義」。
- D. (「布爾塞維克黨」)。絕對反對一切帝國主義戰爭；反對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切資產階級政府，俄國的臨時政府也在其內；絕對反對俄國的「革命防守主義」。

問 題

(一五) 贊成還是反對沙皇與英法等國所締結的掠奪性

的國際條約（關於滅亡波斯、瓜分中國、土耳其、奧大利等國的條約）？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B. （「立憲民主黨」）。完全贊成而且絕對贊成。同時不應公佈條約，一方面因為英、法帝國主義資本家及其政府並不允許這點，他方面因為俄國資本家也不能將其醜史當衆宣佈。
- C. （「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反對，可是我們總還希望用「交際委員會」和羣衆中幾次「運動」底力量，可以「影響」資本家政府。
- D. （「布爾塞維克黨」）。反對。全部任務就在於向羣衆解釋：在這一點上希望從資本主義政府方面得到什麼，是完全不可靠的，必需要把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和最貧農手裏。

問 題

（一六）贊成還是反對併吞政策？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B. （「立憲民主黨」）。如果德國資本家和他們的強盜領袖威廉實行併吞，那我們就反對。如果英國資本家實行併吞，那我們就不反對，因為他們

是「我們的」同盟者。如果我們的資本家（他們把沙皇所奴役的各民族強迫歸附於俄國）實行併吞，那我們就贊成，我們不稱這是併吞。

- C.（「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反對併吞。可是我們總還希望，就是從資本家政府方面也可以得到放棄併吞的「約言」。
- D.（「布爾塞維克黨」）。反對併吞。資本主義政府放棄併吞的一切約言，完全是一種欺騙。要揭破這種欺騙，祇有一個方法：要求解放被自己的資本家所壓迫的各民族。

問 題

（一七）贊成還是反對「自由公債」（三一）？

答 覆

- A.（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B.（「立憲民主黨」）。絕對贊成，因為牠便於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即是爲着那個資本家集團能夠統治世界而起的戰爭。
- C.（「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贊成，因為我們既然站在「革命防守主義」底下不正確的立場上，我們就不得不這樣顯然放棄國際主義。
- D.（「布爾塞維克黨」）。反對，因為戰爭還

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是由資本家與資本家聯合起來為資本家利益而進行的。

問 題

- (一八) 贊成還是反對由各資本主義政府來表明各國人民底和平意旨？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B. (「立憲民主黨」)。贊成，因為法國共和派社會國家主義者底經驗，最明確地指明過，這可以欺騙人民：口頭上隨便可以講什麼話，而實際上我們不僅要握住我們從德國人手裏奪來的贓物（他們的殖民地），而且要從德國人手裏奪取這些強盜所搶得的贓物。
- C. (「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贊成，因為我們一般地還未失去小資產階級對資本家的許多無根據的希望。
- D. (「布爾塞維克黨」)。反對，因為覺悟的工人對資本家沒有任何的希望；我們的任務，就在於向羣衆解釋，這些希望是沒有根據的。

問 題

- (一九) 要否一般地翻推一切君主？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B. (「立憲民主黨」)。不要，英、意和其他一切協約國的君主不要推翻，而祇要推翻德、奧、土、保等國的君主；因為戰勝他們之後，我們的利潤將增加十倍。
- C. (「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應當規定「次序」，開始必須推翻威廉；協約國的君主，大概可以等一下子去推翻。
- D. (「布爾塞維克黨」)。替革命規定次序是不能的。祇要幫助真正的革命家；要在各國(無例外)推翻一切君主。

問 題

(二〇) 農民是否應當立刻奪取地主一切土地？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B. (「立憲民主黨」)。絕對不應當。要等待立憲會議。新加略夫已經解釋過，如果資本家奪取沙皇的政權，那末這是偉大而光榮的革命；如果農民奪取地主的土地，那末這是獨斷行竊。要組織調解委員會，由地主與農民各半參加，而主席則由官吏充當，即是仍舊由那些資本家與地主充當。

- C. (「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最好叫農民等待到立憲會議。
- D. (「布爾塞維克黨」)。立刻應當奪取一切土地，由農民代表蘇維埃來規定最嚴格的秩序。穀類與肉類底生產應當增加；兵士底飲食應當改善。絕對不准損害牲畜、農具等等。

問 題

- (二一) 能否僅由農民代表蘇維埃來處理土地和一切鄉村事務？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B. (「立憲民主黨」)。地主和資本家一般地是反對鄉村農民代表蘇維埃獨掌全權的。可是，如已不能避免這些蘇維埃的話，那末，僅由牠們來處理土地和一切鄉村事務，當然是要好些，因為富農也是資本家。
- C. (「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大概暫時可以僅由農民代表蘇維埃來處理土地和一切鄉村事務，雖然社會民主黨人「原則上」並不否認特別組織農業僱傭工人之必要。
- D. (「布爾塞維克黨」)。不能僅由一般的農民代表蘇維埃來處理土地和一切鄉村事務，因為富農也是資本家，他們始終想欺侮或欺騙雇

農、零工和最貧農。必需要在農民代表蘇維埃內部立刻建立這三種村民底特殊組織，同時必需另外建立特殊的農業工人代表蘇維埃。

問 題

- (二二) 人民應否把最鉅大最有力的資本家壟斷組織，銀行，廠主新提加等等拿到自己手裏來？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B. (「立憲民主黨」)。絕對不應該，因為這可以損害地主和資本家底利益。
- C. (「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一般地講來，我們贊成把這些組織交於全體人民之手；可是，此刻就要着想這點和準備這點，那時候還早。
- D. (「布爾塞維克黨」)。立刻應當準備工人代表蘇維埃，銀行僱員代表蘇維埃等等，以便開始採取實際上可能的和完全能夠實現的步驟，首先將各種銀行合併為一個國家銀行，然後由工人代表蘇維埃來監督銀行與新提加，最後將其收歸國有，即交於全民所有。

問 題

- (二三) 各國人民現在需要那一個實行和實現各國工人間兄弟聯合的社會主義國際？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B. (「立憲民主黨」)。一般地講來，一切的社會主義「國際」，對於資本家和地主都是有害而且危險的；可是，如果德國的普列漢諾夫——即謝德曼，與俄國的謝德曼——即普列漢諾夫能夠攜手合作，如果他們能夠彼此發現社會主義良心底痕跡；那末，我們資本家也許就應當歡迎這樣的國際，這樣的站到自己政府方面的社會主義者。
- C. (「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須要這樣的社會主義「國際」，牠把一切人物：謝德曼輩，普列漢諾夫輩，「中派」(三四) (即是動搖於社會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的份子)都聯合起來。愈是混雜便愈是「統一」：偉大的社會主義統一萬歲！
- D. (「布爾塞維克黨」)。各國人民祇須要這樣的國際，牠把那些能夠消滅各國人民間可怕的和罪惡的戰爭、能夠使人類解脫資本束縛的真正革命的工人聯合起來。祇有這樣的人物 (團體、政黨等等)，如坐在苦工監獄裏面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卡爾、李卜克內西等，祇有奮身不顧地反對本國政府、本國資產階級、本國社會國家主義者、本國「中派」的那些人們，

才能夠而且應該立刻組成各國人民所須要的「國際」。

問 題

(二四) 要否鼓勵各交戰國兵士們在戰場上的聯歡？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B. (「立憲民主黨」)。不要。這對於地主和資本家底利益是有害的，因為這可以加速人類解脫地主資本家的壓迫。
- C. (「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要的。這是有益的。可是我們還不是大家都深信：這樣一種鼓勵聯歡的工作，要在各交戰國立刻進行。
- D. (「布爾塞維克黨」)。要的。這是有益而且必需的。絕對需要立刻在各交戰國，鼓勵雙方交戰國兵士們之間的聯歡企圖。

問 題

(二五) 那種顏色的旗幟適合於各個政黨底本性與實質？

答 覆

- A. (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黑色。因為這是真正的「黑幫」。

- B. (「立憲民主黨」)。黃色。因為這是替資本效勞——不是迫於威脅，而是出於良心——的那些工人底國際旗幟。
- C. (「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淡紅色。因為他們的一切政策都是淡紅水的政策。
- D. (「布爾塞維克黨」)。赤色。因為這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底旗幟。

* * *

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中旬(舊歷四月初)寫的。在現在，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九日(舊歷六日)之後，在「新的」混合政府成立之後，這本小冊子有沒有過時，——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答覆是：沒有，因為「交際委員會」實質上並沒有消滅，而祇是搬到與閣員老爺們公共享用的另外一間辦公室內去了。契爾諾夫輩與蔡雷特利輩搬到另外一間辦公室之後，他們底政策和他們黨底政策並不因此而有所變更。

一九一七年四月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全俄四月代表會議上
關於時局的報告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俄 四月代表會議上關於 時局的報告^(三五)

(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舊曆四月二十四日】)

同志們，關於時局問題，關於估計時局的問題，我要講到一個非常廣泛的題目。這個題目，據我的判斷，共分三部份：第一，俄國內部政治狀況的估計，對政府及已經形成的兩個政權並存局面的態度；第二，對戰爭的態度；第三，已經形成的國際工人運動環境，這種國際環境已使工人運動（如果拿世界範圍來講）直接處在社會主義革命底前面。

我想，在有幾個問題上，我只能簡單地講一下。另一方面，我向你們提出關於這一切問題的決議草案，但要附帶申明，就是因為我們的力量極不充分，又因為在這裏，在彼得格勒所形成的政治危機^(三六)，所以我們不僅未能討論這個決議，而且也未能把牠及時通知各地。所以，我重複說一遍，這只是一些預定的草案，這些草案便於委員會的工作，並使委員會的工作能夠集中在幾個最主要的問題上面。

我開始說第一個問題。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末，莫斯科代表會議已經通過了與彼得格勒全市代表會議所通過的一樣的決議（座中感聲：「有了一些修改」）。我沒有

看見這些修改，我不能判斷。但是，因為彼得格勒的決議曾經登載在兵士真理報*上面；所以，如果沒有人反對，我就可以認為這個決議是為大家所知道的了。我把這個決議提到這次全俄代表會議上，作為一種草案。

統治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小資產階級聯盟中的大多數政黨，認為我們的政策，與他們的政策不同，是一種跑快馬的政策。我們政策底特點，就是我們首先要求給目前的事變以確切的階級的估計。小資產階級聯盟底基本罪過，就是牠用空話來掩塞人民的眼睛，使其看不見關於政府階級性的實情。

如果莫斯科同志有修正，他們現在就可把修正之點讀出來。

（報告人讀彼得格勒全市代表會議關於對臨時政府態度的決議。）

「代表會議認為：

一、臨時政府，按其階級性講來，是地主和資產階級底統治機關；

二、臨時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各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與俄國及英、法帝國主義有不可分離的聯繫；

三、甚至臨時政府自己所頒佈的綱領，也祇是不完滿地實現，而且只是在革命的無產階級、局部地在小資產階級底強迫之下才來實現；

* 兵士真理報出版於一九一七年，是彼得格勒布爾喬維克軍事組織底通俗日報。（編者）

四、正在組織起來的資產階級及地主的反革命力量，以臨時政府底旗幟作掩飾，並得到臨時政府顯然的縱容，已開始攻擊革命的民主派；

五、臨時政府推延立憲會議之選舉期限，阻止全民武裝，反對一切土地轉入人民之手，強迫人民用地主方法來解決土地問題，阻止施行八小時工作制，縱容古契科夫輩在軍隊中進行反革命的煽動，組織軍隊底官長來反對兵士等等……。」

我已經讀完了決議底第一部份，這部份決議對臨時政府作了階級的估計。單從決議原文看來，可以知道，與莫斯科同志底決議的分歧未必重要；可是把政府一般地估計為反革命的政府，我認為是不正確的。如果一般地說來，那末應當說明，我們所說的是那一種革命。由資產階級革命的觀點看來，就不能這樣說，因為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結了。由工農革命的觀點看來，——說這種話未免太早了，因為我們不能相信農民一定會比資產階級進一步；表示自己對農民的信任，尤其是在現在，當農民已經轉向帝國主義，轉向防守主義，就是轉向擁護戰爭的時候，據我的意思，是無根據的。而在現在，農民與立憲民主黨作了許多妥協。因此，我認為莫斯科同志決議上的這一點，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我們願意農民比資產階級進一步，願意他去奪取地主土地，但在現在，關於農民將來的行為，我們還絲毫不能肯定地說。

我們仔細避用「革命的民主派」這些字眼。當說到政府進攻的時候，那時可以說這些字眼；但在現在，這些字眼

掩飾着最高限度的欺騙，因為要分清已混雜於這個混亂狀態中的各階級，是很困難的。我們的任務，就是要解放那些做尾巴的人們。對於我們重要的不是蘇維埃這個形式；對於我們重要的是這些蘇維埃代表那些階級。因此必須要作長期工作來弄清無產階級的意識……”。

（報告人繼續讀決議。）

「……六、同時這個政府，現在依靠着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底信任，並在相當的程度內依靠着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的直接妥協，而工兵代表蘇維埃現在却統統一着顯然大多數的工人與兵士（即農民）。

七、無論在對內政策或對外政策上，臨時政府底每一步驟，不僅要揭開城市及鄉村無產者以及半無產者底眼睛，而且要揭開小資產階級廣大階層底眼睛，使他們看出該政府底實質。

因此代表會議議決：

1. 為使全部國家政權轉到工兵代表蘇維埃或其他的直接表示民意的機關之手，必需要作長期工作來弄清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要把城市和鄉村無產者團結起來反對小資產階級底動搖；因為只有這種工作，才是全體革命民衆順利前進底切實保證；

2. 要進行這種活動，必需在工兵代表蘇維埃內部進行各方面的工作，增加牠們的數目，鞏固牠們的力量，在牠們內部團結吾黨底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團體。

3. 加強組織自己的社會民主黨的力量，使新的革命運動在革命社會民主黨旗幟之下進行」。

此地是我們整個政策底樞紐所在。整個小資產階級現在正在動搖，並用革命的民主派這種空話來掩飾自己的動搖；我們應用無產階級路線來對抗這種動搖。反革命者，想挑撥時機未到的發動，來破壞這條路線。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增加蘇維埃底數量，鞏固蘇維埃底力量，團結吾黨的內部。

莫斯科的同志，在第三點上加上監督一項。這種監督底代表就是小資產階級聯盟底領導者齊赫芝，斯節克洛夫，蔡雷特利等等。如果沒有政權，監督是一句最空虛的話。我怎樣來監督英國呢？要監督英國，就要奪取牠的艦隊。我了解，落後的工兵羣衆能夠幼稚地不自覺地相信監督，但只要想到監督底幾個基本原素，就可了解這種相信是放棄了階級鬥爭底根本原則。什麼叫做監督呢？如果我寫一張紙條或一個決議，那麼他們就寫一個反決議。要實行監督，就要有政權。如果小資產階級聯盟底廣大羣衆不了解這一點，那就應當對他們忍耐解釋這一點，但是無論如何不應對他們說假話。如果我用監督來掩蓋這個基本條件，那我就是說假話，我就是幫助資本案及帝國主義者。他們說着：「請你監督我吧，我却有大炮。請你飽嘗監督底味道吧」。他們知道，現在拒絕民衆是不行的。沒有政權而監督，這是小資產階級的空話，足以阻止俄國革命底行程與發展。因此我反對莫斯科同志決議上的第三點。

現在臨時政府手中沒有政權、大炮、兵士和武裝羣衆，牠依靠着蘇維埃，而蘇維埃暫時還靠盟約言，進行擁護這些約言的政策，——至於說到兩個政權底這種特殊的錯綜情

形，那末，如果你們願意參加這種把戲，你們就要破產。我們的任務就是不參加這種把戲，我們要繼續解釋工作，向無產階級解釋，說這種政策是全無根據的；而實際生活底每一步驟，也將證明我們如何正確。我們現在還佔少數，羣衆暫時還不相信我們。我們曉得等待；當政府將其真面目暴露給羣衆看的時候，羣衆將要轉到我們這方面來。政府底動搖可以把他們推開，於是他們就跑到我們方面來；那時，我們將估計各種力量底對比而說道：我們的時候到了。

現在我來講戰爭問題。當我們起來反對公債的時候，戰爭問題實際上會使我們統一起來；對於公債的態度，曾經立刻很明顯地表示出，各種政治力量是如何劃分的。言論報*曾經寫道：除了「統一派」以外，大家都動搖，整個小資產階級羣衆都有條件地贊成公債（二九）。資本家裝出一副酸臉，帶着笑容，把決議藏進口袋，並說道：「你們可以說話，而幹還是我們來幹」。現在全世界上凡是舉手贊成公債的人，都叫做社會國家主義者。

現在我直接來讀關於戰爭的決議。牠分成三部分：

1. 從戰爭底階級意義觀點上來估計戰爭；
2. 羣衆底革命防守主義，這是無論那一國都沒有的；
3. 怎樣結束戰爭。

許多人，我本人也在內，曾經作過演說，尤其是在兵士面前；我想，如果用階級觀點來解釋一切，那兵士們最不明瞭我們的主張；我們要怎樣來結束戰爭，我們怎樣認爲結束

*「立憲民主黨」底報紙。（編者）

戰爭是可能的。在廣大羣衆中，有許多的誤會和全不了解我們主張的地方，因此我們在這一點上應當最要通俗化。

（報告人讀關於戰爭的決議草案）

「兩個交戰國集團目前所進行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就是資本家爲統治全世界、爲瓜分資本家贓物、爲財政資本銀行資本底便宜市場、爲滅亡弱小民族而進行的戰爭。

俄羅斯國家政權，由尼古拉第二轉入古契科夫、李和夫等人底政府，轉入地主資本家底政府；這未曾變更而且也未能變更俄羅斯方面戰爭底這種階級性質及其意義。

新政府正在進行同樣帝國主義的、即盜搶掠奪的戰爭，這件事實特別明顯地表現如下：新政府不僅沒有公佈以前沙皇尼古拉第二與英、法各國資本主義政府所締結的密約，而且正式批准了這些密約。進行這件事情並沒有詢問民意，而且顯然有意欺騙人民，因爲大家都知道：以前沙皇底這些密約完全是掠奪的條約，答應俄國資本家去掠奪中國、波斯、土耳其、奧大利等國。

因此，無產階級政黨，如不欲完全與國際主義破裂，即是說與各國工人反對資本壓迫的兄弟團結精神破裂，就無論如何都不能擁護現在的戰爭，不能擁護現在的政府，不能擁護政府底公債，無論公債底名義如何漂亮。

現在的政府答應放棄吞併政策，即不佔領他國或不把其他民族強留在俄國版圖以內，這也不值得絲毫的信任。

因爲第一，資本家爲俄、英、法銀行資本底萬條繩索所捆扎着，堅持着資本底利益；如果他們不肯不做資本家，如果他們不肯放棄投在公債、租界、軍用企業等等裏面的幾十萬萬金的利潤，則他們不能在這次戰爭中放棄併吞政策；第二，新政府過去所以答應放棄併吞政策，爲的是要欺騙民衆，牠現在借着密留科夫之口，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九日）已在莫斯科宣佈，牠不放棄併吞政策。第三，克倫斯基總長所參加的民事報*已經揭破，密留科夫甚至沒有把自己關於放棄併吞政策的宣言轉送到國外去。

因此，代表會議警告民衆不要相信資本家底約言，並申明，應該嚴格分別口頭上的放棄併吞政策和事實上的放棄併吞政策；所謂事實上的放棄併吞政策，即立刻公佈一切祕密的掠奪條約及一切對外政策的文件，立刻着手使各民族得到最完滿的解放；資本家階級，繼續以前沙皇尼古拉第二辱罵俄國人民的政策，壓迫這些民族，或強迫他們隸屬於俄羅斯，或使他們處在不平等的地位。」

這一部份決議底後半節，說到政府所作的各種約言。對於馬克思主義者，這一部份也許是多餘的；但是對於民衆，這是很重要的。因此應當補充一下：爲什麼我們不信任這些約言，爲什麼我們不應當信任政府。現政府放棄帝

* 民事報出版於一九一七年，是社會革命黨中央機關報。（譯者）

國主義政策的約言，是絲毫不足信任的。這裏，我們的路線，不在於指出我們要求政府公佈條約。要是這樣，那是一種幻想。要求資本家政府公佈條約，這無異於我們要求牠揭破商業上的投機行爲。如果我們說，應當放棄併吞政策和賠款，那末就應當指出怎樣去進行這件事情；如果人家問我們，誰進行了這件事情，那末我們就會這樣說道：實際上這是一個革命的步驟；這樣的步驟，只有革命無產階級才能進行。否則，這只是一種資本家欺騙民衆的空洞約言和空洞願望。

（報告人繼續讀決議草案）

「所謂『革命防守主義』，現在幾乎薰染了俄國所有的民粹主義政黨（人民社會黨、勞動黨、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社會民主黨人底機會主義黨（『組織委員會』、齊赫芝、蔡雷特利等等）以及大多數非黨的革命者；這種『革命防守主義』，按其階級意義講來，一方面是代表小資產階級、小業主、富裕農民（他們也同資本家一樣，從暴力壓迫弱小民族中間榨取利潤）底利益和觀點；另一方面是資本家欺騙民衆的結果，資本家沒有公佈秘密條約，而用各種約言和巧辯來作敷衍。

必需承認：『革命防守派』中極廣大的羣衆是忠誠的，就是說他們真正不願意併吞、侵略、用暴力來壓迫弱小民族；他們真正希望各交戰國間民主的、非暴力的和平。這一點必需承認，因為城市和鄉村無產者及半無產者（即全部或局部出賣自己勞動力於資本家而活命

的人們)底階級地位，使這些階級對於資本家底利潤，不發生興趣。

因此，代表會議認為對「革命防守主義」的任何讓步，都是絕對不容許的，都是在實際上完全與國際主義及社會主義破裂；同時代表會議宣稱，在俄國資本家及其臨時政府還僅限於以暴力威脅人民以前（例如古契科夫底遺臭萬年的指令曾用懲罰來威脅兵士自動撤換長官的行動），在資本家尚未用暴力來壓迫自由組織、自由撤換、自由選舉一切及各種行政人員的工、農、兵、僱農及其他代表蘇維埃以前，我們的黨要宣傳放棄一般的暴力手段，反對「革命防守主義」深刻的致命的錯誤，其方法只限於同志的說服，解釋這個真理：廣大羣衆不自覺地輕信資本家（社會主義與和平底最壞的敵人）底政府，這是俄國目前戰爭迅速終結底主要障礙。」

一部份小資產階級對於資本家這一政策發生興趣，這是毫無疑義的；因此，無產階級政黨，現在不應靠望於與農民的利益一致。我們正在鬥爭，要使農民轉到我們方面來，但他們現在是有幾分自覺地站在資本家方面。

毫無疑義的，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整個階級，對於戰爭是不發生興趣的。他們受着傳統和欺騙底影響，他們還沒有政治經驗。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長期的解釋。我們不作絲毫原則上的讓步，但是我們對待他們，不能和對待社會國家主義者一樣。這些份子從沒有做過社會主義者，也沒有什麼社會主義的觀念，他們才醒過來參加政治生活。但是他們的意識正在非常迅速地增長和擴大起來。

要善於用解釋態度接近他們，這是最困難的任務，尤其是對於昨天還處在秘密狀態下的政黨。

有些人以為我們是否自食前言：我們曾經宣傳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而現在我們却說些反對我們自己的話。但是，在俄國，第一次國內戰爭已經完結了。我們現在正過渡到第二次戰爭——帝國主義與武裝民衆之間的戰爭；在這個過渡時期中，在武力還在兵士手中以前，在密留科夫和古契科夫還沒有採用暴力以前，這次國內戰爭對於我們就變成和平的、長期的和忍耐的階級宣傳。當人民尚未瞭解國內戰爭底必要時，如果我們來講國內戰爭，那我們一定要陷入白朗基主義。我們主張國內戰爭，但是只有在覺悟的階級進行這種戰爭的時候。當人民知道誰是暴力者的時候，才能打倒這個暴力者。現在呢，任何暴力者都沒有，槍炮在兵士手中，而不在資本家手中；資本家現在執政的手段，不是暴力，而是欺騙；現在高呼暴力是不行的，是無謂的。應當善於站在馬克思主義底觀點上，馬克思主義說：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這是建築在客觀的條件上而不是建築在主觀的條件上的。我們暫時放棄這個口號，但只是暫時的。現在武器在兵士和工人手中，而不是在資本家手中。在政府還未開始戰爭以前，我們便和平地宣傳。

政府極願我們首先採取不審慎的發動步驟，這對於牠是有利的。他們心裏萬分怨恨，因為我們的黨曾經提出和平示威的口號。我們不應當對此刻正在期待的小資產階級作絲毫原則上的讓步。對於無產階級政黨最危險的錯誤，就是在須要組織性的地方，把自己的策略建築在主觀的願望

上。說多數擁護我們，這是不行的；在這一點上，須要不信任，不信任和不信任。把無產階級的策略建築在主觀的願望上，這無異於葬送策略。

第三點說到怎樣結束戰爭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底觀點是大家知道的，但是困難之點，就在怎樣用最明顯的方式把這個觀點傳達給羣衆。我們不是和平主義者，我們不能放棄革命戰爭。革命戰爭與資本主義戰爭有什麼分別呢？首先就是什麼階級贊成這種戰爭，這個階級在這種戰爭中進行什麼政策……。在羣衆面前講話的時候，要給他們以具體的回答。總之，第一個問題就是：怎樣區別革命戰爭與資本主義戰爭？羣衆工作者不瞭解區別在什麼地方，不瞭解這裏的問題就在於階級底分別。我們不僅應在理論上說明，而且應在實際上指示：無產階級擁有政權時，我們就要進行真正的革命戰爭。我覺得這樣的提出問題，更明顯地回答這是什麼戰爭、什麼人進行這種戰爭的問題。

在真理報上登載了一個告各交戰國兵士們的宣言底草案（三七）。我們得到消息，說前線上發生聯歡的事情；但這種事情一半還是出於自發的。聯歡行動中所缺乏的，就是明確的政治思想。兵士們本能上已感覺到，要由下層發動起來；他們的階級本能，有革命情緒的人們底階級本能，暗裏告訴他們：真正的道路只在這裏。可是這對於革命還是不夠的。我們要拿出明確的政治回答來。要戰爭能夠結束，政權就應轉到革命階級之手。我提議用代表會議名義，發表一個告各交戰國兵士們的宣言，並把這宣言印成各國文字。如果我們不說關於和平會議的這一切流行話（和

平會議上半數會員是帝國主義政府秘密的或公開的走狗)，而散發這個宣言；那麼這和一切和平會議比較，其能使我們達到目的之速度要快千倍。我們不願與德國的普列漢諾夫輩發生關係。當我們坐火車經過德國的時候，社會國家主義者，德國的普列漢諾夫輩這些先生們，都爬到我們車上來；但是我們曾回答他們，請他們一個也不要到我們車上來，如果來了，那末，定要大鬧一場，我們才放他們走。如果，比方李卜克內西到我們車上來，那我們就會和他商量。如果我們對各國勞動羣衆發表宣言，在宣言中對於怎樣結束戰爭的問題，拿出我們的回答來，如果兵士也閱讀我們那種指出解脫戰爭的政治出路的回答，那末，聯歡一事就要大大進展。這種辦法之所以必要，就是要使聯歡事業從本能上恐懼戰爭的階段上提高起來，轉為明確的政治意識，知道怎樣解脫這種戰爭。

現在我來講第三個問題，就是由國際工人運動狀況與國際資本主義狀況底觀點上，來估計時局。從馬克思主義底觀點看來，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彼此這樣密切聯繫着的時候，講帝國主義而僅講一國底情況，這是很荒謬的。而在現在，在戰時，這種聯繫比過去不知要強多少。全人類混浴於一團血泊之中，要一個一個地從這團血泊中跑出來，是不可能的。要是各國底發展程度是不齊的，那末，這次戰爭已用千萬條繩索把牠們彼此束縛起來，使得單是一個國家從這裏找出路，已成為不可能而且是昧於事理的了。

我們大家贊成政權應在工兵代表蘇維埃手中。但是，如果政權轉到他們手中，即是政權為無產者及半無產者所有

的時候，他們可以而且應當做些什麼事情呢？這種情形就複雜而且困難了。如果我們說到政權底過渡，那這裏就發生一種危險，這種危險在從前的革命中也曾起過很大的作用，這就是：革命階級把國家政權拿在自己手中，但不知道怎樣運用牠。革命因此而破產的例子，在革命歷史上是有的。工兵代表蘇維埃底羅網現在滿佈於全俄，為現在整個革命底中心；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沒有充份地加以瞭解和研究。如果牠們把政權拿上手，這已經不是一個尋常意義上的國家了。這種國家政權，其持久過的，世界上從來沒有見過；可是，世界整個工人運動已經走近了這種政權。這正是「巴黎公社」式的國家。這樣的政權就是專政，就是說，牠不依賴法律，不依賴多數人底形式上的意志，而是公開直接依賴於暴力。暴力就是權力底武器。蘇維埃到底將怎樣來應用這種政權呢？牠們是否要照舊借助警察來管理國家，是否要用舊政權機關來管理國家呢？據我的意見，牠們不能這樣做；無論如何，在牠們面前擺着建立非資產階級國家的直接任務。我曾在布爾塞維克中間把這個國家比作「巴黎公社」，我所採取的意思，就是「巴黎公社」曾經破壞舊的行政機關，而代以工人底完全新的公開直接的機關。有人責備我，說我在現時應用了最使資本家害怕的字眼，因為他們會把這些字眼解作直接施行社會主義的願望。可是我應用這些字眼的意義，只是要說明用新的無產階級的機關來代替舊的機關。馬克思說過，這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前進底最偉大的一步。關於無產階級社會任務的問題，對於我們有極大的實際的意義，一方面因為我們現

在與其他各國是聯繫着，不能跳出這個圓圈；或者是整個無產階級完全跳出來，或者是整個無產階級被人摧殘；另一方面因為工兵代表蘇維埃已成事實。誰也不懷疑，蘇維埃現在密佈於全俄，牠們是一種政權，並且不能有其他的政權。如果是這樣，那末我們就應當明白了解，牠們怎樣能夠應用這個政權。人們說，這個政權和法國、美國所有的一樣，但那裏並沒有這種政權，這種直接的政權，在那裏是不存在的。

關於時局的議決案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估計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客觀狀況，全世界資本主義所處的狀況；第二部份估計國際無產階級運動底條件；第三部份估計俄國工人階級取得政權時的各種任務。在第一部份中我做出一個結論，說戰時資本主義較戰前更加發展了。資本主義已經把許多生產部門整個地拿在自己手中。還在一八九一年，二十七年以前，當德國人通過愛福特綱領的時候，恩格斯曾經說過，不能和從前一樣來解釋資本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是沒有計劃性的（三八）。這種說法已經陳舊了。既然有托辣斯，就不致於沒有計劃性。尤其是在二十世紀，資本主義底發展已有長足進步，而戰爭已做了二十五年以來所沒有做到的事情。工業底國家化不僅在德國有了進展，並且在英國也是如此。由一般的壟斷轉變到了國家的壟斷。客觀情形已經指出：戰爭加速了資本主義底發展，資本主義底發展向前進步，由資本主義進到帝國主義，由一般的壟斷進到國家的壟斷。所有這些，都促進了社會主義革命，造成

了社會主義革命底客觀條件。所以，戰爭底過程促進了社會主義革命。

戰前英國是一個最高度的自由的國家，這是立憲民主黨式的政治家所時常指出的。過去英國之所以有自由，是因為英國當時沒有革命運動。戰爭立刻改變了一切。英國數十年來從未有過破壞社會主義報紙自由的事情，現在却一下子就採取了純粹沙皇式的書報檢查制，各監獄內部坐滿了社會主義者。英國資本家數世紀來學會不用暴力而管理民衆，如果他們已採取了暴力，這就證明他們已經感覺到革命運動底增長，感覺到非如此行動不可了。我們曾指出過，李卜克內西是代表羣衆的，雖然他只有一個人，而反對他的却有一百個德國普列漢諾夫派；那時人們對我們說道，這是烏托邦，這是幻想。可是，誰祇要在外國參加過一次工人大會，誰就可以看見，羣衆對李卜克內西的同情是一個無疑的事實。李卜克內西底最兇惡的敵人，也曾不得不在羣衆面前玩弄狡詐手段；如果他們不假裝是他的信徒，那麼至少誰也未敢發言反對他。現在的事情更進一步了。現在我們看到羣衆的罷工，我們看到前線上聯歡的事情。在這一點上就作預言，這自然是莫大的錯誤；可是，對「國際」同情心的增長，德國軍隊中革命醞釀底開始，這終究是一個事實，證明德國革命正在成熟。

現在來講，革命無產階級底任務究竟怎樣？社會主義者一切議論底主要缺點和主要錯誤，就在於把問題提得太籠統，只說過渡到社會主義去。而其實應當說出具體的步驟和方法。這些步驟和方法中有一些已經成熟，而另一些還

沒有成熟。現在我們正處在過渡的時期。我們明顯地提出了一種形式，這種形式不像資產階級國家底形式，這就是：工兵代表蘇維埃。這樣的國家形式，無論那一個國家都沒有，而且也不曾有過。這樣的形式是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一步，而且是社會主義社會開始時所不可避免的。這是一個決定一切的事實。俄國革命創立了蘇維埃。世界上無論那一個資產階級國家，都沒有而且也不能有這樣一種國家機關；無論那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除了這種政權以外，再不能運用其他的政權。工兵代表蘇維埃應當奪取政權，不是爲的要創造尋常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或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這是不能有的事。但究竟爲的是什麼呢？牠們應當奪取政權，爲的是要進行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初步的具體步驟，這是能夠而且應當進行的。在這一點上，恐懼是主要的仇敵。要向羣衆宣傳，說現在應當進行這些步驟，否則工兵代表蘇維埃政權是無意義的，什麼東西也不能貢獻給民衆。

我們爲要不違反我們馬克思主義的信念，能夠向民衆建議些什麼具體的步驟呢？我想來回答這個問題。

爲什麼我們要政權轉入工兵代表蘇維埃之手呢？

蘇維埃所應當實現的第一個辦法，就是土地國有化。

各族人民都在講土地國有化。據說這種辦法是最烏託邦的，但是大家却不得不贊成採取這個辦法，這是因爲俄國土地佔有制已紛亂到這個地步，即除了剷除一切土地上的界限和變土地爲國產外，別無出路。要取消土地私有制。這就是我們目前的任務，因爲大多數人民都贊成牠。要做這

件事情，我們就需要蘇維埃。經過舊的國家的官僚去實行這個辦法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辦法。我們現在不能贊成「施行」社會主義——要是這樣做，那是極其荒謬的。我們應當宣傳社會主義。俄國大部份居民是農民，是小業主，他們連想都不能想到社會主義。但是他們能說什麼話來反對在每個鄉村中設立銀行，使他們有改良耕作底可能。他們不能說什麼話來反對這件事情。我們應當向農民宣傳這些實際辦法，使農民感覺到這些辦法底必要。

製糖廠廠主底新提法是另一回事，這是事實。在這一點上，我們的建議應當是直接實際的：這些已經成熟了的新提法應當轉歸國有。如果蘇維埃想奪取政權，那末所為的只是這些目的。如果不實現這些目的，那牠們就何必要奪取政權。問題是如此：或者這些蘇維埃繼續發展下去，或者牠們和「巴黎公社」時候一樣不光荣地死去。如果須要資產階級共和國，那麼立憲民主黨也可以辦到這點。

末了，我要引證一篇演說，這篇演說使我發生了最深的印象。有一個煤礦工人，作了一篇絕妙的演說，他不用一個書本上的字眼，說明他們怎樣幹了革命。當時他們的問題不在他們是否要有總統，他們所注意的問題是：他們奪得礦井時，會要保護大鐵鏈，使生產不致停頓。後來又提出了糧食問題，他們那時沒有糧食；他們也定出了取得糧食的方法。這就是真正的革命綱領，不是從書本上摘下來的綱領。這就是真正奪取當地政權的行動。

資產階級無論何處都沒有像在彼得格勒那樣有組織，這

裏的資本家把政權握在自己手中；而各地的農民，並不知道什麼社會主義的計劃，却在採取純粹實際的辦法。我想祇有這一個革命運動底綱領，才正確地指出真正的革命道路。我們主張開始這些辦法時採取極其慎重的態度；但是只須把牠們實行起來，只須朝這一方面向前觀看，否則就沒有出路。否則工兵代表蘇維埃將被解散，將無聲無臭地死亡，而如果政權真正操在革命無產階級之手，則目的只在於前進。前進就是採取具體步驟，而不是只用空話來保證解脫戰爭的出路。只有在世界革命的時候，在革命撲滅戰爭、各國工人擁護革命的條件之下，這些步驟才能達到完全的勝利；因此，奪取政權，是唯一的具體方法，是唯一的出路。

第二編

黨 內 問 題

修改黨綱的材料

修改黨綱的材料^(三九)

修改黨綱的材料—書底序言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茲維克黨）中央委員會」曾委託下面署名的人*，把中央已有的修改黨綱的材料，立刻發表。

材料如下：

（一）修改黨綱理論部份與政治部份的最初草案，該草案會由本序言作者提交於一九一七年五月九日至十一日（四月二十四到二十九日）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俄代表會議，並祇經過會議上專門研究本問題的小組底審查。

（二）小組及各組員對於本草案及與牠有關的意見。

（三）我對於這些意見的答覆。

（四）修改最低經濟綱領的全部草案，該草案是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九日至十一日（四月二十四到二十九日）的代表會議上由勞動保護分組製定的。

（五）修改黨綱上關於國民教育各點的草案，並附上簡單的說明。該草案是在會議以後由克魯普斯加姬擬就的。

* 即列寧。（編者）

我現在發表這些材料時要加上極簡單的註解，認為現時公佈材料來盡量吸收同志們積極參加製定黨綱的工作，是黨的主要任務。

上面例舉的一切修改草案，湊合起來就組成新黨綱全部原文底草案，因此我在這本小冊子末尾將新舊原文一併發表，使讀者得以參看全部材料，而便於比較和修正。

我受中央之委託，請求全體黨員同志以及同情於黨的一切份子，把這些材料盡量普遍地轉載於黨的刊物上，使全體黨員閱讀他們，凡有意見或草案請送交真理報編輯部（彼得格勒、莫伊卡、三十二號，書面上請寫明：轉交中央，修改黨綱的材料）。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日（五月二十日）

黨綱理論部份、政治部份與其他

某幾部份底改造草案*

黨綱原則部份底末尾（在「站到無產階級底觀點上面來」這句以後），應加上以下一段話：

全世界資本主義現時（大約從二十世紀初起）已進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帝國主義，或財政資本時代，就是極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此時資本家底壟斷團體，如新提加、

* 列寧所起草的對黨綱的修改與補充案，其每一點應加在什麼地方，這從下面的黨綱底新舊原文中，可以確切看出。（編者）

卡德爾、託辣斯，有了左右全局的意義；極其集中的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資本向別國的輸出，發展到了極大的範圍；全世界在地域上已被那些最富的國家所瓜分；國際託辣斯已開始在經濟上來瓜分世界了。

在這種實際情況之下，帝國主義戰爭——即為統治世界、為銀行資本爭市場、為壓制弱小民族而產生的戰爭，是必不可免的。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恰恰就是這樣的戰爭。

世界資本主義一般地非常高度的發展；壟斷的資本主義代替自由競爭；銀行及資本家團體準備着那種供生產過程及物品分配底社會調劑之用的機關；因資本主義壟斷底增長，物價騰貴，新提加對工人階級壓迫增加，工人階級底經濟鬥爭及政治鬥爭大成困難；帝國主義大戰所產生的恐怖、災難、破產、野蠻狀態——所有這些，使資本主義現時所進到的發展階段，成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底紀元。

這一個紀元已經開始了。

只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才能使人類逃出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絕境。無論革命怎樣困難，無論牠遭受可能的暫時的挫折，或遇到反革命底浪潮；可是無產階級底最後勝利是必不可免的。

由於客觀條件之故，現代底迫切任務，就是要各方面直接準備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以實現構成社會主義革命內容的經濟及政治設施。

這一個任務要求各先進國工人階級具有最充份的信仰心，最親密的兄弟般的聯合和革命行動底直接一致；如果不與支配着絕大多數正式社會民主黨上層的那種資產階級式的對社會主義的曲解，立刻在原則上斷絕關係，那就不能實現這個任務。這樣的曲解，一方面是社會國家主義派，口頭上的社會主義派，實際上的國家主義派，拿「保護祖國」的口號來掩飾保護「本國」民族資產階級強盜利益的行動；另一方面就是所謂「中派」，是一個同樣廣泛的國際派別，牠主張與社會國家主義派統一，主張保全或糾正已經破產的「第二國際」，牠在社會國家主義與無產階級為實現社會主義制度而作的革命國際主義鬥爭之間動搖不定。

最低綱領內開頭的地方（從「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統治……」字樣起，到第一條止）完全刪去，改為以下的一段：

在俄國目前所處的時期中，臨時政府屬於資本案階級，牠受着廣大的小資產階級民衆底信仰（必然是不堅固的信仰），這政府曾經負責要召集「立憲會議」；這時候，無產階級政黨底直接任務，就是爭取最能保證一般經濟發展與人民權利、特別是能保證最順利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那種國家制度。

無產階級底黨不能僅以資產階級代議制的民主共和國為滿足，這種共和國在全世界上到處都保留着壓迫民衆的帝國武器：警察、常備軍、特權官僚，並極力使其千古不朽。

黨正在爭取更民主的工農共和國，這個共和國中，警察

與常備軍完全取消，而代以全民武裝及人人充當的民警；一切公務人員不但是選舉的，而且依大多數選舉人底要求隨時可以撤換；一切公務人員底薪俸一律不得超過熟練工人底平均工資；代議制的機關漸漸代以人民代表蘇維埃（由不同的階級和不同的職業或由各地方選出代表），蘇維埃同時立法，同時又實行自己的法律。

俄羅斯民主共和國底憲法應當保證：

第一條。 人民專制；國家一切上府政權應屬於人民代表，這些代表由人民選舉，隨時可由人民撤換，他們組成一個人民會議，一個議院。

第二條。 ——補上：

一切選舉中採用比例代表制；一切代表及當選人得依大多數選舉人底決定而隨時撤換。

第三條。 ——補上：

取消一切由國家委任的地方的及洲的政權*。

第八條最後一句是這樣：

一切地方的、社會的及國家的機關中採用方言；取消強制的國語。

第九條改成這樣：

國內一切民族都有自由分立並建立自己國家之權；俄羅斯人民底共和國應當不用暴力而純用自願協定的方法吸引其

* 李普一九一七年六月十號（五月二十八日）真理報第六十八期（四〇），羅格諾斯馬克思主義及一般激進的民主主義對於委任及批准由地方人民所選出的政權的觀點。

他各族人民或民族去建立共同的國家。各國工人底一致與兄弟的聯合，絕對不容許採用直接及間接的暴力去壓服其他民族。

第十一條改成這樣：

審判官及民事和軍事方面的一切公務人員由人民選舉；依大多數選舉人底決定，隨時可以撤換他們。

第十二條改爲這樣：

用全民武裝代替警察及常備軍；工人與職員在全民的民警內服公務時應向資本家領得普通工資。

* * *

在黨綱底財政條款以後（在「民主化底基本條件」這句之後）補充以下的一段：

一方面，在銀行事業及託辣斯化的工業部門內，資本主義已達到高度的發展；另一方面，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破壞情形，到處都要求國家及社會來監督最主要的物品底生產及分配；這樣一來，就促起黨要求將銀行、新提加（託辣斯）等收歸國有。

* * *

土地綱領底措辭應當這樣：

起首一段照舊（從「爲剷除……殘餘起見」起，到「黨要求」止）；以下改爲這樣：

（一）竭力爲立刻和完全沒收俄國一切地主土地（以及封主的、教堂的和沙皇的土地等等）而鬥爭；

(二) 主張立刻將一切土地交給在農民代表蘇維埃或在真正完全依民主原則選出的及完全脫離地主官僚而獨立的地方自治機關組織之下的農民。

(三) 要求將國內一切土地收歸國有；土地國有就是將一切土地所有權轉交國家，將土地處理權轉交地方民主機關；

(四) 俄國有些地方的農民委員會，首倡將地主活的及死的農具交給加入這些農民委員會的農民，以便在耕種一切土地時公共輪流使用；這些農民委員會底倡舉應當予以贊助。

(五) 勸導鄉村無產者及半無產者，要使他們做到把每個地主田莊造成充份大的模範農莊，由農業工人代表蘇維埃用公款，在農學家指導之下，採用最優良的技術資料去經營。

黨在民主的土地改造底一切情形之下等等一直到節末（「唯一手段」這句止）。

最後，土地綱領之末，由「黨在民主的土地改造底一切情形之下」這句起到「唯一手段」字樣止，照舊保留。

*

*

*

綱領底整個末尾，最後的兩段，從「俄國社會民主黨」要努力達到」字樣起到末尾止，完全刪去。

一九一七年五月初（四月底）

對於全俄四月代表會議小組
意見書的考慮（四一）

關於對黨綱一般部份的這些意見書，我應當指出以下幾點。

我以為完全改造黨綱底一般部份，是沒有必要的；小組所擬定的完全改造的計劃，我覺得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

現有黨綱底一般部份，包含着資本主義這個社會經濟制度底最主要最重要的特點之敘述與分析。這些特點並不因帝國主義（財政資本時代）出現而根本改變。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底繼續，是牠的最高階段，是進到——在某種關係上——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

因此，除分析一般資本主義底基本特點外再分析帝國主義，這不能算是「機械式的」。帝國主義事實上沒有把資本主義從下而上地改造，而且也不能改造。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底矛盾複雜緊張，使壟斷與自由競爭「混亂」起來，但帝國主義却不能消滅交換、市場、競爭、危機等等。

帝國主義是正在凋謝的、可是還沒有完全凋謝的資本主義；牠是正在衰亡的、可是還沒有完全衰亡的資本主義。不是純粹的壟斷，而是壟斷與交換、市場、競爭、危機同時存在——這就是一般帝國主義之最重要的特點。

因此，把對於交換、商品生產、危機等等一般的分析刪去，而把帝國主義當作整體來分析，以「代替」上述的分析，這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因為這樣的整體是沒有的。有的是由競爭過渡到壟斷。因此，如果保留對於交換、商品

生產、危機等等一般的分析，而加上對於生長着的壟斷的說明，這樣的黨綱就正確得多，更能確切地反映實際情形。正是這種互相矛盾的「原則」——競爭與壟斷——底結合才是帝國主義底要點，正是這種結合準備着崩潰，即社會主義革命。

此外，如果把俄國帝國主義看成爲團結的整體（帝國主義一般地就不是團結的整體），那就不對了；因爲俄國還有許多勞動部門還在從自然經濟及半自然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這是落後的，軟弱的；可是這終究是存在着，而且在某些條件之下，這可以使資本主義底崩潰稍稍延緩。

黨綱由研究資本主義底最簡單的表現出發（而且應當由此出發），進至更複雜的，「最高的」現象；由交換進至商品生產，進至大企業之排擠小企業，危機等等，一直到帝國主義爲止，這是生長着的而且祇在現時在幾個先進國內才長成了的最高階段。實際生活正是這樣。開始把一般的「交換」與資本輸出相提並論，這在歷史上、在理論上都是不正確的。

我不同意小組底意見就是如此。

一九一七年五月作

論 黨 綱 改 造 草 案

（黨綱新舊原文）

爲使讀者最容易、最便於比較黨綱底新舊原文起見，特將兩種原文依下列方法合併登載：

字體用普通寫法的，表示舊黨綱在新黨綱內還保留不變的部份；

旁邊加點的，表示新黨綱中完全被刪除的部份；

旁邊加曲線的，表示新黨綱內所有而舊黨綱內完全沒有的部份。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黨綱

交換底發展，在文明世界各國之間建立了這樣密切的聯繫，使得無產階級偉大的解放運動會應當成爲——而且早已成了——國際的運動。

俄國社會民主黨認爲自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軍隊中之一支隊伍，牠所追求的最終目的也與其他各國社會民主黨人相同。這一個最終目的是由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底性質及其發展過程所決定的。這種社會底主要特點就是基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商品生產，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下，最主要的和大部份的生產資料及商品流通資料都屬於人數很少的階級，而絕大多數人都是無產者和半無產者，他們爲自己的經濟地位所迫，經常地或時斷時續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即是到資本家那裏去當僱工，用自己的勞動去創造社會上層階級底進款。

技術的經常改良，使大企業底經濟意義增加，使獨立小生產者受排擠，把他們一部份變爲無產者，把其餘的人在社會經濟生活上的作用縮小，有些地方則使他們多少是完全地、多少是公開地、多少是痛苦地依靠資本；隨着這種過程底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統治範圍便日益擴大。●

此外，技術的進步，又使資本家可以在商品生產及流通過程中日益大批地僱用女工與童工。而既然在另一方面，這種進步又使得資本家對工人活的勞動的要求相對減少，於是對勞動力的需要一定要落後於他的供給；結果，就增加僱傭勞動對資本的依賴，提高對僱傭勞動的剝削程度。

各資產階級國家內部的這種情況和他們在全世界市場上不斷加劇的互相競爭，使得商品底出賣日益困難，而商品底生產量則經常地增長。生產過剩表現於多少厲害的工業危機中，危機之後，接着又是多少長久的工業停滯時期，這種生產過剩是資產階級社會生產力發展底必然結果。危機與工業停滯時期，本身又越使小生產者破產，越增加僱傭勞動對資本的依賴，更快地使工人階級底生活狀況相對的、有時還是絕對的惡化。

如此，技術之改良，表示勞動生產率底增加與社會財富底增長，同時在資產階級社會內引起社會的不平等底增長，貧富間的懸隔底增大，勞動羣衆日益感受生活無保障、失業與各種貧困現象之痛苦。

可是，資產階級社會所含有的這一切矛盾增長和發展起來，勞苦羣衆與被剝削羣衆對現制度的不滿情緒也隨之而增加，無產者底數量與團結性也隨之而增進，他們與剝削者的鬥爭也隨之而緊張。同時技術底改良，使生產資料與流通資料集中起來，使資本主義企業中的勞動過程社會化，日益迅速地造成以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代替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物質上的可能性，——就是造成爲國際社會民主黨（階級運動

底覺悟的代表)一切行動最終目的的那種社會革命底物質上的可能性。

無產階級底社會革命拿生產資料及流通資料底公有權去代替私有權，實行社會生產過程底有計劃的組織，以保證全社會人員底福利及各方面的發展；這樣一來，牠將消滅社會上階級底區分，並由此解放一切被壓迫的人類；因為牠將消滅社會上一部份人剝削另一部份人的一切形式。

這種社會革命底必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即是說，無產階級奪取那種使牠能夠鎮壓剝削者一切反抗的政權。國際社會民主黨提出任務要使無產階級能夠完成自己偉大的歷史使命，牠將無產階級組織成爲獨立政黨以抵抗一切資產階級政黨，領導牠的階級鬥爭底一切表現，在牠面前揭破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利益底不可調和的對峙性，向牠解釋當前社會革命底歷史意義及其必要條件。同時，國際社會民主黨又在其餘的勞苦羣衆與被剝削羣衆面前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內他們的地位是沒有希望的，爲使他們自己本身解脫資本底壓迫，必需要實行社會革命。工人階級底黨——社會民主黨——號召一切勞苦民衆及被剝削民衆加入牠的隊伍，只要他們轉到無產階級底觀點上面來。

全世界資本主義現時(大約從二十世紀初起)已進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帝國主義，或財政資本時代，就是極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此時資本家底壟斷團體，如新提加、卡德爾、託辣斯，有了左右全屬的意義；極其集中的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資本向別國的輸出，發展到了極大

的範圍；全世界在地域上已被那些最富的國家所瓜分；國際託辣斯已開始在經濟上來瓜分世界了。

在這種實際情況之下，帝國主義戰爭，——即爲統治世界、爲銀行資本爭市場、爲壓制弱小民族而產生的戰爭，是必不可免的。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恰恰就是這樣的戰爭。

世界資本主義一般地非常高度的發展；壟斷的資本主義代替自由競爭；銀行及資本家團體準備着那種供生產過程及物品分配底社會調劑之用的機關；因資本主義壟斷底增長，物價騰貴，新增加對工人階級壓迫增加，工人階級底經濟鬥爭及政治鬥爭大感困難；因帝國主義大戰而產生的恐怖、災難、破產、野蠻狀態——所有這些，使資本主義現時所進到的發展階段，成爲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底紀元。

這一個紀元已經開始了。

只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才能使人類逃出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絕境。無論革命怎樣困難，無論牠遭受可能的暫時的挫折，或遇到反革命底浪潮；可是無產階級底最後勝利是必不可免的。

由於客觀條件之故，現代底迫切任務，就是要各方面直接準備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以實現構成社會主義革命內容的經濟及政治設施。

*

*

*

這一個任務要求各先進國工人階級具有最充分的信仰心，最親密的兄弟般的聯合及革命行動底直接一致；如果不

與支配着絕大多數正式社會民主黨上層的那種資產階級式的對社會主義的曲解，立刻在原則上斷絕關係，那就不能實現這個任務。 這樣的曲解，一方面是社會國家主義派，口頭上的社會主義派，實際上的國家主義派，拿「保護祖國」的口號來掩飾保護「本國」民族資產階級強盜利益的行動，另一方面就是所謂「中派」，是一個同樣廣泛的國際派別，牠主張與社會國家主義派統一，主張保全或糾正已經破產的「第二國際」，牠在社會國家主義與無產階級為實現社會主義制度而作的革命國際主義鬥爭之間動搖不定。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統治着整個文明世界，這就決定了社會民主黨人底共同的最終目的；各國社會民主黨人在走向這種目的的道路上，不得不各自提出不同的最近任務；這不但因為這種生產方法底發展程度並不到處相同，而且還因為牠底發展在各國是在各種不同的社會政治環境之內進行的。

在資本主義已成為統治的生產方法的俄國，還保存着很多資本主義以前的舊制度底殘餘；這種舊制度底基礎就是勞動羣衆被束縛於地主、國家或國家元首。

這些殘餘最厲害地阻礙經濟的進步，不容許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向各方面發展，幫助保持並加強國家及有產階級對千百萬農民的最野蠻的剝削形式，使全體人民處於愚昧無權的狀態。

這一切殘餘中最主要的與這一切野蠻制度中最堅強的柱石，就是沙皇專制政體。沙皇專制政體，按其本性是仇視

一切社會運動的，他不能不是無產階級一切解放要求底最惡毒的敵人。

因此，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以推翻沙皇專制，代以民主共和國作為自己最近的任務；這共和國底憲法要保證：

在俄國目前所處的時期中，臨時政府屬於資本案階級，牠受着廣大的小資產階級民衆底信仰（必然是不堅固的信仰），這政府曾經負責要召集「立憲會議」；這時候，無產階級政黨底直接任務，就是爭取最能保證一般經濟發展與人民權利、特別是能保證最順利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那種國家制度。

無產階級底黨不能僅以資產階級代議制的民主共和國為滿足，這種共和國在全世界上到處都保留着壓迫民衆的帝國武器：警察、常備軍、特權官僚，並極力使其千古不朽。

黨在爭取更民主的工農共和國，這個共和國中，警察與常備軍完全取消，而代以全民武裝及人人充當的民警；一切公務人員不但是選舉的，而且依大多數選舉人底要求隨時可以撤換；一切公務人員底薪俸一律不得超過熟練工人底平均工資；代議制機關漸漸代以人民代表蘇維埃（由不同的階級和不同的職業或由各地方選出代表），蘇維埃同時立法，同時又實行自己的法律。

俄羅斯民主共和國底憲法應當保證：

（一）人民專制；國家一切上層政權應屬於人民代表，這些代表由人民選舉，隨時可由人民撤換，並組成一個人民會議、一個議院。

（一）人民專制；即是將國家全部上層政權集中在立

法會議子裏，立法會議由人民代表組織而成；牠是一個議院。

(二) 無論在選舉立法會議時，或在選舉各地方自治機關時，凡年滿二十歲的男女公民一律都有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選舉權；選舉時用不記名投票；每個選舉人都有權被選舉到一切代表機關內去；議會每兩年改選一次；人民代表應得薪金；一切選舉中採用比例代表制；一切代表及當選人得依大多數選舉人底決定隨時撤換。

(三) 廣泛的地方自治制；生活條件及居民成份特別的地方施行州的自治制；取消一切由國家委任的地方的及州的政權。

(四) 不得侵犯公民底人格及住宅。

(五) 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罷工和結社絕對自由。

(六) 遷居自由和職業自由。

(七) 取消等級制，不分性別、宗教、人種和民族，一切公民完全平等。

(八) 居民有用方言受教育之權，由國家及自治機關出款創辦為這種教育所必需的學校；每個公民有權用方言在大會上發言；一切地方的、社會的及國家的機關中採用方言，使其與國語並用；取消強制的國語。

(九) 國內一切民族都有自決權。

(九) 國內一切民族都有自由分立並建立自己國家之權；俄羅斯人民底共和國應當不用暴力而純用自願協定的方法吸引其他各族人民和民族去建立共同的國家。各國工人

底一致與兄弟的聯合，絕對不容許採用直接及間接的暴力去壓服其他民族。

(一〇) 每人都有根據通常手續向陪審法庭彈劾一切官吏之權。

(一一) 審判官由人民選舉。

(一二) 審判官及民事和軍事方面的一切公務人員由人民選舉；依大多數選舉人底決定，隨時可以撤換他們。

(一三) 用全民武裝代替常備軍。

(一四) 用全民武裝代替警察及常備軍；工人與職員在全民的民警內服公務時應向資本案領得普通工資。

(一五) 教會與國家分離，學校與教會分離；學校完全世俗化。

(一六) 十六歲以下的男女子弟一律受免費的、強迫的普通教育及職業教育；貧苦子弟由國家給與衣食及教育用品。

(一七) 十六歲以下的男女子弟一律應受免費的、強迫的普通教育及普通技術教育（在理論上及實際上學習各主要生產部門）；教育與兒童社會生產勞動密切聯繫。

(一八) 全體學生底衣食及教育用品由國家供給。

(一九) 國民教育事業交由地方自治民主機關辦理；學校課程底規定及教師底人選，中央政權不得過問；教師直接由人民自己選舉；不良教師，人民有權撤換。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要求取消一切間接稅而規定所得及遺產累進稅，認為這是我們國家經濟民主化底基本條件。

一方面，在銀行事業及託辣斯化的工業部門內，資本主

業已達到高度的發展；另一方面，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破壞情形，到處要求由國家及社會來監督最主要的物品底生產及分配，這樣一來，就促起黨要求將銀行、新里卡（託辣斯）等收歸國有。

爲使工人階級免除形體上及精神上的頹廢起見，以及爲發展牠的解放鬥爭能力起見，黨要求：

（一）對於一切僱傭工人限定八小時工作日。

（一）對於一切僱傭工人限定八小時工作日，在不斷工作時，八小時內至少須有一小時吃飯的休息時間。在危險及有害衛生的生產中，工作時間應縮短到每天四小時到六小時。

（二）對於國民經濟各部門內一切男女僱工，應由法律規定每星期至少要有四十二小時連續不斷的休息時間。

（三）完全禁止額外工作。

（四）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內禁止做夜工（從晚上九時起到早上六時止），但在技術上有絕對必要而爲工人團體所贊同時不在此例。

（四）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內禁止做夜工（由晚上八時起到早上六時止），但在技術上有絕對必要而爲工人團體所贊同時不在此例，然而務使夜工不得超過四小時。

（五）禁止廠主僱用學齡以下（十六歲以下）的童工，青年工人（十六歲到十八歲）底工作時間以六小時爲限。

（五）禁止廠主僱用學齡以下（十六歲以下）的童工，青年工人（十六歲到二十歲）底工作時間以四小時爲限，禁止他們在有害衛生的生產及礦山中做夜工。

(六) 在對於婦女身體有害的部門內禁止僱用女工；女工產前休息四星期，產後休息六星期，在此整個休息期內照常發給工資。

(六) 在對於婦女身體有妨害的部門內禁止僱用女工；禁止婦女做夜工；女工產前產後各休息八星期，休息期內發給全部工資，同時給與免費的醫藥上的幫助。

(七) 凡有婦女作工的一切輕工廠、重工廠及其他企業內應設立育嬰院以養育嬰兒及幼童，哺乳的女工至少每隔三小時須放工一次，每次至少半小時。

(七) 凡有婦女作工的一切輕工廠、重工廠及其他企業內應設立育嬰院以養育嬰兒及幼童，並設立哺乳房間；哺乳的女工至少每隔三小時須放工一次，每次至少半小時；哺乳的母親須給與補助金，並縮短工作時間到六小時。

(八) 工人年老及完全或局部失去工作能力時，須由國家保險；由國家向資本家徵收特別稅作為保險基金。

(八) 工人有完全的社會保險：

(甲) 為各種僱傭勞動保險；

(乙) 為各種勞動能力之喪失保險；疾病、傷損、殘廢、年老、職業病、產後、寡婦、孤兒以及失業等等；

(丙) 被保險者在一切保險機關內有完全的自治權；

(丁) 保險方面的用途由資本家負擔；

(戊) 免費的醫藥上的幫助，醫藥事業交由工人所選舉的自治施設局辦理；

(九) 禁止以商品付工資；一切僱傭條約上一律應當規定每星期發給工錢一次；工錢在工作時間以內發給。

(一〇) 禁止廠主剋扣工資，不管其剋扣底緣由和目的為何（罰金、廢貨扣金及其他）。

(一一) 一切國民經濟部門內指派人數充足的工廠檢查員，並將工廠檢查範圍推廣於使用僱傭勞動之一切企業中，連國家的也包括在內（家庭傭僕也在這監督範圍之內）；在使用女工的部門內須指定女檢查員；由工人選舉而由國家發薪的代表，參加監督工廠法底執行，並監督工資表底編製，原料及生產品之檢收與排斥。

(九) 設立由工人選舉的勞動檢查機關，並將其推廣於各種使用僱傭勞動的企業中，家庭傭僕也包括在內；在有女工的部門內採用女檢查員制。

(一二) 地方自治機關會同工人選舉的代表，監督廠主所撥給工人的宿舍底衛生狀況，並監督這種宿舍底內部規則及其出租條件——以便使工人私人及公民底生活及行動不受廠主底干涉。

(一三) 凡使用僱傭勞動的企業內須設立組織適當的衛生檢查處；一切衛生檢查組織應脫離廠主而完全獨立；工人醫藥費由廠主負擔，害病時由廠主維持生活。

(一四) 僱主破壞勞動保護法時應受刑事處份。

(一〇) 頒佈衛生法，以便在使用僱傭勞動的一切企業內改良勞動底衛生條件並保障工人底生命和健康，同時將衛生事業交由工人選舉的衛生檢查機關辦理。

(一一) 頒佈住房法並設立——為監督宿舍底衛生狀

況起見——由工人選舉的宿舍檢查機關。但要解決住房問題，只有消滅土地私有權，設備廉價的、合於衛生的住宅。

(一二) 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內設立職業法庭。

(一五) 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內設立職業法庭，由工人及廠主團體代表各半組織而成。

(一六) 地方自治機關必需在各生產部門內設立僱用本地工人及外來工人的介紹處（勞動介紹所），由工人及廠主雙方派代表參加辦理此事。

(一三) 設立勞動介紹所以便正當辦理為失業者尋找工作的事情。勞動介紹所應當是無產階級的階級組織（絕對不是由各階級依平等原則參加的組織），應當與職工會及其他工人團體發生密切聯繫，並從社會自治機關方面領取經費。

為着剷除那直接壓迫農民的農奴制度殘餘起見，並為着鄉村階級鬥爭自由發展起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要求：

(一) 農民人格及財產上所受的等級制的限制一概取消。

(二) 農民因等級的特殊而負擔的償金與賦役及帶有奴役性的債務一概取消。

(三) 沒收教堂的、廟宇的、封主的及沙皇的土地，將其（官地也在其內）交於統一城鄉各府的大地方自治機關；同時將移民所需要的土地以及有全國意義的森林水池，交給民主國家所有。

(四) 沒收私人佔有的土地（小地產除外），將其交給依民主原則選舉出的大的地方自治機關處理；同時，應歸

沒收的土地以多少畝起碼，這要由大的地方自治機關決定；「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幫助農民底革命發動，一直到沒收地主底土地，同時永遠堅決地反抗一切阻礙經濟發展過程的企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極力要在革命順利發展的時候，將沒收了的土地交給地方自治民主機關管理，但在實行這點的條件不順利時，則主張把那些事實上經營小經濟或為補足小經濟所必需的地主土地交給農民分配。

(一) 竭力為立刻和完全沒收俄國地主一切土地（以及封主的、教堂的和其他的土地）而鬥爭。

(二) 主張立刻將一切土地交給在農民代表蘇維埃或在真正完全依民主原則選出的及完全脫離地主官僚而獨立的地方自治機關組織之下的農民。

(三) 要求將國內一切土地收歸國有；土地國有就是將一切土地所有權交給國家，將土地處理權交給地方民主機關。

(四) 俄國有些地方的農民委員會，首倡將地主的活的及死的農具交給加入這些農民委員會的農民，以便在耕種一切土地時公共輪流使用；這些農民委員會底倡舉應當予以贊助。

(五) 勸導鄉村無產者及半無產者，要使他們做到把每個地主田莊造成充份大的模範農莊，由農業工人代表蘇維埃用公款，在農學家指導之下，採用最優良的技術資料去經營。

同時，黨在民主的土地改造底一切情形之下，其任務就是力求鄉村無產階級有獨立的階級組織；向牠解釋，牠底利

益是與農民資產階級底利益不可調和地對峙着，警告牠不要對小經濟制度抱着癡望；這種制度在商品生產存在之下，永遠不能消滅民衆底貧困；最後，應指出必需實行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認為這是消滅一切貧困及一切剝削的唯一手段。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努力於達到自己最近的目的，贊助一切反對俄國現存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反對派運動及革命運動，同時堅決反對凡足以推廣或鞏固官警對於勞動階級的監視的那種改良草案。

•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自己深信，要完全地和澈底鞏固地實現上述各種政治的與社會的改造，只有推翻專制制度，召集由全民自由選舉的立憲會議才能做到。

一九一七年五月

論國際主義者統一問題

論國際主義者統一問題^(四二)

吾黨全俄代表會議曾經議決：認為與事實上站在國際主義立場上的團體及派別接近和聯合是必需的——其基礎就是要牠們與小資產階級背叛社會主義的政策斷絕關係。

統一問題，近日也在彼得格勒統一社會民主黨人的區聯派組織底代表會議上加以討論過了（四二）。

為要執行全俄代表會議底決定起見，同時認為與區聯派統一是非常願意的，因此吾黨中央曾提出以下的提議（這些提議開始僅用列寧同志及幾個中央委員底名義向區聯派提出，但後來中央大多數委員也贊成了這些提議）：

「統一最好立刻實現。」將向「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提議馬上請區聯派遣兩個代表各參加兩個報紙（現在的真理報——牠將要變成全俄的通俗報，以及最近將來就要創辦的中央機關報）底編輯部。

將向中央委員會提議成立一個專門的組織委員會，負責召集黨代表大會（經過一個半月以後）。

區聯派代表會議有權派兩個代表加入該委員會。要是馬爾託夫派的孟塞維克與「防守派」斷絕關係^(四三)，那末也願意而且必需請他們的代表參加該委員會。

在浪潮社裏出版討論特刊，在重辦的教育雜誌上自由討論，以保證對於爭論問題的討論自由」（四四）。

(共產主義者。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三號(舊曆十日)列寧代表自己個人和幾個中央委員而作的建議大綱)。區聯派方面也通過了另一個決議。這個決議說道：

「統一問題。本會議認為只有最密切地團結無產階級底一切革命力量，才能夠：

(一) 使牠成爲掃清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的先進戰士；

(二) 使牠成爲俄國民主派反對一切半農奴制殘餘及沙皇制遺跡的鬥爭中的首領。

(三) 使牠澈底完成革命事業，完全解決戰爭與和平、沒收土地、八小時工作制等等問題。

因此議決如下：

(甲) 無產階級所非常需要的那種力量底團結，只有站在齊美瓦德會議、昆泰爾會議、黨綱及一九〇八、一九一〇、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各年黨底決議底旗幟之下才能達到(四五)；

(乙) 每一個工人團體，無論是職工會、文化俱樂部、消費合作社；每一個工人報紙或雜誌都不應當站在這旗幟之外。

(丙) 同時本會議最堅決最熱烈地主張在該決議底基礎上實行統一。

那一個決議更快些促成統一——這個問題，現在一切工人國際主義者都應當討論並解決牠。

區聯派底政治決議，基本上採取了與防守派決裂的正確路線。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力量底任何分散，在我們看來都是毫無理由的。

一九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十八日)。

註 釋

釋 註

(一) 二月革命時，列寧還在瑞士。列寧寫給郭倫泰的兩封信（列寧全集第二十卷五頁至八頁）和一九一七年三月三十號（舊曆十七日）的提綱（同卷九頁至十二頁），是列寧接到關於二月革命的電報後的第一個反應，這些提綱可以看作一九一七年布爾塞維克策略基本原則底第一個綱要。遠方來信是他在四月二號到八號（舊曆三月二十日到二十六日）寫的，當時只發表了第一封信：第一次革命底第一階段。該信編於本卷內。其餘的後來載在全集第二十卷內。

列寧在這第一封信內說明革命底第一階段，揭示牠的動力，描寫牠的前途，指出無產階級在目前及將來的革命階段上的任務。第二封信詳細分析臨時革命政府的問題；第三封信論無產階級的民衆，第四封信論和平：怎樣達到和平？。第五封信，題目是革命無產階級國家建設底任務，這封信是在四月八日（舊曆三月二十六日）列寧由瑞士動身那天開始寫的，沒有寫完。可是他在這封信內，已經能夠簡單地總結以前的四封信，用提綱形式指出這四封信內的中心思想，稱之謂簡單的革命「綱領」。現在摘引這些總結，使讀者能領略五封信底大意。列寧寫道，「前幾封信指出俄國革命無產階級在目前的任務如下：（一）要能經過最正確的道路，走向革命底下一階段，走向第二次革命；（二）

第二次革命，應當把國家政權，從地主資本家底政府（古契科夫、李和夫、密留科夫、克倫斯基之流底政府）手內，轉交於工人與最貧農政府之手。（三）這一個工人與最貧農底政府應當依工農代表蘇維埃底式樣組織起來，這就是說，（四）牠應當打碎並完全剷除舊的、一切資產階級國內所常見的國家機器，軍隊、警察、官僚，而代以（五）不但是羣衆的，而且是人人加入的普遍的全民武裝組織。（六）只有這樣的政府，這樣的階級成份（「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這樣的管理機關（「無產階級的民警」）的政府，才能有成效地解決現時非常困難及絕對迫切的最主要的一個任務：爭得和平，並且不是帝國主義的和平，不是帝國主義列強關於瓜分資本家及其政府所搶來的贓物的協定，而是真正鞏固的與民主的和平；這種和平，不經過有幾個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是不能達到的。（七）要俄國無產階級底勝利在最近的將來得能實現，其條件只是：如果其勝利底第一步，將是絕大多數農民在沒收地主一切地產的鬥爭中（並且爲一切土地國有化而作的鬥爭中，如果認爲「一〇四人的土地綱領」實際上還是農民底土地綱領的話）幫助工人。（八）由於這樣的農民革命並在農民革命底基礎上，無產階級可以進行而且必須進行那些聯合最貧農而採取的前進步驟；這些步驟就是監督最主要物品底生產和分配，施行「普遍的勞動義務」等等。這些步驟，因某些條件而必然要產生，這些條件是

* 「一〇四人的綱領」——這是一九〇六年第二次國會中勞動派底土地法案。

由戰爭造成的，並且在許多方面，到戰後甚至會緊張起來；這些步驟，綜合起來並發展下去，就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俄國，是不能直接地、一下子地、不經過一些過渡辦法而實現的；可是在施行這些過渡辦法以後，牠完全可以實現而且是迫切需要。（九）農村中應立刻特別組織工人代表蘇維埃，即農業雇工蘇維埃，與其餘農民代表蘇維埃分開；這個任務現在提得極其迫切。這就是我們所簡單規定的綱領，牠是根據俄國革命及世界階級力量底估計，並根據一八七一年及一九〇五年的經驗而規定出來的！（列寧全集第二十卷四六至四七頁）。看了遠方來信第一封信底全部內容及其他四封信底大概內容以後，可以完全明瞭以下的幾個基本之點：

（甲）列寧這裏的出發點，大體上就是他還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已發揮了的那些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途的觀點（參看革命底階段、方向和前途這個提綱，列寧選集中文版第五卷一三五至一三六頁）。

（乙）列寧把這些前途與時局底特點（國際的與俄國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大戰，歐洲的革命形勢，俄國專制政體底顛覆，與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同時並存的工人政府底萌芽——工人代表蘇維埃之存在）聯繫起來，擬定自己的革命「綱領」，其基礎就是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任務與西歐及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任務之「非常接近」；關於這點，他在一九一五年的俄國戰敗與革命危機、幾個提綱、論革命底兩條路線這幾篇文章內（列寧選集中文版第九卷）都已講過。

(丙) 列寧以兩個革命之非常接近這一點為出發點，同時一分鐘也不忘掉：必須要和全體農民一起，用「完全戰勝地主」的方法來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根據當時的條件，提出了一個基本任務：把革命由第一個資產階級的階段過渡到（與歐洲無產階級聯合之下）第二個無產階級的階段，並為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而提出了一個基本口號：使鄉村半無產階級羣衆——鄉村貧民——附和無產階級。

(二) 關於德國政府和俄國政府彼此企圖單獨講和（即是脫離俄國同盟者而獨立的講和）的消息，從一九一五年春天起就已傳佈於俄國資產階級中，而在一九一六年秋天，這些消息已經出現於外國報紙上。接近政府的各政界，首先就是沙皇及其政府所親信的所謂「黑色同盟」，曾極力想實行單獨講和。除了一九一五年沙皇女使華西利吉可娃和德政府的交涉、一九一七年初亞歷山大皇后親自和德政府所進行的交涉以及以後沙皇政府總長普洛托撲包夫所作的交涉以外，還有一件事情也說明了「黑色同盟」底用意，這件事情就是：在一九一六年，總長底位置不斷更換。這種更換，完全是要造成一種單獨講和的可能。資產階級團體（立憲民主黨也在其內），曾非常不滿意「黑色同盟」底企圖，牠們曾正是這樣地來了解一九一五年委任國務總理高立謀金、尤其是一九一六年委任斯鳩梅爾的事情。一九一六年秋天，外國報上登載了德俄政府談判的消息；那時候，列寧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六日（十月二十四日）的第五十六期社會民主黨人上，特別寫了一篇文章來說明德俄之間單獨

講和的問題。列寧在這篇文章中，以沙俄在其國際政策上所擁護的那些利益作根據而說明了沙皇政府希望單獨講和的企圖。他寫道：俄國和德國戰爭，是要爭取加里西亞、爭取阿美尼亞、爭取君士坦丁堡以及爭服巴爾幹半島諸國。可是，——列寧又說道，——「除了德俄強盜利益上的衝突以外，英俄之間還存在着同樣深刻的（假使不是更厲害的話）衝突。俄國帝國主義政策底任務……，可以簡述如下：在英法底援助之下打倒歐洲的德國，以便搶掠奧大利（奪取加里西亞）及土耳其（奪取阿美尼亞，尤其是君士坦丁堡）；然後在日德底援助之下打倒英國在亞洲的勢力，以便奪取整個波斯，完成瓜分中國的事情以及其他等等」（見列寧全集十九卷二八一頁論單獨講和一文）。然而，這個任務只有在俄國力量未被削弱的時候才能完全實現。而俄國在對德戰爭中的失敗，就已削弱了俄國的力量。於是沙皇政府就想實行單獨講和：「假使「我們」過分貪求歐洲的巨大贓物，那末「我們」就會冒這樣的險：完全削弱「自己的」軍力，在歐洲差不多什麼也得不到，在亞洲有失去「自己的」贓物的可能，——沙皇政府這樣議論着，而且從帝國主義的利益上看來，牠這種議論是正確的。」——列寧這樣寫着。列寧接着又說道：「我們在明天或後天早上醒來的時候，會讀到三個皇帝（俄國的、德國的和奧國的——編者）底宣言：「我們顧到我們所滿愛的各民族底意志，已決使牠們享受和平的幸福，決計宣佈休戰並召集全歐和平大會」，——這是完全可能的」（見列寧全集十九卷二八四到二八五頁，着重點是列寧自己加的）。

(三)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拉斯布丁被暗殺以後，資產階級企圖撤換尼古拉第二，由他的幼子亞歷西繼位，而抬出米海爾、羅曼諾夫（尼古拉第二底兄弟）來做事實上的沙皇（「攝政王」）。這次暗殺底兇手是黑幫的議員蒲里斯格維赤、尤蘇波夫及德米特里羅曼諾夫；資產階級認為這次暗殺是對沙皇及沙皇政府下一「最後警告」，可是他們所希望的结果，還是沒有得到。資產階級因為前線上的失敗，因為沙皇政府極力想單獨媾和，同時看見革命迫近不免心寒胆裂，因此起來反對沙皇政府，想撤換尼古拉，即是想用朝廷政變來代替革命，以形成「舉國信仰」的内閣，這一點是過去資產階級想用向沙皇請願的方法來達到的。可是事情發展，不像自由派陰謀家所預料的一樣；爆發的不是朝廷政變，而是二月革命。於是他們又想拿立憲君主政體來代替推翻沙皇政體的行動，捧出米海爾、羅曼諾夫來代替尼古拉第二。革命破壞了這個企圖，可是終究暫時使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取得政權，政府成份，與規定朝廷政變的計劃時進步派聯盟所擬定的名單差不多。

(四) 列寧所寫的與瑞士工人告別書，曾於四月八號（三月二十六日）布爾塞維克外僑（他們是在二月革命之後回俄的）會議上通過的，並預定在瑞士社會黨報上發表的。該信實際上是重複第一封遠方來信底基本意思。不過在遠方來信中，基本注意力集中在俄國革命底國內問題上，而這裏却特別注意俄國革命底國際意義。他認為這次革命是證實了國際的布爾塞維克的口號——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之正確；而認為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底往前發展，

革命底下一個的無產階級的階段，便是國際社會主義革命底開始。列寧這次向瑞士工人說話，並經過他們而向西歐全體工人說話，其基本的意思與意義，就包含在該信末尾的口號上（歐洲正在開始的無產階級革命萬歲！）。列寧在該信內對於俄國革命的估計，其基本意思也就在這裏。

（五）所謂斯託雷平的土地「改良」，就是指一九〇五年以後沙皇政府所頒佈的許多法律，主要的是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二號（舊曆九日）的法律及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七號（舊曆十四日）的法律，其基本目的就是想在這強固的富農階層中替沙皇政體造成鄉村中的支柱。

（六）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這篇文章，在列寧回國後數日登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號（舊曆七日）真理報第二十六期上。其中所發表的提綱，列寧在回國後第二天（四月十七號）在工兵代表蘇維埃全俄代表會議底布爾塞維克黨員會議上的報告中，及同日在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聯席會議上的報告中，都預先讀過。可惜這兩個報告都沒有速記，我們現在只有一些不確切而不完全的、一位參加會議的布爾塞維克底記錄（參看列寧全集二十卷七六一—八三頁）。列寧在這篇文章內只是重複四月十七號的報告中已經說明了的提綱，並沒有加以發揮，給牠作一理論根據。可是實際上，在第一封遠方來信及與瑞士工人告別書內給這些提綱已經作了理論根據。讀者在論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論策略書，尤其是無產階級在我們的革命中的任務（無產階級政黨底綱領草案）這些文章中，就知道這些提綱底基本思想在這幾篇文章內又繼續發揮了。

這些以「四月提綱」聞名的提綱，在十月革命史及黨史上都是基本的文件之一；這些文件規定了無產階級及其布爾塞維克黨在一九一七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上行動綱領、戰略和策略。列寧底四月提綱，完全以一九〇五年時他對戰爭及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態度為出發，並表現遠方來信（參看本卷註釋（一））底基本思想；但其表現底形式特別明顯，且在政治方面及經濟方面都補充遠方來信中所指出的那個具體的行動綱領。後來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夜所說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取得政權後所應施行的那些辦法，實際上都在這些提綱內說過了。

必須指出一點，即這些四月提綱完全沒有提到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這個口號，這顯然是因為如列寧在論策略書上所說的，二月革命使蘇維埃政權與臨時政府的資產階級政權互相錯綜，「特殊地」實現了這個專政；至於要由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則列寧認為在一九一七年底條件之下，不一定要用脫離資產階級政府的、單純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來實現。在列寧看來，現在完全能有這樣一條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進路；在這個轉變過程中，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身「順便地、附帶地」將解決在社會主義革命未發生以前所未解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認為這是社會主義革命底「副產品」，好像後來列寧所說的一樣。大家都知道，十月革命時所發生的事情正是這樣。

這樣看來，在列寧底四月提綱中沒有提出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這一點明顯地指出一九一七年的情況與一九〇五年不同；在一九一七年，這個口號已不能規定無產階級政

黨底策略與戰策。列寧在論策略書內詳細說明這個觀點，這些信是反對加米業夫和他底同道者的，這派人曾停留在一九〇五年的口號上，堅決反對黨在革命中採取列寧的路線。

斯大林同志在其託洛茨基主義抑是列寧主義這篇演說中（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曾這樣估計四月提綱對於吾黨之意義：「黨在新的鬥爭條件下會須要採取新方針。黨（黨內的大多數）曾摸索地走向這種新方針。黨採取了一種政策：在議和問題上由蘇維埃去督促臨時政府；黨沒有決心立刻前進一步，從工農專政這個舊口號進到蘇維埃掌握政權這個新口號。這個半途性的政策，曾打算使蘇維埃能夠在關於議和的各種具體問題上看清臨時政府底真正帝國主義的本性，以便使蘇維埃脫離臨時政府。但這是非常錯誤的立場，因為這種立場，產生了和平主義的幻想，助長了防守主義，曾使本革命精神教育羣衆的工作難以進行……」。當時曾須要新的方針，列寧在其著名的四月提綱中，給黨指出了這個新的方針。這些提綱是大家知道的，所以我不必多說了。當時在黨的方面，和列寧有沒有過意見分歧呢？有過，這些意見分歧繼續了多久？至多兩星期。列寧格勒黨部底全市代表會議（四月下半個月內舉行的）通過了列寧底綱領，這次會議是吾黨發展中的一個轉折關頭。全俄四月代表會議（四月底舉行的），只是在全國的範圍內完成了列寧格勒黨部底事業，牠曾把十分之九的黨員團結在一致的黨的立場周圍」。黨的本身、黨內大多數，曾「摸索地走向」列寧的「方針」；在短短的時期中，當列寧的「方針」還沒變成「一致的黨的立場」的時候，黨內以加米業夫爲首的一

些右傾份子，剛好利用這個機會來堅決反抗黨採取這個方針。列寧發表提綱後第二日，加米業夫就在真理報上發表我們的分歧一文反對這些提綱。他在這篇文章內說：「列寧同志底總方案」是「不能容納的」，「在中央未有什麼新的決定，全俄代表會議未有什麼新的決議以前」，「他和他的同道者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不受革命防守主義底腐化影響，也不接受列寧底批評」（關於加米業夫在這時期內的主張，參看列寧底論策略書，本卷第五三頁及註釋）。

就在列寧格勒全市代表會議和全俄代表會議上，列寧和黨打倒了加米業夫及其同道者底這一種反抗（參看本卷註釋（一五）及（一六），在這些代表會議上，列寧底方針完全成了黨底方針。

布爾塞維克黨就是這樣對待了列寧底四月提綱和把牠變成了自己的革命綱領。當然，列寧提出這些提綱時，遇到了資產階級政黨及小資產階級政黨底最拚命的反攻。對於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也在其內），這些提綱成了最卑鄙地造謠中傷列寧的一個信號。從列寧底這篇文章中就已知道，普列漢諾夫曾稱列寧這些提綱為「夢囈」。孟塞維克中央（組織委員會）機關報工人報，在四月十九號第二十六期社論上大擡警鐘，來預防「左翼來的危險」。牠這樣說：「列寧回來，為的是替反動派出力。在他發表言論以後，可以這樣說：在我們沒有保證避免左翼來的危險以前，在沒有實行堅決反抗來消滅列寧所指揮的這一派別底害處以前，則列寧底一切大的成功，將是反動派底成功，與反革命企圖所作的一切鬥爭將是靠不住的鬥爭」。

工人報認為列寧所帶來的這種「左翼來的危險」，其「基本之點」就是列寧所宣佈的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該報論列寧底主張道：「基本之點就是對於俄國有採取社會主義革命方針之可能。基本之點就是對於俄國——俄國生產力發展薄弱，產業工人佔人口之少數，而且是很少的少數，無產階級又沒有受過什麼大的政治教育及職業教育，組織經驗又非常之少，——對於這樣的俄國有過渡到消滅資本統治，漸漸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孟塞維克的報紙及其組織委員會，認為這就是列寧「準備」「從背後打擊」革命的行動。「革命將受實在的危險。必需給列寧及其同派人以最堅決的反抗，這在現時還不算遲」。一九一七年事變指明了，革命在事實上給了誰以「最堅決的反抗」，牠用武裝的無產階級之手把誰拋到了歷史範圍之外。

(七) 大家都知道，列寧在二月革命前夜還在瑞士，俄國開始革命的消息一傳來，就使列寧及其他外僑急於設法回國。這一個任務不是容易的，因為要回到俄國，只有兩條路：或者經過協約國——英法等國，或者是經過德國。英法兩國不願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社會主義者放回俄國，害怕他們對於俄國軍隊和工人羣衆等等的破壞影響；經過德國呢，這時俄德正在交戰，這可以引起大的誹謗運動，說什麼賣國等等，後來也果然發生了這種謠言。列寧同意經過德國回俄時，曾估計到這種情形；因此他「極力設法，使不僅與德國政府不帶有絲毫協商的性質，就是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也是如此」——這是克魯普斯加在她的回憶中所敘述

的話。瑞士國際主義者普拉丁與德國政府交涉棧橋經過德國回國的問題，並預先規定過路條件：僑民所坐的火車不受監督和檢查，任何人不得出入這座客車；旅客無論他對於戰爭及和平問題的主張如何都可以搭車，准許搭車的條件，就是俄國應當送回在俄的德囚俘虜。這些仔細規定的過路條件後來確切執行了。到俄時，列寧及季諾維夫立刻受全體回國的人底委託，向彼得堡工兵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通知由瑞士到俄國的一切條件及經過情形，這個通知在四月十八號真理報上發表了。然而一切資產階級的報紙，都立刻向列寧及布爾塞維克惡毒地造謠中傷，公開地煽動摧殘。說列寧是德帝國主義底偵探，是德國的好細等等。一切資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報紙百般製造這些中傷的謠言。牠們幹這些勾當，大半都是奉行英法政府底命令的。英法政府未能阻止列寧回國，於是趕快設法來破壞他和布爾塞維克底名譽。列寧回俄國的那一天，外交部接到英法公使底照會，其中描寫列寧及布爾塞維克為極危險的人物，最無禮地謾罵他們，想藉此來影響臨時政府。同時英國公使畢尤肯年在他的照會中說：「德國政府准許俄國社會主義者列寧經過德國回國，他於上星期五晚上離開斯託阿立姆，向彼得格勒進發，目的是要最努力地宣傳和平。賀亞德聽見愛斯東尼亞底一位社會主義者（反對單獨講和的）說：列寧是一個良好的組織家而又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他在彼得格勒將有許多信徒，這是很有可能的」。 英法公使關於列寧回國的照會，其實就是對臨時政府及資產階級報紙的一種指令，叫他們去攻擊列寧和布爾塞維克。一九一七年俄國的資產階

級就是這樣地來對待列寧的。彼得堡的無產階級羣衆則相反，他們曾用極大的革命熱情去歡迎自己的領袖。列寧第一次與革命羣衆見面時，就在工人、海陸兵士成千成萬的歡迎隊伍面前演說，宣佈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

(八) 提出在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護自己祖國」這個口號的社會國家主義，在專制政府推倒以後，又帶了一個新的色彩：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稱「保護祖國」爲防衛革命，使其不受德帝國主義底鎮壓。因此就有革命防守主義之稱。實際上，這種防守革命就是保護已經執政的俄國資產階級底帝國主義利益。一九一七年開始的時候，羣衆都贊成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底「革命的防守主義」，真以爲問題是在保護革命。要詳細知道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底「革命的防守主義」與羣衆底善意的防守主義，可參看列寧底提綱：無產階級在我們的革命中的任務，第九節（見本卷八一頁）。

(九) 統一報起初是由普列漢諾夫同道者（「孟塞維克黨派」）在一九一四年創辦的；當時（戰前）曾公開發行於彼得格勒，其最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反對布爾塞維克底「分裂主義」。該報出了四期，大戰開始後就停辦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該報又由名爲統一派的一部份普列漢諾夫派重新出版，牠對於戰爭問題採取極端的社會國家主義的立場，盡量贊助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堅持與立憲民主黨成立混合政府，拚命宣傳反對布爾塞維克，以至達於公開挑釁和告密的地步。該報底指導者就是普列漢諾夫。統一派雖然在有些地方也有一些由社會國家主義派的智識份子

組成的小團體，可是牠是一個人數極少而完全沒有影響的團體。後來，普列漢諾夫死後，統一派直接參加反革命的大同盟，站在鄧尼金、高察克等人方面。

(一〇) 俄國意志報在一九一六年創辦於彼得格勒，是由普洛託包夫用大銀行底款子承辦的（他起初是國會底議員，後來是沙皇政府的內務總長），到一九一七年還在出版，以擁護大資本家底利益。列寧在一九一七年真理報上評論該報為「替最壞的資本家出力的報紙」（參看列寧全集二十卷三四六頁）。

(一一) 列寧這裏是指關於他在四月十七號布爾塞維克及孟塞維克聯席會議上的報告的紀實，該紀實第二天曾登在統一報上。該紀實詳細敘述列寧底演說詞以後，就這樣說道：「這一篇真像夢嚨的演說遭受了蔡雷特利方面應有的反抗。他曾說到，現時的任務就是鞏固已得的勝利品，這就是民主共和國。爲了反對以上所引的無政府主義的攪騙言論起見，他很得當地引了恩格斯底一句話：「最可靠的自取滅亡的道路，就是奪取政權」」。

以後，普列漢諾夫關於列寧底這個報告及四月提綱又在統一報上做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論列寧底提綱並論夢嚨何以有時竟興味橫生。

(一二) 列寧這裏是指馬克思與恩格斯底許多著作，他們的信札及文章。他們在這些文件內，總結巴黎公社底經驗，規定這個經驗所給予我們的新的東西，即發揮並更加確定巴黎公社以前他們所發揮過的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觀點。

列寧特別是指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號馬克思給顧格曼的信，馬克思底一八七一年法蘭西內戰，馬克思及恩格斯在一八七二年作的共產黨宣言序言，恩格斯在一八七二年所作的住宅問題，馬克思對於一八七五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的「意見書」（哥達綱領批評），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到二十八號給培培爾的信（其中也是批評這個綱領草案的）。

馬克思及恩格斯在這些著作中特別有力地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有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之必要。

馬克思及恩格斯在一八七二年作的共產黨宣言德文版序言內說道：「尤其是公社（即指巴黎公社——編者）證明了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佔有現成的國家機器和運用牠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馬克思寫給顧格曼的信內說：「要是你讀了拿破崙第三政變記底末章，你就知道，依我的意見，法國革命最近的高漲，將不像從來一樣，是一種互相傳授官僚軍事機器的企圖，而是一種破壞這架機器的企圖。大陸上一切真正的人民革命底先決條件正是如此。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底企圖也正是這樣」。

無產階級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時應當建立何種國家，關於這點，馬克思也是根據「巴黎同志」（即巴黎公社）底這種經驗，在他的一八七一年法蘭西內戰第三章內詳細指出過。列寧在一九一七年所著的國家與革命一書內確切地重新說明並發揮馬克思關於這種國家的思想，該書第三章：國家與革命，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驗，馬克思底分析，是

專論這個問題的（參看列寧選集中文版第十二卷）。列寧在一九一七年整年內屢次講到這個問題。譬如，在本卷論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一文中，列寧講到「巴黎公社式的國家」及講到必需以蘇維埃政權形式來造成這樣的國家。還在二月革命以前，在一九一七年初，他準備國家與革命一書底材料、研究馬克思對於巴黎公社式國家的觀點時，曾寫道：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提出了「工人代表蘇維埃」，「鐵路工人代表蘇維埃」，「海陸兵士代表蘇維埃」，這樣也就是比巴黎公社「比較謹慎些」但「比較廣泛地」表明了新的國家形式。他那時就做出結論說：可以簡單地把一切事情……這樣表明：用工人代表蘇維埃及牠們所信託的人來代替舊的（現成的）國家機器及議會」。「實質就在這裏！」——他在這些原稿上替自己寫了這樣一句提句（參看列寧文存第十四卷馬克思論國家三一三和三一五頁）。

（一三）盧森堡用這句話來痛罵德國社會民主黨之背叛無產階級利益、背叛社會主義，這句話是為着德國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號投票贊成帝國主義戰爭經費而說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及第二國際其他各黨，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大戰一開始時就背叛了。關於這一點，可參看本選集第九卷內的第二國際底破產。

（一四）列寧發表他的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這些提綱以後，第二天就在真理報上發表論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一文。這篇文章從遠方來信和提綱中所論到的一切問題中，提出一個「革命底根本問題」——政權問題。關於「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的問題，列寧在第一封遠方來信

中就已講到，他估計這「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時，認為蘇維埃是巴黎公社式的「萌芽政權」，並完全根據自己所提出的基本口號：「由資產階級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及最貧農底政權」的口號，認為「覺悟工人」及黨底任務就是把這種「萌芽政權」變為真正的政權。同時，列寧主張底特點，就是他警告大家不要犯冒險主義的觀點：不去預先進行奪取大多數的工作（奪取大多數的方法，就是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潮、國家主義的防守主義、空談及依賴資產階級的心理」作鬥爭）而就主張推翻臨時政府。論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一文和這種冒險主義相反，這篇文章對於布爾塞維克爭取巴黎公社式的國家、爭取蘇維埃共和國的策略，給了一個總方案；但列寧對於這個策略的詳細發揮則在下一篇論策略書內。

論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這篇文章底中心點，就是牠的結尾。列寧在這個結尾中，把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造成蘇維埃底單一政權局面的方針，與資產階級造成資產階級底單一政權局面的方針對立起來。這裏，在「革命底根本問題」上，一九一七年的政權問題上，我們也看到革命中兩條路線——無產階級的與資產階級的——底繼續和發展；關於這兩條路線，列寧在戰時寫過文章（參石本選集第九卷論革命底兩條路線一文），認為這兩條路線從第一次俄國革命時起，就規定了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底主張與策略上的區別。現在，在一九一七年，無產階級的路線表現在列寧的「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上，而孟塞維克底資產階級的路線，則表現在反對這種口號的鬥爭上，表現在反對布爾塞維克底

無產階級專政方針的鬥爭上，表現在擁護反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政權的行動上，表現在與資產階級的聯合及合作上。

(一五) 在註解(六)上已經指出過，列寧發表四月提綱以後，第二天加米業夫就在真理報第二十七期上發表我們的分歧一文。後來，列寧發表論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一文以後，加米業夫又在四月二十五號真理報第三十期上發表列寧底提綱一文。加米業夫在這兩篇文章內，擁護黨內個別右派份子底主張（這些份子後來在黨底彼得格勒全市代表會議及全俄四月代表會議上與加米業夫取一致行動），首先是反對列寧底基本口號——經過蘇維埃底單一政權的局面而由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

加米業夫雖然在兩篇文章內講到「革命防守主義底腐化影響」，並說要和牠進行鬥爭；可是事實上，在列寧回國以前，他在真理報上所發表的實質上恰恰就是革命防守主義路線的言論。他在不要秘密外交（三月二十八號真理報第九期上）這篇文章上，不僅說過要在議和問題上督促臨時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黨內大多數在未接受列寧提綱以前的錯誤（關於這點，參看斯大林關於託洛茨基主義抑是列寧主義的演說詞中的摘錄，載於本卷註釋(六)），而且簡直是站到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革命防守主義」底立場去了；他會號召「自由民衆」「嚴守崗位一彈還一彈，一槍還一槍」，絕對不許「破壞革命底軍事力量」。因此，列寧底四月提綱中之第一節（這一節完全是由列寧對戰爭的態度出發的），其打擊加米業夫底主張與打擊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底「革命防守主義」同樣厲害。

加米業夫在他的臨時政府與革命社會民主黨一文內，對臨時政府的態度這樣寫道：「這臨時政府在多少程度內與舊制度殘餘作真正的鬥爭，那末，革命無產階級就在多少程度內堅決贊助牠」。這種「在多少程度內」的贊助臨時政府的主張，實質上與孟塞維克底主張沒有區別，而這一個「在多少程度內」的公式是孟塞維克所愛用的公式。列寧四月提綱底第二節，提出「絕對不贊助」臨時政府的口號，其打擊加米業夫底主張，也同打擊孟塞維克底主張一樣。加米業夫發表贊助臨時政府的主張，同時還提出「監督」臨時政府的口號：「我們號召以無產階級為首的革命民主派，對於中央及地方當局底一切行動，進行最不鬆懈的監督」。這一個口號也並不與孟塞維克對臨時政府態度的路線相矛盾，孟塞維克按照自己的意思實施了這個口號。列寧對臨時政府的態度，就是在預先「奪取大多數」的條件之下來推翻臨時政府，這同「監督」的口號，也是不相容的；這個口號後來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全俄代表會議上受了堅決的駁斥。

一九一七年春，加米業夫底總方針（他對臨時政府的態度就是從這個總方針中產生的）就是否認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之可能。他以為這個轉變，是遙遠將來的事情。因此，他以為列寧底「總方略」是不能接受的，他在最近期內最大的希望就是「純粹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他在我們的分歧、論列寧底提綱內也曾採取這種一般的主張。他不懂得，「在歐洲經濟最落後的國家內民主革命還沒有完成的環境之下，在鄉村中甚至還沒有消滅農奴制的時候」，列寧怎樣能夠講到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而且

這是堅決的步驟。他以為「這種環境和這種時機並不適宜於走向社會主義的堅決步驟」（參看真理報第三十期論列寧底提綱）。加米業夫反對列寧底主張，其根本的理由與孟塞維克的工人報反對四月提綱的理由不謀而合。加米業夫與孟塞維克一樣，責備列寧沒有估計各種力量底實在的對比，事實上他自己真沒有這種估計。俄國一九〇五年以後十二年中資本主義繼續的發展，世界帝國主義繼續的增長以及俄國本國的帝國主義之增長，帝國主義戰爭及其對於俄國的一切結果，二月革命所造成的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中所表現的階級力量對比之特點和特徵，——所有這些，在加米業夫看來好像都是沒有存在的。他拿一九〇五年底尺碼去度量一九一七年的條件，而且把這尺碼應用於一九一七年的環境時，又忘記了：在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革命底條件之下，列寧所代表的布爾塞維主義，就已提出了「不斷革命」底任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的任務。

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間加米業夫所發表的這一切半孟塞維主義的主張，在當時就已經不是偶然的事了。這種主張是一九一七年以前加米業夫各種動搖底繼續（在一九〇七到一九〇八年採取抵制第三國會這種反列寧主義的路線，在反動時期對取消主義及託洛茨基主義持調和態度，否認列寧所提出的「主張本國政府打敗戰」的口號，在戰時審判布爾塞維克國會黨團的沙皇法庭上，用否認「主張本國政府打敗戰」這個口號的方法來替自己辯白）。這種立場又曾是下列各種行為底基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加米業夫（連同季諾維夫）從事工賊行為，十月革命後加米業夫（也是連同季諾

維夫及其他右派份子)脫逃黨中央內的領導工作以及蘇維埃的職位(這種脫逃蘇維埃職位的情形是由於蘇維埃政府的成份問題而發生的),後來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一八年一月間,對立憲會議又持妥協態度。其後,在一九二五年,加米業夫(連同季諾維夫)領導了列寧格勒的反對派,在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領導了(連同託洛茨基及季諾維夫)託洛茨基派的同盟(這個同盟已經到了公開反革命的黨的和反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地步),最後,在一九三二年,加米業夫幫助了柳金等人的反革命團體。這些行為,證實列寧當時所指出的那些加米業夫所發表的這一切反布爾塞維主義的言論,不是偶然的。一九一七年加米業夫及季諾維夫底工賊行為,曾使列寧不得不向中央提出開除他們黨籍的問題。他們之參與領導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的已經走上公開反革命道路的託洛茨基主義同盟,結果使黨第一次地開除了他們,而他們之幫助柳金派,使黨第二次地開除了他們。

論策略書這篇文章是為答覆加米業夫而作的,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有單行本出版。這篇文章詳細說明加米業夫在革命性質和前途問題以及黨的策略問題上的半孟塞維主義的錯誤,其根據就是分析一九一七年時局底特點(與一九〇五年比較),同時附帶地發揮黨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途徑上的戰略與策略底基礎;這些基礎,在第一封遠方來信中、四月提綱中及論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中大體上都已指出。同時列寧以為,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在與資產階級專政底相互錯綜中已經特殊地實現了,這一個基本觀

點完全推翻了加米業夫及其同道者擁護自己主張的立腳點。

列寧反對右派機會主義的路線，同時也打擊「左的」託洛茨基的路線：跳過「沒有完成的——還沒有結束農民運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跳過反地主的農民革命。蘇維埃包括農民羣衆代表，並使無產階級在這些羣衆前面領導農民革命走向無產階級革命；列寧以爲這種蘇維埃底單一政權的口號，正保障不致於跳過農民革命。然而，列寧認爲在一九一七年條件之下不跳過農民革命，這並不是像加米業夫底意見一樣，以爲一定要經過「純粹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底階段，尤其不是像加米業夫所打算的一樣，要遙遙無期地停留在這個階段上。這是因爲，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下的反地主的農民革命之完成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不能隔以什麼中國的高里長城；正是相反，這種農民革命之完成，可以與無產階級革命相匯合，作爲無產階級革命底副產品——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所發生的正是如此。

(一六) 立憲民主黨底首領密留科夫，用「陛下身旁的在野黨」這個名詞來說明立憲民主黨對沙皇專制政體的態度。他說，立憲民主黨不是「反對陛下的在野黨」，而是「陛下身旁的在野黨」，他這樣來指出立憲民主黨對沙皇的忠順。列寧把這個名詞應用之於社會革命黨及孟塞維克，意思就是說，他們對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態度，也同立憲民主黨對沙皇政府一樣的忠順，一樣的馴服。

(一七) 「打倒沙皇，建立工人政府」——這個口號是一九〇五年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左派孟塞維克巴烏斯所提出來的，後來成了託洛茨基不斷革命論底出發點之一。列

寧說到這個口號時，是打擊着託洛茨基的路線：跳過反地主的農民革命。

(一八) 列寧這裏是指馬克思爲巴黎公社而作的一八七一年法蘭西內戰一書及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所作的引言。

(一九) 列寧是指普列漢諾夫底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一小冊子，這本小冊子發表於一八九四年，開始是用德文出版。現在編入於普列漢諾夫全集內。列寧在他的國家與革命第六章第一節內評論了這本小冊子（參石本選集第十二卷）。

(二〇) 十二年來之論文集——這是列寧底論文集，出版於一九〇八年。本來打算編成幾卷出版，可是，包括舊火星報時期及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時期（一九〇五年）內最重要的著作的第一卷，當時就被沙皇政府所沒收了。這一卷底確切名稱是：伊利亞十二年來之論文集第一卷。俄國馬克思主義及俄國民主運動中的兩個派別。一九〇八年彼得堡出版。

(二一) 無產階級在我們的革命中的任務——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間彼得格勒全市代表會議之前一星期及全俄代表會議之前兩星期作的（這兩次代表會議都採護了列寧底立場），在一九一七年九月用單行本出版。該文底小題目（無產階級政黨底綱領草案）本身就指明了牠是什麼東西。這正是有系統地敘述的、廣泛的「綱領」，即是黨在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途徑上的行動、戰略和策略底綱領。因為這種綱領在四月十七號的提綱中就已講了一個大略，所以該文正是發揮這些四月提綱，特別是把四

月提綱裏面講得極簡略的地方發揮得最詳細。例如，該文把第二國際及齊美瓦德大聯合在一九一七年前夜的情況，講得特別詳細，證明建立第三國際並由俄國布爾塞維克黨發起建立該國際之必要。該文的這一部份，好像是總結列寧在大戰期內關於第二國際及以中派佔多數的新的齊美瓦德大聯合底破產問題所寫的著作（參看本選集第九卷第二國際底破產與爲第三國際而鬥爭）。除不容許與一切的社會國家主義的政黨及派別（俄國孟塞維克當然也在內）作任何聯合以外，同樣詳細地證明必需要把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改爲共產黨。四月十七號提綱中的其他各點也發揮盡致，其中發揮得最詳細的，就是那些在四月提綱以後的文章內（論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論策略書）講得比較不詳細的地方——如關於戰爭及革命的防守主義的問題。當然，列寧在這些問題上，也是非常澈底地實行國際主義的路線，在戰時列寧所寫的著作中處處可以看清這條路線（參看本選集第九卷）。

列寧這部著作是爲準備全俄代表會議而作的。後來他在會議上的發言及會議底一切決議，除了關於國際中的實況及黨底任務的決議外，條條都是根據這部著作而來的。祇要把這些決議和這部著作拿來對照一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附錄，第六一二到六二六頁），就可以相信這點。

（二）恩格斯這句話是列寧從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恩格斯給培培爾的信內引來的，是指巴黎公社而言的。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詳細談到這封信，特別是恩格斯這句話（參看本選集第十二卷國家與革命第四章第二節：給培培爾的信）。

(二三) 馬克思這幾句話是從一八七一年法蘭西內戰第三章中引來的。

(二四) 曼尼洛夫式的夢想——這是甜蜜的、在實際中沒有一點根據的夢想。戈果爾在他的文藝作品死魂中講到許多樣式的地主，曼尼洛夫就是其中之一。

(二五) 德奧社會民主黨及法國社會黨底絕大多數都採取了公開的社會國家主義的主張，少數採取了中派的（即暗藏的國家主義的）主張，只有個別份子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上。在意大利黨內，中派（以都拉底及特列佛斯為首領）則比公開的社會國家主義派要佔優勢。

(二六) 丹麥社會民主黨及其國會黨團，從大戰一開始就採取了社會國家主義的路線。該黨領袖，國會黨團底主席，當時加入了資產階級內閣，而在戰後就做了內閣總理。

(二七) 美國社會民主黨是第二國際下機會主義的及改良主義的政黨之一。大戰時，其中有兩個彼此極其相近的派別：一派是右派，即公開的社會國家主義派，以伯格爾為首領；另一派是中派——暗藏的國家主義派，以喜爾維特為領袖。還在大戰以前，在一九一二年的時候，從該黨中即分裂出了一批比較左的份子，其中一部份與無政府工團主義者聯合，參加創立「全世界產業工人」底組織；另一部份則加入社會工黨，社會工黨在大戰時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上。美國社會黨內個別的左派份子與加入該黨的俄僑，在一九一七年共同出版了國際主義者報紙，如此也就從該黨內分裂出來了。

(二八) 關於前一時期中的齊美瓦德大聯合及齊美瓦德左派的問題，可參看一九一五年九月五號到八號國際社會黨代表會議上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向第二次社會黨代表會議的提議，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和小主義等文章及其註釋（參看本選集第九卷）。

(二九) 這裏是指臨時政府所發的所謂「一九一七年自由公債」。這是用作職費的內債。當時各政黨都擁護這次公債，而布爾塞維克則相反，宣傳反對牠。公債未得成效。

(三〇) 馬克思以為「社會民主」這個名稱對於工黨是不適宜的，這種「科學的根據」會由恩格斯加以「通俗的重複」，這一點見一八九四年恩格斯替自己的一八七〇年論文集（從「人民國家」中來談國際問題）所做的序文。他「在當時」（一八九〇年代）容忍社會民主工黨的名稱（他說：這個名稱「也許可以過得去」），可是特別指出，這一個名稱，「對於經濟綱領不只是一般的社會主義綱領而簡直是共產主義綱領的政黨，對於最後的政治目的是在消滅整個國家，因而也在消滅民主制的政黨還是不確切的（不適宜的）」（著重點是我們加上的——編者）。（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第四章第六節內，引了恩格斯底這幾句話，並加以詳細說明）。

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的哥達綱領批評內指出，無產階級的政黨，按其經濟綱領是共產主義的，而按其政治目的是超過民主制的，——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使一切國家隨階級之消滅而喪亡。列寧認為這段批評就是「社會民主」這個名

稱不適宜於無產階級政黨的「科學根據」。哥達綱領批評是馬克思為批評一八七五年哥達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而作的；在這次大會上發生了拉薩爾派與馬克思派（「愛森拿赫派」）之合併。德國馬克思派在這次大會所通過的綱領內，不願馬克思底批評，對拉薩爾派作了許多讓步，而這些讓步都是與馬克思主義完全不可調和的，例如其中關於國家的一條，關於經過工人生產組合、得到「自由國家」（即資產階級國家）底借款、即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條以及其他各條都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三一）這裏是指謀德意志統一的資產階級民族運動。這次運動底結果是把德意志統一為立憲君主國，而以德意志皇帝及德意志國會為最高元首。這次統一是以普魯士為盟主，由普魯士政府自上而下地完成的。普魯士王成了德意志皇帝，而帝國內閣元首就是俾斯麥。

（三二）俄國的各個政黨與無產階級底任務——這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寫的，是年七月即以單行本出版。在一九一七年這一版內，在書名之後正文之前有這樣一段話：「列寧為呈交布爾塞維克會議討論而起草的綱領草案底說明書。草案印刷遲延，只因為俄國缺少印刷局之故」。這一點就指出，這本書與列寧上面這一部著作，名為無產階級政黨底綱領草案的，彼此有直接的聯繫。實際上，俄國的各個政黨與無產階級底任務一書是把這個綱領草案底基本原理為羣衆解釋及通俗的敘述。牠的特點就是，敘述方式非常簡單。整本書內沒有一個難懂的名詞。書中差不多

只有無政府狀況這個名詞是外國字，這個名詞尚且由列寧加以註釋。

(三三) 交際委員會是由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組織的，爲的是要與臨時政府發生關係並「監督」牠。這是一個生下來就死了的機關，一個空談的地方，牠時時「勸導」臨時政府。凡是需要趕快審查而資產階級及其臨時政府不利於解決的事件都交給交際委員會，正如置諸高閣。例如，旅外的社會主義者回國的問題，屢次毫無結果地交給交際委員會去討論。列寧常常帶着滑稽而鄙視的態度批評交際委員會，說牠是小資產階級妥協主義底模範。

(三四) 關於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大戰時代第二國際內的中派及中派主義者，可參看本卷內無產階級在我們的革命中的任務一文第十六節；更詳細一點，可參看第二國際底被產一文（參看本選集第九卷）。

(三五) 一九一七年五月（舊曆四月）黨底全俄代表會議召集於彼得格勒，是在四月二十七到五月五號（舊曆四月十四到二十二日）彼得格勒全市代表會議在其決議內（關於戰爭、關於臨時政府、關於對其他「社會主義」政黨態度問題等等的決議）贊成列寧主張和否決加米業夫及其同道者底主張以後召集的。出席全俄代表會議的有一百五十一個代表，代表七萬九千二百〇四個黨員，一共開了九次會議，討論了以下的問題：（一）時局問題——由列寧作報告，加米業夫作副報告；（二）關於堡比爾底提議問題——報告人諾根；（三）各地方底報告；（四）戰爭問題——報告人列寧；（五）對臨時政府的態度問題——報告人季諾維夫；

(六) 土地問題——報告人列寧；(七) 混合內閣問題——報告人季諾維夫；(八) 修改黨綱的問題——報告人列寧；(九) 彼得格勒委員會底報告（斯密特同志）；(一〇) 選舉中央委員會；(一一) 民族問題——報告人斯大林同志；(一二) 論國際內的狀況及黨底任務——報告人季諾維夫。關於這一切問題，都通過了以列寧底無產階級政黨底綱領草案為根據的各種決議（參看本卷內無產階級政黨底綱領草案一文。關於代表會議底決議，參看列寧全集二十卷附錄六一二到六二五頁）。只在議事日程中的最後一個問題上，大會底主張和列寧底主張有重大的區別。列寧起來反對季諾維夫關於這問題所提出的決議。爭論底根本之點就是對於以中派佔多數的齊美瓦德大聯合的態度問題。列寧根據他在無產階級在我們的革命中的任務一文第十七十八兩節內所發揮的觀點，提出與季諾維夫相反的意見，認為只以傳達消息為目的才可以繼續留在齊美瓦德大聯合內。他提出這一點作為季諾維夫所提出的決議底修正案，因為該決議沒有這種附帶的申明。他的修正案曾被大會否決，他便舉手反對整個決議。可是這次大會以後，各地方黨部關於革命底一切問題都得到了列寧的指示，作為自己工作的指南，從此以後，布爾塞維克黨在一九一七年的全部工作，都根據列寧底政治綱領，向全國普遍地發展。一九一七年五月（舊歷四月）全俄代表會議底偉大意義就在這裏。在大會上起決斷作用的，就是列寧關於時局的報告。他對於大會底一切工作及決議都定下了總的方針。關於這個問題，加米業夫做副報告，反對列寧；加米業夫在基本上還是擁護他在我們

的分歧、論列寧底提綱中所發表的觀點（參看本卷註釋（一五））。他依舊還是主張只要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說：「如果做出一個過早的結論，說這個革命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說牠近於社會主義革命，那就是莫大的迷誤」。列寧認為，爲着由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起見，黨底基本任務應當是：使無產階級組織成爲獨立的階級力量，使鄉村貧民與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加米業夫呢，則爲着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起見，以「小資產階級的與無產階級的力量之聯合」這個思想來和列寧上面這種思想對立。列寧底口號是「絕對不贊助臨時政府」，列寧底方針是推翻這個政府，其條件就是耐煩做解釋工作，揭破該政府及其同盟者——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以便預先奪取大多數；加米業夫呢，則依舊提出蘇維埃監督臨時政府這種全無效果的、實際上是孟塞維克的口號，來和列寧底口號和方針對立。加米業夫祇是坐井觀天——祇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看見天光，把列寧主張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路線宣佈爲沒有任何具體指示的路線，說牠沒有指出「我們現在應當根據什麼去工作，我們應當圍持在什麼底周圍」。依他說來，列寧「有解釋而沒有事情」。大會上還有其他的幾個出席代表也是這樣來「批評」列寧，而擁護加米業夫。其中也有李可夫同志，他在自己的發言中特別堅決地堅持孟塞維克的意見，說俄國是落後的國家，不能先開始社會主義革命。他說：「……我們提出無產階級革命的口號，是否可以指望得到羣衆底贊助呢？俄國在歐洲是一個最富於小資產階級性的國家。在社會主義革命中不能指望於羣衆底同情；因

此黨如果要站在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上，牠就會變成宣傳的小組。社會主義革命應當由西歐發動」。

李可夫同志認為革命不能使俄國超出資產階級制度的範圍。他說：「我們前面擺着極大的革命任務。可是這些任務底實現還不使我們越出資產階級制度底範圍」。李可夫同志在他的演說詞底末尾又指出，俄國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底客觀條件。他喊道：「社會主義革命底陽光先從何處射出呢？我以為，根據各種條件，根據常人的水平線，社會主義革命底首創性不屬於我們。我們沒有力量，沒有客觀條件以便達到這一點。而在西歐，這個問題大概是和俄國推翻沙皇政體的問題一樣地擺着」。

列寧在結論中回答李可夫同志道：「李可夫同志說，社會主義應當由其他工業更發達的國家而來。但這是不對的。不能夠說：誰開頭，誰結尾。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冒牌的馬克思主義」。

在討論列寧底報告及副報告時，擁護列寧底路線、反對加米業夫、李可夫以及其他同意他們的大會代表底機會主義路線的，有斯大林同志、季諾維夫等等。

大會採取了列寧底主張，選舉了中央，其中保證有堅固的列寧主義的核心（當選為中央委員的有列寧、斯大林及莫洛託夫等同志）。

（三六）關於這個危機參看本選集第十一卷內危機底教訓和政權底危機這兩篇文章及其註釋。

（三七）列寧這裏是指告各交戰國兵士宣言。該宣言發表於一九一七年五月四號（四月二十一日）真理報第三

十七期上。宣言上附有真理報編輯部底幾行引言，其中說，宣言「是為吾黨所通過的」，以便印成俄德等國文字，散發到前線上去。宣言中用簡單通俗的辭句，估計當時的戰爭為帝國主義的、強盜式的戰爭；並指出，解脫戰爭的出路祇有在各交戰國爭取「革命的工兵代表蘇維埃」底政權。宣言中說道：「兵士兄弟們！我們要盡我們的力量來加速這種情形之到來，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不怕犧牲——為工人革命底利益而犧牲總沒有因戰爭犧牲那樣痛苦」。宣言下面有黨底中央、彼得格勒黨委員會及真理報編輯部底署名。

(三八) 列寧是指恩格斯下面這幾句話：「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講到征服並壟斷各整個工業部門的托辣斯，那末，這裏不但私人的生產停止起來，而且沒有計劃性的現象也停止起來」。恩格斯這幾句話是在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九號他寫給考茨基的信內說的；這年恰恰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愛福特城開代表大會，由考茨基準備黨綱草案；恩格斯在他的信內批評這草案。恩格斯在這裏說到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一八九〇年在歐洲已經形成的帝國主義——底基本特徵之一。這特徵就是列寧在帝國主義一書第一章生產底集中與壟斷內所說的資本主義壟斷（參看本選集第八卷）。恩格斯所謂「這裏私人的生產停止起來」，這句話底意思正是說，資本家的聯合和壟斷起來代替單個資本家及其企業。而他之所謂「沒有計劃性的現象也停止起來」，這句話底意思，也應同列寧所謂在帝國主義時代「競爭變為壟斷」、「壟斷是與自由競爭直接相反的東西」這些話一樣

去了解。壟斷「各整個工業部門」的資本家聯合，祇有在他們包羅這些部門底基本企業的程度以內，「停止」競爭；可是牠們（托辣斯、新提加等）在各國內部及國際市場上，並沒有消滅牠們彼此間及其與沒有被牠們所包括的各個企業之間的最激烈的競爭與最緊張的鬥爭。如果牠們壟斷生產，極力想以資本主義的方法來調節並計劃生產，以謀少數資本魔王底利益，那末這種鬥爭又經常破壞這樣的調節與計劃。當然，像無產階級專政所造成的那種生產底有計劃性，在這裏是談不到的。生產過剩底危機及其對於無產階級和一切勞苦羣衆的各種最痛苦的影響，在帝國主義時代依然還是資本主義經濟底厄運。一九二九年開始而至今（一九三二年）沒有削弱的那種劇烈的世界經濟危機就是一個實例。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第四章批評愛福特綱領草案——參看本選集第十二卷）內談到恩格斯信中這幾句話，比較在這次演說中所講的要詳細些。

（三九）修改黨綱底材料——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五月間寫的，是年六月即以單行本出版。列寧在這本小冊子底序言內確切指明，那些是他自己寫的，那些是一九一七年五月（舊曆四月）黨底全俄代表會議工作底結果而經過他編輯的。列寧在這次代表會議上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綱問題的報告中，指出「還在大戰以前許久，黨員中間就指出這個黨綱已完全陳舊」。大戰時及二月革命以後，國際帝國主義底發展及帝國主義戰爭，在國際工人運動面前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而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以後俄國資本主義

在帝國主義道路上繼續的發展，同樣的戰爭及推翻沙皇制以後在俄國所形成的「特殊局面」；在俄國無產階級面前也切實提出了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在這時候，還在一九〇三年（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綱領，自然更加「陳舊」了。黨綱底第一部份——一般部份，講到資本主義而沒有估計他的發展底最高階段——帝國主義；講到在較遠的將來，資本主義必然破產，無產階級革命必然到來，可是並沒有把這個革命及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作為目前迫切的任務，所以現在這一部份已經不充份了。黨綱第二部份——最低綱領，講到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任務，現在也是不充份了，這又是因為牠沒有包羅最主要最根本的地方：由資產階級革命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過渡，與此過渡相適應的國家及國家政權底「式樣」及其他（也是與此過渡相適應的）政治及經濟的要求。黨既然採取了列寧的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案，就應當使自己的綱領適合於這個方案。列寧在四月十七號（舊歷四日）的提綱中曾把修改黨綱的問題和自己的方案一併提出，以供黨內討論。他也把這個問題提交於一九一七年五月（舊歷四月）的全俄代表會議，並向代表會議提出黨綱理論部份、政治部份與其他某幾部份底改造草案。代表會議組織了專門委員會來擔任修改黨綱的工作，委員會本身又分成幾個小組。可是因為時間不夠，各組及整個委員會都未能完成這項工作，因此代表會議根據該委員會底提議（代表該委員會作報告的是列寧），通過了以下的決議：

「代表會議認為必需依照以下的方針來修改黨綱：

(一) 與正在推進的社會主義革命聯繫起來估計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反對那些忘記了馬克思「工人無祖國」這個口號的所謂「防守派」之曲解馬克思主義；

(二) 修改關於國家的基本觀點及條文，即不要要求資產階級代議制共和國，而要求工農民主共和國（即是無警察、無常備軍、無特權官僚的那種式樣的國家）；

(三) 取消或修正政綱中已經陳舊的部份；

(四) 改造最低綱領中的某幾條，以便更確當地指明更澈底的民主要求；

(五) 最低綱領中已經陳舊的經濟部份有許多地方要完全改造，關於國民教育的各條也要完全改造；

(六) 依照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來改造土地綱領；

(七) 添上一個要求：將某些按其發展程度最適合於國有化的新提加等收歸國有；

(八) 補充對於現代社會主義各基本派別的估計。

代表會議委託中央根據這些方針，在兩個月內製定黨綱草案，將該草案提交黨的代表大會批准。

代表會議號召各黨部及各黨員討論黨綱草案，修訂牠們，製定自己的草案」（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附錄六二四到六二五頁）。

代表會議閉幕後，列寧即利用該會議底材料，製定整個

黨綱草案，把自己提交代表會議的原來的草案：黨綱理論部份、政治部份與其他某幾部份底改造草案也包括在內，並受中央之委託，把牠與其他材料一同在這本小冊子上發表。

(四〇) 這裏列寧是指自己登在真理報六十八期上的一篇文章，題名為一個原則問題（民主主義中「被人忘記了的話」）。列寧在這篇文章內講到克龍什塔蘇維埃與臨時政府間的糾紛。

糾紛底實質是這樣：布爾塞維克曾有很大影響的克龍什塔蘇維埃，一九一七年五月三十號（十七日）通過決議，取消政府的政治代表底職位，由克龍什塔蘇維埃接受全部政權。這個決議內說道：「克龍什塔地方唯一的政權就是工兵代表蘇維埃，一切國事都由牠直接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接洽」。臨時政府因這個決議而責備克龍什塔蘇維埃，說牠「脫離俄羅斯國家」。當時齊赫芝、賀茨、蔡雷特利、斯科比列夫等都往克龍什塔去調解糾紛。後來，協商結果，政治代表由克龍什塔蘇維埃選舉而由臨時政府批准，糾紛由此解決了。

列寧為這件事，在上述的文章內寫道：

「克龍什塔事件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則上的及政綱上的問題，每一個忠誠的民主派（更不用說社會主義者）都不應漠不關心地放過這個問題。這就是中央政府是否有權批准地方人民所選出的公務人員的問題」。孟塞維克（蔡雷特利及斯科比列夫都屬於這一黨）提出了政治代表由克龍什塔蘇維埃選舉而由臨時政府批准的決議，他們忘記了這是違反民主主義底原則的。因

此，列寧向他們提起了「一位作家底意見，這位作家大約在蔡雷特利及斯科比列夫底心目中尙未完全喪失科學上的及馬克思主義的威望」。「這位作家就是恩格斯」——列寧這樣告訴孟塞維克。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九號給考茨基的信內，批評考茨基起草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黨綱草案，同時絕對反對中央政府有自上指派各縣的及各省的政治代表之權。因此，恩格斯提議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最低綱領內加上這樣一條：「各村、各縣及各州經過全民投票所選出的公務人員，享有完全的自治權；取消一切由國家委任的地方的及州的政權」。列寧在自己的草案內還提議把恩格斯底後面這一句話着字着句地引入布爾塞維克黨底最低綱領。

(四一) 這裏是指一九一七年五月(舊歷四月)全俄代表會議上修改黨綱委員會中一個小組底意見；該小組審查了列寧對於舊黨綱第一部份、一般的原則部份的補充案。該小組由波哥列模夫、阿波可夫及沙科尼可夫(後者代表該小組在代表會議上做報告)組成，實質上與列寧意見不同。該小組認為，如把列寧所提議補充進去的東西，「簡單地補充到黨綱底一般部份中去」，「那簡直是機械式的湊合，與黨綱一般部份底議論往往不相調協」。該小組認為需要把黨綱底一般部份全部改變，使牠完全來講帝國主義。該小組認為在黨綱內無須講到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彷彿帝國主義併了過去各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彷彿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一切特點——交換、商品生產、危機等等——整個地都消滅了。該小組忘記了：帝國主義是在這些

特點底基礎上生長起來的，帝國主義到處都與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並存着，這種情形在各國都還保存着，特別是在俄國，俄國帝國主義底萌芽不但與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並存着，而且還與資本主義以前的經濟形式並存着。列寧在其對於全俄四月代表會議小組意見書的考慮中堅決反對該小組底不正確的觀點。後來在十月間，莫斯科出版了一部論文集，登有米留金、沙科尼可夫、洛莫夫及斯密爾諾夫底文章，標題也是修改黨綱的材料，——這些文章都擁護了該小組底觀點及其一切結論。同時布林哈同志也在莫斯科斯巴達雜誌上做文章贊成同樣的觀點。那時候，列寧在教育雜誌第一二兩期合刊上做了一篇大文章：關於修改黨綱的問題（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二九七到三一八頁關於修改黨綱的問題一文），詳細批評這種「左的」主張。在第八次黨底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討論及通過新黨綱時，布哈林同志又是擁護一九一七年代表會議上該小組底主張。他也要求改變黨綱底一般部份，使牠完全只講帝國主義。這時候他又與皮達科夫同志共同反對列寧對於民族問題的觀點，繼續他們倆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大戰時期就已實行的路線，而皮達科夫及其他同志則在一九一七年全俄代表會議上實行了這種路線。

（四二）論國際主義者統一問題——這篇文章曾於一九一七年五月三十一號（十八日）登在真理報第六十期上。列寧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就是當時國際主義者在列寧格勒的特別團體，所謂藍聯派，與布爾塞維克黨的合併已成了迫切的問題。黨認為這種合併的可能性，是從列寧及擁護列寧

的一九一七年四月黨底彼得格勒全市代表會議及全俄代表會議對該問題的立場中產生的。全俄代表會議在關於國際主義者統一起來反對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決議內，絕對否認與施行「革命防守主義」及贊助代表資本利益的臨時政府的政策的那些政黨及團體有任何統一的可能。代表會議決議之所以必須要鄭重指出對防守派（無論這些防守派活動底名義是什麼）所取的這種澈底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尤其因為在當時，據各地方黨部底報告，各地方還沒有都與孟塞維克分清界限，有許多社會民主工黨的組織還與孟塞維克合在一起。可是代表會議對於那些不在口頭上而在實際上站在國際主義立場上的團體和派別，則認為牠們只要與「革命的防守主義」及一般的「小資產階級背叛社會主義的政策」斷絕關係，就可以與牠們「接近和聯合」（從列寧底這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出這個意思）。區聯派就是屬於這一類「團體與派別」的，在這種基礎上與這些團體與派別聯合，是可能的。該團體自稱為「社會民主黨員國際主義者大聯合」，自認為「非政派的」組織。加入該團體的有以前的一部份託洛茨基派，以前的一部份「前進派」與一部份「孟塞維克護黨派」（即反動時期和新高漲時期的一部份普列漢諾夫派，這部份人當普列漢諾夫變成了社會國家主義者的時候即與他脫離了關係）。區聯派在戰爭和革命問題上大體上採取了國際主義的立場，可是總還表現了動搖到中派主義方面去的行動。這種情形主要地曾使他們和布爾塞維克分離，並妨礙他們完全和孟塞維克斷絕關係。可是，布爾塞維克底直接影響曾能消滅區聯派底這些動搖。區聯派在彼得格勒工人

中間有些影響，在一九一七年革命開始時，組織在他們隊伍內的有幾百工人。其中也有極大的革命人材，如烏里茨基、窩洛達斯基；這兩人後來（一九一八年）都做了白色恐怖（社會革命黨的恐怖）底犧牲品。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三號（十日）區聯派代表會議上提出了與布爾塞維克合併的問題；列寧、季諾維夫及加米業夫代表中央參加這次會議。列寧在代表會議上所提出的關於合併的決議，受了託洛茨基底反抗。託洛茨基不久才由海外回來，曾加入了區聯派的團體。列寧把託洛茨基在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底緊要地方都記錄下來，這些記錄現在還保存着。從這些記錄中可以知道，託洛茨基所提出的合併條件，就是預先召集「廣泛的黨代表會議」，由布爾塞維克、區聯派及孟塞維克國際主義者（即馬爾託夫派——參看本卷註釋（四三））三方面共同籌備這次會議。託洛茨基同意可將一九一七年五月（舊曆四月）布爾塞維克代表會議底決議作為合併底基礎，但同時却聲明：在這樣的合併之下「要我們（即託洛茨基及區聯派）承認布爾塞維主義是不行的」，因為他祇在俄國布爾塞維主義已經國際主義化了的這個程度以內同意布爾塞維克的決議」。他嘆息道：「布爾塞維克已不成其為布爾塞維克了——因此我不能自稱為布爾塞維克」。 託洛茨基這些可笑的和無恥的誹謗的話，後來他又以另一種形式重複過（例如一九二二年，他在他的一九〇五年一書底一個註釋內說，一九一七年春季，布爾塞維主義「改了武裝」）；他祇想用這些話來掩飾在一九一七年環境之下他自己的「理論」底破產，來掩飾他為環境所迫而作的對於布爾塞維克政治方案的

暫時的承認。同時，這些話充份明顯地指出了託洛茨基接近布爾塞維克黨並加入布爾塞維克黨時對布爾塞維克黨的真正態度：他加入黨時，害怕黨所始終要求而託洛茨基的確力不勝任的那種原則思想上的堅定性及鐵的紀律。一九一七年五月，連區聯派內較好的份子都還未能看清託洛茨基演說底真正意思。代表會議贊助了託洛茨基（參看本文內代表會議所通過了的託洛茨基底決議）。只有一九一七年事變繼續的發展，才使區聯派無條件地與布爾塞維克黨合併。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就實行了合併。

（四三）「馬爾託夫派的孟塞維克」自稱為孟塞維克國際主義者，他們在一九一七年組成孟塞維克黨底左派，對中央領導機關——組織委員會——持反對派的態度。他們絕不是澈底的國際主義者，他們實質上是中派，可是他們終究不贊成該黨大多數底「革命防守主義」。關於對臨時政府的態度問題，他們反對大多數實際上所實行的那種無條件的贊助臨時政府的政策。一九一七年五月，立憲民主黨、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底聯合政府成立時，他們反對加入政府。孟塞維克國際主義者之向左動搖，有一個時候竟達到很大的範圍。一九一七年七月事變以後，馬爾託夫及其同道者出版左派孟塞維克的報紙火星，他在該報上有一個時候贊成政權轉交蘇維埃的口號。孟塞維克國際主義派內最左的份子，到後來（也在七月事變以後）竟在組織上和思想上脫離孟塞維主義而加入布爾塞維克黨。例如拉林同志就是這樣。馬爾託夫及其最親信的同道者則永遠離不了孟塞維克黨，在十月革命以後跟着牠跑進反革命營壘中去了。

(四四) 浪潮社——是彼得格勒布爾塞維克的公開出版社，在革命以前創辦而在一九一七年恢復的。

教育雜誌——是布爾塞維克的公開雜誌。出版於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四年，恢復於一九一七年，但只出了一期。

(四五) 這裏是指一九〇八年黨底十二月代表會議底決議、一九一〇年中央全體會議底決議、一九一二年布拉加代表會議底決議及一九一三年中央與黨工作人員在波羅寧開的「八月」會議底決議。關於這些代表會議、中央全體會議及「八月」會議的問題，可參看列寧底走上軌道、關於時局及黨底任務的決議草案、政論家底短評、我們黨內的統一危機、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拉加全俄代表會議決議摘錄、爭論問題第一、二兩篇論文；這些文章見列寧選集中文版第七卷。

Отвст. ред. Травин
Контрол. ред. Гриншик
Тех. ред. Хан-Иргу

Сдано в набор 2.2. 1933. Подписано к печати
5.6. 1933. Объем 14^{1/2} п. л. Форм. бум. 22x10^{1/2} см.
Количество экз. в бум. листе 41.600. Типограф-
ский заказ № 1917
Ул. галактика № В-56338. Тираж 6000 экз.

Отпеч. в 17-й ф-ке мац. эк. ОГИЗ'а РСФСР треста
«Полиграфкинг», Москва, Школьная наб., 10.

新善

A 21

3205

107